

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

八方至

錄

錄

MG

B:69.937.1

2

至聖實錄年譜序

夫聖

至正。聖人之功至精。大則無所不包。正則無所不

禹世於無窮也。伊古以來。聖人賢人衆矣。

孔子。雖垂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

以不範。至精而無所

大奉若。教及中

謹書者。學士

卷一



3 2285 1257 4

是書不  
功臣如天

一出則學士大夫皆

初承伊父祖之緒業日

後卒是業則至聖之大無不包正無

用昭著一時垂憲萬世不無稍補其萬一云

秋七月吉旦鄉進士文林郎勅授四川叙州府知璣

縣事前貴州壬子科同考試官雲南臨安府石屏州聖裔賽瓊筆山氏薰沐頓首

等字  
年八十

錄 實



### 啟承堂新刻天方至聖實錄年譜書序

夫著書立說。各成一家之言。皆有一二發前人之所未發者。方可傳諸後世。第吾清真教中大賢學士。產於西域者衆。而各有所成之著作。或長篇億萬言。或簡約而該以片言隻字。均係克盡己私。闡發天理之妙筆。而文理淵深。卽如探海尋珠。具鐵網而各得一奇。或瑚或珍。或穿而爲劍。貯於錢囊。或列於金盤。藏之寶匣。遇有識奇珍者。求其賞玩。而後出之。亦如遊上林之雅客。探其瓊花異卉。與幽人共賞者。所謂實錄年譜一書。乃吾

至聖穆罕默德。初生至六十三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行述也。其經原西音阿爾壁。或法爾西之文。天方之人咸知之。惜東土之人。未習經者。不能聞其美韻。有金陵劉子一齋先生。深以爲幸。能會通東西之文章。極引益見。以求道理之精義。復憐東土之欲窺聖門。而無得而入者。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按西經準墨。依原文。直解漢譯。所以提撕誨引於後人。而學士大夫。可以望聖域而希之効。



之。其書稿撰述編次有年。未經鐫出。不能垂誌永久。藏滯於今。幸得袁君景初先生。繼劉子之苦衷。較梓成帙。所謂識奇珍而得鑑賞之人。體聖人之語。道而通性。學於神明。光於四海。至希之効。之與勳成之志。功良不減於作者。乾隆丙申冬月。袁君過訪武林。以實錄年譜命余小子。士芳自慚幼未習儒。憶昔曾叨訓誨。不敢不盡蠡測之見。留心玩味。熟讀而躬行之。願我同人。玩之深。則理自明。行之篤。則力自進。持之以久。臺臺而上達焉。則道體精微之妙。聖賢親切之傳。足見劉子與袁子衛道之切。而區區微忱之粗言。誠不能窺作者之藩籬。竊自覺補於身世。敢與同心。繼誌之云爾。

時乾隆四十一年歲次丙申冬月朔日接管武林清真寺掌教咸陽後學馬士芳  
華川氏薰沐頓首拜撰



天方至聖實錄年譜序

嘗聞千聖一心。萬古一理。聖人之事。不外乎正心誠意。其所以體贊造化薰沐人心者。實所以仰承天命。不敢少負造化生成之大德耳。

至聖實錄一書。乃西域至聖穆罕默德承命立教之行略。原本爲西音經傳。金陵前輩劉一齋先生因書法不同。語音復異。恐昧聖行。遂譯漢成帙。欲佈之海內。咸知吾教之源流。其翻譯之心誠善也。溯其成書之功。實不知費幾許苦心矣。無如刊傳有心。廣行未遂。先哲云亡。事成中止。予小子系出天方。世居古燕。自曾祖弼亭公以深受聖朝知遇。蒙養殊恩。每恨未仕。末由報稱。遂令賢祖父奮志功名。以繼先志。賢父由科名歷官壽春總鎮。於乾隆辛未。捐軀王事。清宦力綿。不克歸里。不得已奏請就近於壬申歲入籍松江。賢幼孤失教。一技無能。惟仰承祖訓。每遇名師高人。竊求吾道一二毫末。爲警心守身之法。乙未秋。幸廣西胡公。移守雲間。賢師事之餘。受予一册。卽一齋公所著實錄稿也。敬誦之。欣感實甚。蓋慕名匪一。

朝夕矣。惟憾塵絆。假抄未竟。丙申冬。忽幸金陵景初袁老夫子下訪。示書命弁展之。乃知繼劉公之志。已付棗梨。實實不禁一喜若狂也。竊惟造化之降至聖。猶東土之有孔子也。故天之生聖。事雖殊而理實一。聖之所爲。行雖異而心實同。觀孔子之生也。有麟吐玉書。樂鳴中天之瑞。及其降也。更有制作。定世符著。掌之貴。而行道之遭逢。亦有陳蔡莫容之厄。慎獨必變諸章。一動一靜。何事不以誠忠恕順天敬明倫爲事。我教至聖降孔子之後。生而神靈。知造化之理。通幽明之道。大而綱常。小而起居。一動一靜。惟昭事乎造化。天人萬物之

主宰。故其領會至大至真之奧妙。化洽四方。澤流東土。亟亟焉援吾人同歸於至正至善。咸知造化生人之真淵。以故垂教萬世。無絲毫歧偏。可擬議者。實錄聖之全體大用。彰明如繪矣。吾人世守正教。幼習經者。固知之。而未習經者。惟知有聖而不知至聖之所以爲聖。豈非若暗室無燈。迷津乏筏哉。袁君既感先聖承天立教之苦。復憫後人茫然無指之難。不顧艱險。不避風霜。南北奔馳。創理剖闕。裝潢

成軼。使人一目瞭然。共悉其大本大源。不啻仰承於聖側。噫。袁君之用力用心。實不愧爲倡明聖道。振興吾教之偉人也。賢愧不學無聞。勉承蘭咳。聊拾數言。用佩大德於不朽云耳。

乾隆丁酉歲春王月中澣華亭恂齋改紹賢薰沐頓首草

天 方 聖 實 錄

---

序  
三

四

## 序

孟子曰。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行中國若合符節。陸氏曰。東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卽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雖上下千古亦無不同。觀此則知聖人爲閭氣所鍾。後天而生。實先天而弗違者。誠不可以方域限。亦未聞以方域異也。我清真教肇自西域。起於人祖阿丹。傳於至聖穆罕默德。道集大成。聖由天縱。生而靈異。長而徇齊。萃五行之精英。挹兩大之眞純。德薰斯化。風被咸懷。敦行乎君臣父子。敷教於仁慈禮讓。不襲唐虞之迹。而政康民樂。不沿孔孟之說。而性正理醇。發明誠實。不墮虛無。敬承天經。以昭萬世。第以阿爾璧之文言。難使普天下之解喻。道以字晦。理以詞蒙。良可慨矣。白下介廉劉先生者。幼從先祖遊。卽潛心默契眞詮。既壯而慨然以漢譯爲己任。殫廿餘年之精力。彙千萬卷之英華。翻譯成帙。披閱瞭然。俾吾教窮理盡性之學。一旦霧散而覩天光。全體大用之精。尤達車而而明軌迹。不但有功於往聖。實深有裨

於後人。苟非劉子之繼父志而宏聖教以惠無窮者。何能有此焜耀也哉。則劉子之忠孝仁慈。洵有不可思議者矣。總計成書十餘種。而壽梨棗者。僅性理典禮數種而已。先祖懋昭公。先君宗岱公。欲爲之刊布全書。惜有志未果。國祚性雖椎魯。志在斯文。深憫其開創之苦功。欲續乎祖父之偉志。雖力綿而莫任。幸將伯之可呼。旣版帙之俱成。想前賢之足慰。念者目前固慶完全。日後難辭剝蝕。則廢者舉之。敝者新之。藏者固之。滯者通之。是又有望於將來之蔚起者矣。

時乾隆四十三年歲在戊戌仲夏望前三日白下後學袁國祚謹序

# 序

從來建大業者不計小恥。立榮名者無難自屈。今閱劉子繙繹諸書。知其經籍淹貫。儒文兼博。浩浩乎言微義奧。欲誕登而無自。秩秩乎條分縷析。亦升堂而有階。俾吾教愚夫愚婦。洞若觀火。瞭如指掌。繼往開來之功。良匪淺也。復讀

至聖年譜實錄。不知先生苦心積慮幾何哉。始彙此編。賴有袁氏國祚者。刊刻流布。非徒沽名射利。其闡道之心。與劉子並垂不朽。詎意袁公懷寶沽害。雖在縲紲。而非其罪。此書得呈御覽。不加飭禁。豈非劉子身後之一幸哉。豈非袁公甘心恥辱者哉。子生居山左。未得親受業於劉子之門。然而誦其書。加見其人。因不禁喟然興嘆曰。道以晦而益顯。人以屈而彌伸。故文王囚羑里。而大易作。仲尼厄陳蔡。而春秋著。子思遭宋難。而中庸述。屈原被楚放。而離騷傳。凡此由困而愈堅。其志者。卽袁公誠信

眞主之明證也。自愧鮮嘗經典。不敢以管窺之見。妄希高深。幸袁公驅車臺城。得

瞻丰采。觀其毫而益壯。藹然堪親。懋懋以

聖道爲己任。語云吉人天祥。洵不誣矣。予萍水相逢。竟獲傾蓋而談。話言之際。志

同道合。遂命予緣事叙文。不辭固陋。敢竭鄙誠。恭疏短引。竊爲效顰云爾。

乾隆歲次癸卯孟冬月念三日穀旦

古邨庠生王懽拜撰稿



至聖寶錄序

至聖寶錄者。錄天方聖人穆罕默德初終六十三年之實事也。而其先世自阿丹至至聖。五十世之源流次第。逮焉。傳曰。天地間人爲貴。而人有聖賢知愚。聖爲貴。聖復有列聖。欽聖大聖至聖。至聖爲至貴。穆罕默德至聖也。其所至貴者。何在。乎。在其自生至卒。六十三年之事實也。在其自阿丹而下五十世。傳光之源流也。考其事實。溯其源流。然後知穆罕默德爲天下古今至貴之一人也。天方有至聖全錄。不可得見。於斯自法而西學人。據所見聞。輒爲筆記者。其文河漢。其說異同。讀者難所依岸。茲惟據其世次編年。事之同而實者錄之。復考諸經傳。博採正聞。芟繁存簡。仿式綱目。訂爲是錄。俾覽者易扼其要。而領取其實規也。於披閱之下。所當留意者四。一須知至聖乃眞主造化乾坤所特生之一人。二須知至聖雖居人寰。而其靈實爲造化之根原。其形實爲天地之模範。三凡古今聖賢先至聖而出者。莫不以心折至聖爲得道。後至聖而出者。莫不以服從至聖爲正覺。四須知眞

主降衷善人。必使歷諸艱險。受諸災厄。然後成厥志。以至聖至貴之品之德。其處世行教。必歷若許艱難困厄。非一蹴可行可至。則凡體聖行教者。不得苟安於逸豫。可知已。嗚乎。千古聖人之道德。未有貴於至聖。千古聖人所歷之艱險。未有甚於至聖。學聖人者。持躬任道。忍受艱難。思底于有成。位追於無上。當以是錄爲明鑒焉。

重印至聖實錄年譜序

且甚哉。聖名之難副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又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凡此皆卽其學行品望事功而言之耳。夫聖豈僅學行品望事功之異於人哉。昔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夫孔子生於吾聖穆罕默德之前。千有餘年。而竟預知吾聖必生於西土。且其爲聖之狀。履世之蹟。亦先約略言之。而若符節。然則天生至聖。豈偶然哉。金陵劉子一齋。譯至聖實錄年譜一書。傳世已久。願曩時印術未精。魯魚帝虎。訛謬滋多。駸駸蕪亂而不可讀。隴右馬雲亭都護。乃於翻印天方性理典禮及大化總歸四典要會五功釋義各編後。復將此書悉

心校閱。逐一訂正。將以付諸手民。屬余紀其緣起。余自浮沉宦海以來。學殖荒落。已廿年矣。詎敢率爾操觚。爲天下笑。然獨喜吾聖超越羣聖之實蹟。得此益顯。俾後世輕議吾聖妄測吾聖。且虛構事實以污吾聖者。皆慄然而無所施其技。而雲亭都護扶翊聖道促進同人信仰之盛心。將與此書並傳而不朽也。用是不避葦陋。爲敘其崖略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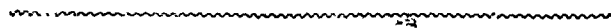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上浣楚南馬鄰翼振五氏敬撰

### 重印至聖實錄序

余嘗謂以言感人。不若以行感人。以法立教。不若以身立教。蓋言與法爲虛文。身與行乃徵實也。至聖實錄二十卷。詳著至聖一生全體大用。涉身行事。靡不信而有徵。昭然若揭。與孔氏所謂動而世爲天下道。言而世爲天下法。行而世爲天下則之旨。若合符節。我穆民果能仰承 聖德。身體力行。似較之先以高談理論入手者。其得力奚啻倍蓰。今歲冬月。都統雲亭馬公。擬節俸入之資。重印是書。公諸四海。示人以嚮 主之的。學 聖之方。將付梓。囑序於余。余竊喜 公之志願宏偉。迸却虛浮。引人著實行。將爲吾教大放光明。非區區小補者之所可擬也。謹書數語。以誌功德。若以云序。則豈敢。

民國第一甲子嘉平之吉。任命河東鹽運使馬駿謹識

天 方 至 聖 寶 錄



序  
八

二

### 天方至聖實錄重印序

余武人也。頗嗜讀書。公務稍暇。卽披閱各家學說。覺其闡發至理。未如吾教之真且明。嘗聞學者曰。吾聖穆罕默德。爲聖中之至貴者。余以爲亦猶儒教孔子。道教老子。佛教釋迦牟尼也。惜未習天方文字。不克詳考其事蹟。旋閱他教紀載。往往謂穆聖恃武力以征服各國。竊有疑焉。近獲劉子介廉所著至聖實錄。再三玩索。乃歎穆罕默德誠亘古一人而已。彼持異議者。如立萬仞牆外。妄意揣測。烏能窺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哉。吾聖爲

真宰鍾意特生之人。溯其靈光。先天地爲萬有之元始。考其教道。中天地集萬聖之大成。究其歸宿。後天地作萬聖之領袖。所以德無不備。化無不通。學無不全也。然非託諸空談。尤可徵諸事實。其講經說法。依然洙泗講學也。其奉命征討。依然湯武征伐也。其傳賢不傳子。堯舜之揖讓。不過是也。且以政教統一歐亞非三洲之地。而無帝王徽號。早啓民國先聲矣。惟其學分內外。外學如天文算術格致等

經不第爲科學哲學之先進。且能探本返源。不至泛濫。而無所歸。內學有超乘一途。闡發神化極至。則濂溪無極。青尼大道。牟尼大覺。均有望塵莫及之勢。不但此也。從古聖人祇能治人。莫能理神。吾聖晝則勸人。夜則教神。幽明兩濟。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世有以黷武目吾聖者。何見之淺也。余幸爲至聖教生。每思宣揚聖德。以喚醒同胞。因廣印實錄。以餉斯世。蓋欲使天下之人。咸知吾聖六十三  
年之歷史。及劉子譯著之宏功。恍然於性命之本源。人物之歸結。庶不至虛生於  
兩大之間。是則余之所厚望也夫。

隴右馬福祥謹序



讀至聖錄法

先賢爾馬篤曰。讀聖人錄。須具四種力。一曰信心。二曰辨才。三曰明智。四曰高識。信心者。凡聞見聖人所事所言。出乎尋常見聞之外者。實心誠信。不可疑議。少有疑議。卽非聖人之徒也。辨才者。能分別聖凡知見之本不同。不以凡人之事。比擬聖人之事也。蓋聖人之言行。出於至誠。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可以遠見。可以驅鬼神。可以參天地贊化育。非凡人知見之所能及。而若比擬之。是混聖人爲凡人者。無惑於所見所聞也。凡天下之物。知其象復知其理。知其當然復知其<sub>上</sub>通明。精粗一致。無惑矣。聖人者。表裏精粗。無不各極其至者也。庸見識者。超常越衆之知見也。立高一尺。卽遠見一層。立高一身。則見矣。立堂下不能議堂上。况立岩下而議立萬仞之巔者乎。也。孰能議之。讀聖人錄者。見奇勿奇。見怪勿怪。蓋自凡爾。小知大知。品隔天壤。冬雪夏蟲。徒相譏毀。是故

心力無疑議矣。嘻。果具四種力矣。則自己之所言所事亦出  
何疑議聖人乎哉。

## 著書述

著書至不易也。予年十五而志于學。八年膏晷。而儒者之經史子集。及雜家之書。閱遍。又六年讀天方經。又三年閱釋藏。竟又一年閱道藏。竟道藏無物也。繼而閱西洋書。一百三十七種。會通諸家。而折衷于天方之學。著書數百卷。已刊者什一。禮性理數種而已。典禮者。明教之書也。性理者。明道之書也。今復著至聖錄。以淵源之自出。而示天下以證道之全體也。蓋三書者。三而一者也。履階而過半。雖車塵驢背。未嘗廢吟哦。而所成者無幾。且未善也。著書豈上無同志。業無同事。卽族屬親友。且以予不治生產爲不祥。而闡天方之學。以曉中人。自立稿自謄清。自修自潤。而又不魯走都門。就正朝紳先達。由襄楚入西秦。訪求宿學遺考。文問字。閱胡氏天祿閣藏書。得未曾有。由天

暢所遊。歸而自謂曰。學問如是而已乎。道理如是而已乎。非我圖。坐擁萬山。老于聖賢窩中可也。庚子冬。赴兗府馬公召。而歸。明年辛丑二月。寓三山市肆。甫譯天方至聖錄。俄復有姑蘇之聖錄未半。思得一同志襄成。久知壽春有人。辭姑而北。至亳復至壽。諸皆姑息而不予謬。聞陳留許氏多藏經。訪之。過朱仙鎮。偶得賽氏家藏至聖錄。西經原本也。閱之。與吾昔所得者。大較真詳。愕然快然。喜曰。造物之成就我。如此其巧耶。向也吾欲著三極會編。苦無其學。遍求書肆。天地人三者之書。言多陳腐無實。求之天方之書。無從可得。早夜思皇。俄于京師得諸吳氏藏經數十冊。皆西國原本。自元世載入。藏之府庫。而爲流寇發出者。天文地理之學。思過半矣。繼而于秦中。復得人鏡經。格致全經。而三極之學。皆在焉。今著至聖錄。正苦無真本。而于不意中又得之。豈造物篤意于吾。而欲吾成厥志耶。吾其受命矣。置舊翻新。重訂至聖錄。時陳留歉疫大漸。不可居。得許子一序而歸。復寓三山市肆。日沉浸

于鈞提筆削。患乎求之難而得之易。得之易而成之復難。何也。造物之成就人處。固多。而顛播人處亦多。人心之反覆。世道之崎嶇。塵紛之搶攘。毀譽之凌瀆。日無寧晷。心無寧刻。入室則呶呶。假寓則是非糅雜。謀一椽可隱。而力不贍。兄弟戚友。初未嘗不愛吾居吾也。視吾迂腐疎狂。去之遠之不暇。嘗至一歲。遷徙數處。無恆其友。凡皆造物之顛播我也。心志之苦。筋骨之勞。可謂至矣。然而志不可奪。

三山而就。和陽之市。三閱月而錄竟。計自辛丑二月發筆。迄今甲辰正月。三更居處。南北星霜數千里。三脫稿。乃見小成。較之居曠庭坐精舍。田畝

論一人創之而衆人成之者。豈不爲尤難也哉。難于其學。復難于翻

于成。難于會通百氏。而成一家之言。復難于以一人經理百務。

至難中而有至美存焉。于至苦處而有至樂生焉。暴入之時。

每尋珠。只覺其難。沉浸既久。而一旦驪珠在握。萬目稱

誰庸心探綴。如織錦編花。多見其苦。工夫既到。而

嗜美樂也。何如得其美無難矣。得其樂無苦矣。吾于至難至  
四  
之境。假使當日坐守陳編。不有燕秦之駢勞。安得快睹三極之奇  
懷姑蘇。不有河中之跋涉。又安能獲此聖錄之真本。以是知造物之顛播  
上以成就我也。吾之蒙惠于造物者深矣。厚矣。志斯成矣。獨愧夫才力不足。不  
容其惠我之至意也。殫躬盡瘁。已矣。尙冀世之君子。念我孤人。聞見不廣。辭語  
不工。而一志于倡明正學也。正其紕繆。補其闕略。修之潤之。共襄厥美。以成大觀。  
垂鑑永遠。則斯道之幸也。

### 天方至聖實錄凡例

一是錄以忒爾準墨即天方至聖錄為本。而以羣說補附之。皆採自經傳正史。考據真確無疑者。以彰實錄之義。

一是錄卽史也。史以昭信。徵往察來。其有雜傳小說。希異不經之談。悉置弗錄。其有聖人感應神奇。非可為教戒者。亦弗錄。至聖人所說經律教典。另有分著。不載錄中。

錄綱目為體例。本準墨舊也。天方史學名成一家綱目。一家例也。卽此可見東人之盛。

也。文貴約而該。事貴詳而核。準墨為法。而西學人所集。未稱盡善。可觀。

制大典必書。百王來朝。遠譯歸服。以及征伐出使。忠孝  
悉載之。至其人之出處。與事物之顛末。則或詳或略。

一 敢妄意補附。致滋濫觴。

二

為天人稱頌。感動幽明。其紀載于經集。而傳揚於天下古今者。正少。略舉數則。列為卷首。以作識聖入門之先引。

是錄錄六十二年事實。而并錄其先世五十代傳光。直追元祖阿丹者。識其源流本末之偶然也。抑傳光乃千古聖人未有之奇徵。并識之以表其祖德宗功之盛典。其孕育生世之不凡也。

一 譜著四統源流。真屬希有人不至此。不可以為聖。聖不至此。不可以為至。表而出之。乃徵吾聖實為萬聖之元首。造化之特生云。

一 首列年譜。提其總綱。某年作某事。表注其下。俾覽者先扼其要領。後詳其分目。庶易明易記云。

一 吾聖出世。專為明正學。闢異端。不事功利。不受帝王之位。反以貧儉為尚。而于貧儉中成富豐。雖帝王威權。莫之逾焉。天命如此。職任如此。未可以僭分。



論也。

一 千古爲聖爲王者。難于治教兩全。吾聖旣受天命以明教。復專征伐以成治。掃蕩羣邪。廓清四譯。規模萬世而不易。誠所謂生民未有者也。君師兩任。治教兼統。受命如此。職任如此。未可以黷武論也。

一 凡天經聖諭。皆本然文妙。無庸藻潤。茲用漢譯。或難符合。勉力爲之。致意云耳。

一 尊經聖語。言言典謨。字字珠璣。不敢增損一字。以便質證誦習。以慰學士觀。

聖語及封答書笥。只擇關要數語。其他陪附套言。悉不錄。

有或問。議論斷辭。諸文或見諸本經。或採自別傳。非敢妄意於其。

其範。其禮制實規。已著大經大典矣。其居常細行。及與弟

三十五篇。附著于後。學者初見一斑。毋謂全體在是。

四

風土。爲萬方觀望。其方域形勝。氣候風俗。人物崇奉。以及禮制刑政。飲食。地方之廣遠。國土之豐饒。工藝技巧。學問精微。已載諸史鑑傳記。審矣。苟非博學家。曷能周覽遍及。今擇中史所載。西方國土。中士所歷。而爲記者。數則。爲仰聖瞻光者。略開一竇。其方域人物等類。卽分見于各國風土。不復另著。

一 實錄原以表彰先德。垂鑑後人。重直書不避毀譽。其中或有關切時病。擊節痛癢者。概不隱諱。以存傳古鑑今之至意。

一 東西書契。形聲雖異。文理却同。翻譯或原其文。或用其義。總以表彰不漏而已。文有不合。義無不合也。

一 行文淺近。無深遠。直述無藻繪。本色無虛套。其訓詁口氣。易遵經義。本文不循俚談巷話。惟冀上知留青。不希庸愚頌好。

一凡史斷論贊。一從其舊。歌頌詩章。則或去或存。蓋翻譯一道。易于義理。難于風韻。犯難則去之。若涉勉強。恐流浮泛。

一編年以天方年月。大書於上。以各帝國年月。分注於下。以考證天下疆域。雖遙。而行事若在一室也。

一千支原爲紀數記號。非有關於陰陽五行也。術數家以占年候凶吉。及政務興衰。誕矣。天方以厄卜。哲得諸字。紀數記號。亦猶干支也。錄中不用。無益近識也。

曆恆以十二月爲一年。無閏月。閱十九年而差七月。則彼此月數。不免差。大書之下。注明西曆某月。當中曆某月。至其差閏之義。另有專書詳

一名一定也。進墨只書其名。不列其數。此則大書其數。並注其

之明日爲初一日。中曆以朔爲初一日。故凡紀日數。西曆較中曆爲少一日也。如吾聖誕生三月十二日。則當此之十三日也。

六

一天方月名。正月穆哈爾。二月色法爾。三月勒比而奧臥立。四月勒比爾阿后爾。五月哲馬獨奧臥立。六月哲馬獨阿后爾。七月勒哲卜。八月捨而邦。九月勒默臧。十月少哇立。十一月祖立格爾德。十二月祖立后哲。

一天方日名。初日曰閃白。一日葉怯閃白。二日曰都閃白。三日些閃白。四日查閃白。五日潘閃白。六日主默爾。七日一轉。周而復始。蓋取諸天行七政七日來復也。

一天方時候。與此處不同。蓋緣地體渾圓。常靜不動。天旋地上。一日一周。天方分一晝夜爲二十四時。中曆分一晝夜爲十二時。時分初正。亦二十四也。日行當各地。天正半晝爲午時。對天正半夜爲子時。地之圓徑九萬里。其建國居人處。恆在圓體之半。爲地全體四分之一。蓋如剖瓜四瓣。而建國僅在一

瓣上也。計此一瓣。自東極海岸至西極海岸。四萬五千里。兩極折中處。則天方也。則日當東極午時。爲天方之初曙。東極之酉時。則天方之午時也。日當東極之子時。爲天方之日夕。而東極之卯時。則天方之子時也。此東西時刻之所以不同也。則凡錄中言聖人之感應。如夕日返照。夜月中分。與晝昏夜明之類。不必此地人俱見之也。故祥異志所不載。而西志載之。

一中志天方去中國四萬餘里。蓋從遊移曲線路也。若依地徑直線算之。不及三萬里也。第山水紆迴。沙漠遙亘耳。

中言兩禁猶兩京也。卽墨克默底納二國也。聖生於墨克都于默底納兩地。天下之觀望。實聖國之禁地也。故凡萬國帝王來朝者。非以恭敬禮儀。

義未可翻譯。翻譯則不達。如阿丹人祖之名也。義則大  
名也。義則普天稱頌。名者明也。用其義則晦矣。

二山水名。有以一字名者。如罕努海子名。商西域國名。有二字名者。如爾里配賢名。墨克祖國名。三字四字名者。如歐墨爾。歐思馬尼。二配賢名。默底納欣都斯唐。二國名。五字六字七字者。如額補白克爾賢名。爾卜都墨那福聖祖名。一卜尼默思歐第遷士名。凡一二三四字名俱單名。五字六字七字名俱二名並爲一名也。如額補白克爾白克爾是其本名。加額補其號也。爾不都是其本稱。墨那福其系也。默思歐第是其本稱。一卜尼尊稱之也。蓋天方加額補爲尊號。猶此地加父字爲尊號也。如尙父仲父之類。天方加一卜尼爲嘉名。猶此地加子字爲嘉名也。如子思子子程子之類。錄中凡遇名字多者。省去一二字易呼也。如額補白克爾省去額補。只曰白克爾。或去額字。曰補白克爾。或去額爾二字。曰補白克。又如一卜尼默思歐。第去一卜尼。只曰默思歐。第欣都斯唐。只云欣都。凡如此類。皆省文也。錄中散見於前後。覽者識之。

一國名地名。嘗有一處二名者。或數名者。亦由歷代之沿革也。錄中只依聖世之名。而以今名注之。如補哈刺注哈烈。一。福里格注拂菻是也。註之以便考証。

一凡二人同名。或數人同名者。則易一二字以別之。如賽爾的色而弟。二木爾爾莫兒。爾卜篤。爾卜賓。二不獨之類。總以呼之略似。而目之則不同也。閱者當着意識之。以不混彼此。

一天方文語。雖點畫異制。音聲聲牙。而在彼地未嘗不曰端楷順利。且有卓越下文語之妙。第能服習于其間。則雖童孺亦能運筆清新。歌吟逸響。讀者人物地名。輕便讀過可也。

輔士皆聖門弟子。而輔治成化者也。遷士乃原墨克。遵教而從。輔士乃既遷之後歸化而輔聖者也。遷士中位尊學富。而則歐墨爾等。則稱配賢云。

士乃吾人天方之本稱。蓋從穆罕默德聖人之教者也。穆民  
乃吾穆我民。穆士本曰穆士林。稱穆民。穆士。省文易呼也。曰穆人。穆衆。穆軍。  
等皆是。

一錄中稱二氏。乃指朱乎得忒爾撒兩教徒也。朱乎得乃母撒之教徒。忒爾撒  
乃爾撒之教徒。兩教之徒。初皆行其聖人之教。祇奉一主。絕無異說。迨後爲  
異端所惑。敬神事佛矣。吾聖出。恢復正教。掃除異端。天下賓服。惟二氏人執  
拘未盡歸服。終爲異端云。

一先輩聖人。概呼尊號。不曰聖人。如阿丹。施師。母撒。爾撒等。不與吾聖混也。

一凡帝王宰臣。及文武職名。皆譯漢文。辨尊卑。明任守也。

一凡用一二西語。如以馬尼。討白等。隨有訓義。註其下。

一自古帝王。天下有之。萬國有之。第爲名不同。天方稱帝曰默里契。統協諸王  
者也。王曰蘇魯檀。統協諸郡者也。翻譯直書帝書王。非敢僭稱。乃明東西同



文。地各有主耳。

一歷代帝王及名公鉅卿之碑記。序文遍滿天下。不下萬餘。茲僅舉數篇贅後。  
識中土讚揚我聖。

一古今來事功。莫重於道德。人品莫貴於聖人。況吾聖爲天下古今道德之淵源。人倫之表率。安可不錄。安可不傳。先輩賢學。既已傳之矣。安可不揚。於於當世。徵往。懇來。觀型作範。其小子役志於斯之意也。夫。

一讀法。先熟記年譜綱領。次細玩分注綱目。難字有音釋。晦義有訓解。不明者。溜葉且置。少閑再閱。並無難明之理。亦鮮不解之文。

以點、要言以圈。關切以連點、、。要言以連圈。、。警語以、。以空條——。國土地名物名以實條——。綱目有一節而

刑義者。以大圈○格之。數名而連句者。以圓點·斷之。

聞不及。宜載此錄者。博雅君子。補遺庶稱全帙。

餘 實 聖 註

---

天 方

至聖事實錄卷目錄

卷之一

至聖解

歷代聖像

歷代經書紀載聖德

天地神祇傳揚聖德

參 罕默德紀

論

小傳

源流圖說

國統源流圖說

道統源流圖說

化統源流圖說

四統總說

卷之四

孕產奇徵

卷之五

一歲至八歲事實

卷之六

九歲至四十歲事實

卷之七

爲聖先徵

爲聖元年至五年事實

卷之八

爲聖六年至十三年事實

卷之九

遷都元年事實

卷之十

遷都二年事實

卷之十一

遷都三年至四年事實

五

卷之十二

遷都五年至六年事實

卷之十三

遷都七年至八年事實

卷之十四

遷都九年至十年事實

卷之十五

遷都十一年至終事實

卷之十六

感應補遺

卷之十七

至聖讚

天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

卷之十八

儀行錄

儀容

學問

禮拜

誦經

施子

語

父母

婚嫁

兄弟

交人

德性

沐浴

念主

齋戒

朝覲

動止

子嗣

夫婦

奴僕

接物

目

晏會

結友

營藝

旅行

醫治

占夢

冠服

視病

侯腮尼問

卷之十九

天方聖國風土考證略

方域

待士

和鄰

干求

商議

占卜

居處

食飲

哈參問

氣候



卷之二十

讚頌碑記序說

明高皇帝百字讚

明太宗敕諭

明武宗皇帝評

目 錄

風俗

崇奉

食飲

工藝

國紀

刑政

文字

人物

禮制

財貨

學問

官制

科制

奇器

敕回回太師文

回回天文書序

勅建清真寺碑記文

勅賜清修寺重修碑記

勅建淨覺禮拜二寺碑記

天方聖教序

天房賦

清真教考叙

羣書釋疑跋

清真教說

回回說

天方至聖實錄年譜目錄序終

天方至聖寶錄卷之一

至聖解 萃 其 覽

天地間人爲貴。人有聖賢知愚。聖爲尤貴。聖復有列聖。欽聖。大聖。至聖。至聖爲至貴。穆罕默德爲天下古今之一聖人也。故稱至聖。

造化之初。人分九品之理。而至聖之理居最上。賦形而後。人有九品之象。而至聖之象爲最全。理之最上者。知無不全。象之最全者。能無不備。是故至聖之知。能冒理象。以無遺。則品第冠天人而特出也。

九天七地。爲萬有理象之居位。天貴于地。阿而實。又貴于天。至聖之性理。位于阿而實。則其居位爲天地之至貴。

地分七洲。阿爾壁爲七洲之貴。至聖爲阿爾壁人。阿爾壁以兩禁爲至貴。至聖生于墨克率于默底。納則其居處爲天下之至貴。

阿爾壁一切氏族。以古來氏爲至貴。至聖爲古來氏之裔。古來氏以哈申爲至貴。

至聖爲哈申之孫。則其氏族居天下之至貴。

天方乃天下生人創國最始之所。墨克乃天下萬國最中之所。至聖生于其地。亦至貴之一徵也。

自開闢以來。天下萬國人之能教之明道之行。文章之粹美。學問之通達。莫過于至聖之世。至聖生于其時。亦至貴之一徵也。

十二萬聖人。散見歷代。爲教各方。然只在一方一時。逾方則不行。逾時則革。至聖合萬教歸一教。統萬經爲一經。其教爲天下古今至貴之教。其經爲天下古今至貴之經。故能行之天下。傳之永久。不更不替。亦至貴之一徵也。

凡人之宗支。由己身而上溯。至于始祖。或十代。或數十代。未能盡皆賢正。至聖自父祖而上。至于阿丹五十世。皆有賢名。不聖卽王。皆爲當世所推重。由貴胄而傳貴胄。其世派之至貴也。

至聖祖先。直溯至初祖阿丹。絕無拜佛祈神者。絕無污行者。由其祖德。世世培植。

而有至聖。其積厚之至貴也。

世人之元形皆函于祖父之脊背。獨至聖之元形。見于父祖之面額。夫首爲一身之尊。額爲一首之尊。則其賦形處之至貴也。

至聖之元形。見于阿丹之額。至聖之元理。位于九天之額。至聖之尊名。列于阿爾實之額。何莫非至貴者耶。

天地造化。譬如樹株。至聖其果。譬如粧臺。至聖其鏡。譬如鑿儀。至聖其實座。譬如賓筵。至聖其首席也。

聖賢如衆星。至聖則日。教化如炊餅。前聖種麥。造麵和劑。至聖則成熟餅也。至聖乃造化鍾意之人。是故主諭爾撒曰。不爲穆罕默德。不造天地人神。則其特生也無疑。

行路有左右。左東右西。至聖行右路者也。路復分左右中。左逆右順。中則卽此是道。至聖行中道者也。左道入地獄。右道進天堂。中道則直趨而上。右貴于左。中

又貴于右。是故至聖之道。乃至貴之道。

造化至貴。居處至貴。時境至貴。稟賦至貴。世族至貴。趨向至貴。無一不至貴。至聖之所由稱也。

天頂額其名。天門書其名。古典載其名。神鬼頌其名。欣都貝葉撰其名。至聖本體印其名。天地萬物象其名而造。人身象其名而生。天上地下。孰有越至聖而爲物者。則天人之歸至聖。猶衆流之歸海也。是故歸之者爲正。不歸之者爲迷。貴孰如也。

歷代聖容紀

補白克使奚商之魯密闡聖人之教。始至奧拓魯密之屬邑也。邑侯海葉勒遣使問話不對。曰。不到王前不與言。海葉墨衣召見。奚商曰。魯密天下之宗國。君侯大臣也。不以禮接遠人。將何以朝四方。海葉詢其來意。曰。奉使上國。闡揚聖教。曰。吁。君爲晝齋夜拜者之民耶。曰。然。海葉變容易服。禮貌甚恭。給夫馬送之。王城使者

請易馬曰此也不利於駝。奚商曰馬亦不利于我也。吾取吾之慣可耳。乘駝帶劍入王城。直抵殿陛下駝。時魯密王坐寶位。擁百官。皆赤服。儀仗肅然。奚商入。高誦清真言。宮殿爲之震。王恐命坐。奚商匍拜而坐。王曰卿乃有禮之國。見王而不叩頭何也。奚商對曰奉聖人之教不叩頭。王曰何故。對曰聖人制禮與常不同。人有尊卑禮有等殺。非其位不施其禮。不知上國之禮何如。請王恕不知之罪。王曰既云聖人制禮。應無不是。願聞其詳。奚商對曰禮有五等。人倫至君父爲尊。復有尊居君父之上者。爲至尊。造物真主是也。臣子爲卑。復有卑居臣子之下者。爲至卑。奴隸是也。與身平等比肩者。兄弟朋友也。總爲五等。尊與至尊。卑與至卑。與平等也。其相見之禮亦五等。叩頭也。匍匐也。躬身也。長跪也。侍立也。叩頭者全身俯伏。以頭叩地也。匍匐者全身俯伏。以口親地。頭不至地也。躬身者屈折其身。背正向天。面正向地也。長跪者身首直立。髀脛曲折。膝向前。足向後也。侍立身委手立身。無傾仄旁倚也。五等以配五禮。叩頭施于至尊。真主也。匍匐施于君父。躬身施於

朋友。臣子匍匐於君父。曲膝答之。敬之也。奴隸匍匐於上人。跼立答之。敬之也。一說。奴隸進於上人。有奏則跪。無事則立。五禮者。尊卑等級不容紊也。王曰。五者之配。亦有道乎。紊之亦有責乎。奚商對曰。莫尊於首。伏首所以事君父。首以額爲至尊。稽首所以事真主。身者一體之中。躬身所以揖比肩。膝次於身。曲膝答臣子之禮。以禮進也。足爲一身之末。垂足答奴隸之禮。來也。行下之禮。可通於上。事上之禮。不可行於下。故待臣子。可立可跪。而不可躬身。待朋友。可立可跪。可躬。而不可匍匐。事君父。可立可跪。可躬。可匍匐。而不可叩頭。若事主。則立躬跪叩。全施之矣。叩頭之禮。不可施於君父。卽猶匍匐之禮。不可施於朋友。臣子。而躬跪之禮。不可施于奴隸也。禮者理也。違理不稱禮。順其條理。明其等級。然後有典。有則也。王聞竟大悅。曰。真聖人之禮也。敢問聖教以何者爲首。奚商高誦清真言。宮殿復震。王曰。念此則宮殿震。常乎。術乎。常則民生不安。術則不可以爲教。對曰。非常。非術。前亦未之見。王曰。則今何由對。曰。是言也。得之者安。失之者危。得之而弗安。是欲弗



得也。是在吾王。王曰。吾願敬服斯言。敢問修道之功。曰。天道五功。人倫五典。二者盡餘無事矣。王大悅。曰。吾久聞聖人之教。未獲親顏拜益。聖人肯以道惠我。我願以國土之半酬聖。留居內庭。日與講論教禮。甚洽王心。一日王曰。有寶物於斯。請齋戒沐浴以視。奚商如命。異日內侍捧一匣至。赤金所造。內函小匣。王親啟其匣。出册一本。內註

人祖阿丹聖人。美容。雄目。上身無衣。而多毛髮。其髮作兩辮。分披左右。次註  
努海聖容。大頭赤目。披髮若號泣狀。又註

易卜臘欣聖容。隆準龍顏。丹鳳眼。一字眉。廣額大耳。三縉白髯。又註  
母撒聖容。壯偉團頭。撮口。落腮鬚。圓鼻厚唇。目光射人。身發異香。作巍嚴貌。又

註  
魯脫聖容。美容垂髮。怒貌。又註

易司哈格聖容。顏色如蘋果。風雅俊逸。謙和笑貌。又註

葉爾孤白之聖容。仿佛易司哈格之容也。然下唇少缺。又註

易司馬儀聖容。美容高鼻。長材謙抑。面微赤。此乃至聖木支之嫡祖也。又註

郁素福聖容。丰美異常。面如皎月。又註

達五德聖容。赤顏細項大腹。又註

蘇來馬尼聖之容。亦如達五德之面貌也。而手大足長。又註

爾撒聖容。白面烏髮。修目長眉也。爾撒之後。則吾聖穆罕默德之儀容也。至聖之

儀容。俱見于後。此予以示汝者。迺歷代大聖人之容紀也。列聖皆有紀不暇啓矣。

奚商以手加額曰。臣幸獲此册。如覩先聖之儀容也。視吾聖紀之真。則一切皆真

矣。敢問其所自來。王曰。此真主勅降阿丹。俾親見子孫爲聖之儀容。初藏西土阿

丹故宅。後祖立格爾。乃尼遷授達尼雅聖。恐其久而有失。謄錄以傳于今也。原係

玻璃片。此易紙。吁。汝得我。而得覩先聖之儀容。我得汝。而識此匣之不凡。並識穆

罕默德之爲聖實也。吾欲棄國而爲聖教之民。使吾國通行聖人之道。願足矣。乃

厚賚奚商商不受。歸盡述其事。補白克喜曰。彼棄國汝得國矣。彼樂其貧。汝安其富矣。

歷代經書紀載聖德

古天經云。阿丹告諭子孫曰。真主俾予爲人類祖。爲衆生貴。汝輩知之。吾後裔有至貴於我者。名穆罕默德。爲萬聖之封印。后曰赫底徹。內德勝於好媧。吾之魔成邪逆。彼之魔成正果。

古天經云。額合默帝。即至聖原字末世聖人也。溫恭謙抑。德性和婉。無怒色。無高聲。律已恕人。報怨以德。遠邇之人無不歌頌之。王侯服役。百靈效順。常沐浴禮拜。班次如戰陣。晨夕功課。微吟如蜂聲。諷誦經文。聲徹天頂。生於墨克都於默底納。爲萬國之君師。雖帝王莫不臣服之。

古聖錄云。真主諭彼先聖。吾將差聖。收爾萬聖功。作証先民。報信後覺。誓約一切。叛違。溫恭和婉。廉恕爲常。以清真言建正立道。能俾聾聵而成總明。變固滯而

爲靈覺。眞主誓約歷代聖人。信之助之。歷代聖人誓約其民。景之仰之。

討喇忒。降與母經云。維聖生長墨克。受命於墨克。降敕于墨克。迺易司馬儀之嫡

派也。

引支勒。降與爾經云。爾撒諭其宗徒曰。爾輩愛我信我。領我囑付。眞主告我。我後

無聖惟穆罕默德一人而已。萬聖之領袖。封聖印者也。教化闡于四極。德澤流

於永世。萬教皆革。歸其一教。至於歿世不更。若此聖受命。汝輩或汝輩子孫生

當其時。切須實言告人。服從其教。有朱乎得不信汝衆之言。且每事毀之。可投

伏于聖聖。必信汝輩之言。吾之教生。將有誣吾爲主。不信末世之聖者。汝輩毋

與和同亂教。否則世代教門。皆成虛謬。永無脫離。

按引支勒。經有四家音者。曰謨。他。曰郁。合納。曰穆。賴。格。曰老曠。皆稱主降之

經。爾撒之言。不知原只素爾雅尼一音。後爲宗徒各變爲一家。以傳于四方

也。文字既異。義理難同。不能不漸相訛誤。多失其本。二氏之衆。不能復見古

本惟聽學人口傳心受。四部經亦漸以泯。古本經更不復有人問矣。故引支勒。經雖有如無也。聖人之世。惟魯密尚存古本。其後亦漸以廢。真主命吾聖人傳教各方。古爾阿納。只以阿爾壁一音。誦習書寫。不變別音。此所以千古同音。萬國一理也。

則連爾降達五德經名。真主預曉達五德。爾撒為聖。而民以為主。達五德告曰。主也。

蓋降天差。宣白衆生。爾撒乃受造僕。非受拜之主。真主諭云。吾以此試驗世人。誰為忠佞賢奸也。又預曉達五德。穆罕默德為末世封印之聖。其品高于前聖。

若日之強於羣星。達五德曰。主也。何以致然。諭曰。慈憫為性。救度為心。禮儀表善。威儀制強。功行自然。百物順應。賞罰公正。衆自傾服。從生至卒。不立一私。

述而巴古經名。經云。真主諭云。穆罕默德。吾僕也。予愛之者重。故救之者多。真主降

十六道降救吾聖二萬四千道。凡一百一十四章。六千六百六十六節。公惠親親。

愛民如子。恤傷如己。律已寬衆。賞罰無私。轉聾聵為聰明。變愚蒙為智慧。天下

萬國聞其教者，莫不欽仰佩服，讚頌不置，不沒人長，不諱己短，謙恭溫抑，有一得可稱者，不廢，是爲人物之表，而眞主慈憫普世之光也。是光也，永麗不息，如日中天，其兩肩角之間，有爲聖之印。

古經有云：東海、西海，其教化洋溢之處，南極、北極，其德澤流沛之所，傷乎彼爲仇爲敵者，自取喪亡；雖帝王無不臣服，以時奉祝，雖前輩教生，莫不欽仰，思及服從，強中至強，勇中至勇，仁愛之心，包天括地，萬方寶物，歸之不爲貪，以其旋得而旋施也。人天頌德，不爲榮，以其德愈厚而愈謙也。其教風行，其德日盛，噫，如此德行，千古惟穆罕默德一人而已。

天方古史云：土白爾兵圍默底納，致書城守曰：吾欲毀城，不容朱乎得居，必總歸阿爾壁之教。城人大恐，集朱乎得學人曰：兵爲爾人來，爾人盍謀退敵之策，朱乎得大學人沙蒙曰：吾以書答之，書曰：此城非可毀也，將爲末世聖人建都之地，乃易可馬儀嫡派之孫也，生于墨克都于此，今汝下營之處，正其將來誅逆

之場也。土白爾得書，單騎入城，詣沙蒙曰：果如君言，彼既爲聖人，誰敢侮逆？曰：卽其宗親也。曰：宗親得聖人何等富樂，而復侮逆耶？曰：妬也。不服，同人有如是高品也。曰：畢竟誰勝？曰：勝負不常，而終歸勝于聖。曰：如此則是爭氣也，非爭理也。沙蒙曰：然。土白爾曰：其儀表有徵乎？曰：目有紅絲，身有肉印，乘駝佩劍，服衲衣，過處留香，四十日不散。天道之事不別凡聖，一體遵之。前聖之教，皆統歸于一教也。其爲大割也歟？土白爾聞竟，愕然曰：吾不能爲用矣，待其受命，不必歸之。遂拔寨還。

眞主敕諭阿丹曰：吾乃墨克之主，彼地之民，皆吾之隣。來朝之人，皆吾之客。吾命

天神地祇，修飾保護，以俟萬方披髮膺塵盤山涉水高誦應辭而來者。應辭乃朝房之

人歌頌之名既爲吾之客，自宜應之禮節，續之善類。吾于彼處設諸尊位，即後易卜臘欣之位

高諸品級，天方品級陳其寶玩，開其泉池，前聖後聖，間代接出來此功課，以爲修節

以待來聖穆罕默德生穆罕默德其古今之特客也。

聖八世祖克而下，在墨克歐魯白日。即今主諭衆曰：嗚呼！吾民爾衆知之聽之，悟之天清地寧，夜暗晝明，山河流峙，日月常經，是乃我之家室，古人今人，男女傳繼，起復不常，至于永世，是皆我之祖孫，天人一源，物我一體，爾子若孫，咸宜遵禮，聞善卽拜，見惡速避，修飾天房，防守禁地，以俟真聖篤降，末禳復爲之辭曰：晝兮夜兮，興替無常，生兮死兮，來復何忙，大義無隱兮，愚蒙不明，真聖一出兮，大道斯彰，吾其能及兮，永佩宏光。

朱乎得藏有古經，載穆罕默德名諱，若許而不曉示人，其經有云：當其降生，有降生星見，當其受命，有受命星見，明見其星，又識其人，而不服從者，妬之耳，妬之復欲傷之，眞主則固欲保之，且盡革其教矣，復申嚴令曰：順之者正，逆之者迷，永不得脫離。

以思堪得朝有金人阿爾璧之相乘駝，披衲佩劍，纏頭着履，皆金鑄成，民有被屈卽向枉者曰：汝早完我事，莫待此人受命，則刑鞠汝矣，此像存至歐墨爾開密。



速城解之造禮拜寺矣

古天經云主諭古聖教諸民曰予以全恩造爾養爾衣爾祿爾畀以神通法力超拔萬類及遭禍患似失牧驚羣之羊羔予復聚之安之恤其落泊治其痛苦百凡護庇乃其人不知自誘自殺吁歔傷哉其作罪傷哉其自枉當吾造天設地之初卽豫定天人之理各安其位若爾人能知未見須自言穆罕默德生于何時降于何地輔者何人喪者何人吾將令其更改一切教門革除一切經書畀以萬種明恩未與前人者人能遵此一聖之教卽猶遵千古十二萬四千聖人之教也

母撒從學赫子爾至一邨見危墻正之謂其下有孤兒之瘞財內有金牌上書曰奇哉人知有前定而復奔忙奇哉人知有火獄而復歡笑奇哉人明見世物變遷不常而復倚托之吾乃止一無並之主穆罕默德乃吾欽差也古經載言甚多此惟輯略

天地神祇傳揚聖德

天神者白爾衣勒曰吾於九霄之上見書穆罕默德尊名盛德又曰吾遍遊世界未見一人貴于聖人未有一宅貴於聖宅九天神聖咸以讚聖爲功課萬類生靈咸以聖德爲景仰

額卜亞密爾初爲二氏鄉民既明拜像之非遂棄邪求正問道於四方咸稱末世聖人之德將有大割革除衆教通歸一教奉事造化天人無像之主第不知出蹟何處受命何時亟求歸附焉聞耶滿有隱士善卜能知未來往問之野行夜深無宿月光中遙見燈火如星欲就無路溝坎荆棘陰風逼人坐騎殼躑不前忽見數人坐地形容古怪語聲模糊似非人類心神惶恐毛髮直豎急下騎大呼曰誰能庇我孤旅無投聞數人私語良久來前道安請坐問其何來阿密爾神馳心怖不能爲答良久稍定曰艾桑阿密爾所居地名曰何往曰投庇帳下衆曰毋畏毋懼請實言之乃道其來意訪卜問道四人齊指一人曰盍問此人移席向

之疏其意其人曰吁阿密爾汝尊貴汝好道指皇天后土爲誓奔烈馬而求忠信謹皮封以固語言言今之世忠信難求語言不可輕發也二語生色枉道害理天下皆是怨天罪人莫非自愆嗚呼此人將受命矣萬聖之印將封矣萬教俱歸一教矣教禮一定至于沒世不更矣彼拜像之人初皆自以爲正今而後皆自識其迷矣歸之逆之歸之者循理而歸逆之者爭氣而逆非不知其正而逆之也其道大光其教永常君其專俟其顯揚亞密邇曰此人聖者乎王者乎曰聖者也聖仁而王威爲聖之至貴王之至尊千古聖人無不班隨天帝王莫不臣服亞密爾此時身心大定檢衣正冠端拱請問出于何處受命何時其人亦有徵驗乎曰墨克人哈申之裔易卜臘欣之貌郁素福之美身材不長立千人之中高一首體質不壯較萬人之方獨勝其視明其德聰其眉一字寬仁厚德擔待和緩舉世無並胸有肉印亞密爾曰如是君從何自而聞乎曰四方之神均如是傳揚也言際東方曙白人忽不見身坐荒蕪中乃知神境也歸而告諸二氏學人皆心知

其是而不口肯也。

卷一

一八

墨爾色得古王者歸師，大得擄獲，都人爲賀。文人詩士，咸有賀章，答贈酬醜，快意無似。卽夜見奇夢，甚憂恐，及覺，盡忘。問諸占卜，不知。問諸巫覡，不曉。然而憂恐之心不能釋。反致煩悶，鬱鬱不解。久之，郊獵逐獐，引至一洞。時酷暑烈日，倩洞暫息。俄有老媪，禮貌甚恭，延入內，見美女踞床坐，忽起遜坐，呼曰：「仁王何來，飢矣。」以酥糕脯醢進，親自陪奉，斟醇乳飲之。愈見女子弄色，問其名，曰：「吳裴爾。」曰：「汝識吾乎？」曰：「君墨爾色也。」曰：「何以知之？」曰：「君乃爲見夢復忘，問之占卜，巫覡皆無一語以對者也。」墨爾色暗自驚異，曰：「汝知此事乎？」曰：「此真夢也。」曰：「請試言之。」女子曰：「君夢大風揚塵，高捲至天，塵中射火，火中發烟，烟下流河。河邊有人呼入飲水，以手掬之，毋以口就，就則溺。君憂恐而覺，墨而色。」曰：「果然。」敢請直解。女子曰：「揚塵之風，帝王也。火賢輔也。烟寇仇也。河水學問也。教人飲者，聖人救度也。以手掬水，順民也。以口就飲，叛逆也。君得此夢，將必有聖帝出，承天闡化，羣

賢相輔。復有寇仇。波瀾其間也。墨爾色曰。此聖以治生。以亂生乎。女子曰。治亂不常。終歸大治。帝王皆願臣服。宮主咸來妾侍。曰。以何爲教。曰。沐浴齋戒。禮拜朝天。嚴酒禁。滅佛像。曰。自何氏族。曰。穆最爾之裔也。穆最爾聖十九世祖墨克賢王位爲聖尊于天子。受命征伐。寵善誅逆。曰。何人輔之。曰。大福大慶之人。輔之。墨爾色仰天嘆曰。主乎。主乎。吾願得及其時。爲其門下卒也。時見女子美目倩然。心欲留戀。身覺不安。辭歸。明日。檢百駝金帛送女子。失其所在。方知所遇神女。

盧灰卜問流星之吉凶。于星士郝託爾。士爲當時星學尊宿。年二百七十歲矣。士曰。汝五鼓來。予語汝。五鼓至。見士仰天。正觀乾象。覺其來。急以手示止。勿言。忽一大星墜落。士厲聲呼曰。墜是也。有隱禍俱來也。裊速也。星焚之矣。斷絕答問矣。傷哉其事。不能誘矣。止其亂。絕其壞矣。其事變于今日矣。默然良久。乃曰。吁。盧灰卜。吾語汝實義。邪魔詭機。從今止矣。流星無吉。凡皆驚嚇竊聽之魔也。今魔已焚逐。再無竊聽矣。因有大聖人出。廣受天經。大闡教法。其道如日麗中。

天靖除異端。誅滅佛像。占卜之事。從今不靈矣。以竊聽斷矣。盧灰卜曰。請問其聖之氏族。士曰。古來氏之裔。哈申之孫。至公無私。至仁不黨。統天下一家。合萬國一族。至于永世。不更不替。天下合兵聚來。以談笑解退。以懲惡除逆。爲已任。以道爲已任也。盧灰卜曰。君何以知之。士忽目瞪良久。曰。巨魔。巨魔。復答而吟曰。大哉。眞主。仁哉。眞聖。魔鬼潛踪。無復竊聽。吟畢。忽仆倒在地。不醒人事。三日方蘇。口誦清眞言不輟。異日告於聖人。聖人曰。此眞天機也。郝託爾之所云。自亦不知所云也。視其語言。重復錯亂。蓋神附之也。

魯密王喜爾格。獵逐鹿。先衆軍。見鹿匿茅屋。追入。見華堂。甚巍麗。聞誦經聲。俄有女子迎出。嫣然笑貌。延王入內堂。王問誦經者。對曰。卽妾也。誦何經。曰。引支勒經。誦之何謂。曰。引支勒。古本泯矣。今世所傳者。皆更改錯亂者也。王曰。何以知之。曰。千古神人。咸稱末世聖人。穆罕默德之德。千古經書。皆載末世聖人。穆罕默德之貴。獨引支勒。中不然。且多貶之之辭。竊嘗疑之。因翻先世所遺。有引支

勒經閱之。其與千古神人。經書所云。正合。甚稱穆罕默德之德之貴。夫引支勒。經主所降也。應與主所降之別經合。合者知其爲古本。不合者則知其爲更改。錯亂者也。王請閱之。玉簡金書。裝演異製。真非凡物。乞假以歸。明日命使。寶車珠幌。來載女子。徧覓絕無踪影。王親來視之。初路依然。茅屋仍舊。入視之。並無華堂內室。惟亂石荒原而已。乃知所遇神也。以素所習之。引支勒對之。方知神語之不虛。因寶藏之。至今存焉。

穆罕默德紀

穆罕默德至聖也。其靈妙爲一切靈妙之祖。十二萬四千有奇之聖。皆稟其餘光者也。十二萬四千有奇之聖。不盡生於天方。而穆罕默德實居領袖。理定於一切羣聖之先。身生於一切羣聖之後。集衆聖之道法。而折衷之。以歸於中人。與神皆受其裁成焉。得受天經六千六百六十六章。自治治人之理。悉本於此。曾一及身遊天界。十二萬四千有奇之聖。羣聚於第四天。盡皆歸依之。其品蓋如此也。是夕

對越眞宰。親聆妙諦。相合者天人離卽之間。相去者一弓兩稍之際。諸天福境。一  
一 遍歷。其崇高豈諸聖可同日語耶。至今去世千有餘歲。而陵寢間猶自毫光日  
夜侵虛而起。穆罕默德其往耶。其未往耶。

至聖篇

千古以來。爲聖者多矣。而惟穆罕默德爲至聖。至聖者。德無不備。化無不通。全體  
眞宰。而流爲大用者也。有宗派焉。有感應焉。至聖之靈。卓出於于地未有之先。爲  
萬有理性之宗。至聖之身。挺生於天地既全之後。爲萬世聖人之果。是故天地之  
大。莫不胥其孕育而成。有萬聖之靈。莫不稟其陰應而得生。是故其形爲阿丹嗣。  
其靈爲阿丹祖。其教統萬教而皆備。其法集萬法而觀成。其道卓越萬道。而中正  
與日月同光。與天壤同久。經謂凡欲識至聖者。先須認其宗派。此則至聖之宗派  
也。若至聖之感應。莫可數窮。而其超越前聖者。尤不可以意計。皆珠丸毓秀。肉印  
光瑩。感神光於阿丹。拜丹青於隋主。皆徵應之微末。而亦爲前古聖人之所未有。



至其教化之垂久。而爲天下後世據者。則有主授之經焉。有服教之人焉。經册三十。而不繁。能包總前聖億萬之經。其篇百一十有奇。能詳闡幽明化育之旨。其理明。其義深。其文辭。高出天下。而無與比。是則主授之經可據也。服教之人。功名富貴。不能惑其志。異端邪說。不能亂其衷。適殊域。傳子孫。累世不易其信。道盛教衍。無往不通。是則服教之人可據也。以視立一說。而家不能傳。設一教。而戶不能曉。卽傳矣。曉矣。而義蘊淺薄。旨趣無多。豈能歷久遠而不替也哉。是則其宗派之原委。感應之神奇。與爲教之正大。皆自生民以來。未有一人可以幾及者。

天方至聖本末行略

至聖穆罕默德。奉天闡教。其盛德大化。夙絕幽明。歷朝史乘經書。皆載揚不置。今辭世千餘歲矣。流風善政。炳炳皇皇。余小子仰慕深切。窮極搜羅。竊亦自謂能窺萬一。何敢弗表彰之。以啟後人。噫。是殆有難焉者。至聖之始終本末。非古今一切聖人可比。吾欲揚拔之。將自其何者揚拔之乎。約而計之。得之所以夙絕乎幽明。

者有十事。一則其聰明。絕乎幽明也。元會運世中。什百千萬之聖人。什伯千萬之天神。皆稟其聰明之餘光。以爲聰明。則至聖之聰明。復可以意計之乎。一則其道。德。復。絕。乎。幽。明。也。先。天。地。而。顯。其。靈。妙。之。盛。美。後。天。地。而。證。其。封。印。之。大。成。三。才。五。行。之。理。皆。自。其。本。體。而。發。揮。周。遍。焉。其。道。德。殆。非。人。神。之。所。能。比。擬。萬。一。者。已。一。則。其。行。持。復。絕。乎。幽。明。也。語。默。動。靜。毫。厘。不。存。我。見。而。一。聽。乎。真。宰。之。明。命。六。千。六。百。六。十。六。章。之。天。經。則。其。所。奉。以。爲。標。準。者。歟。一。則。其。富。貴。復。絕。乎。幽。明。也。九。霄。七。曜。山。河。大。地。無。一。不。自。其。真。光。流。出。其。清。明。廣。大。何。如。也。豈。帝。王。爵。位。之。尊。可。得。而。擬。其。貴。金。珠。玉。帛。之。寶。可。得。而。擬。其。富。者。哉。一。則。其。子。孫。復。絕。乎。幽。明。也。九。天。七。地。互。古。通。今。之。神。與。人。無。非。自。其。本。體。而。化。生。則。子。姓。蕃。衍。豈。必。舍。日。之。哈。申。賽。姓。其。人。者。乃。得。爲。其。子。孫。乎。一。則。其。神。通。復。絕。乎。幽。明。也。於。未。有。天。地。萬。物。之。先。開。拓。萬。化。以。啓。其。端。於。天。地。萬。物。既。盡。之。後。而。包。羅。萬。有。以。歸。於。一。此。其。神。通。孰。得。窺。其。涯。涘。歟。一。則。其。慈。愛。復。絕。乎。幽。明。也。慈。行。於。無。形。之。世。而。二。

切感其靈妙。愛普于今後兩世。而一切蒙其救拔。固不僅降生天方之日。而諄諄念切于教生已。一則其聲名。夙絕乎幽明也。身未降生。而天籍已注其名。降經前聖。而聲稱預傳其美。卽今普天率土之人。於謝主之後。有不繼以讚聖者乎。聲名殆莫有並焉者矣。一則其根元。夙絕乎幽明也。靈妙起于真宰之本體。求其名。則主與聖有分。究其實。則聖與主無間。含吐萬殊。而真宰造化之權。皆歸掌握焉。其立基何隆也。一則其歸結。夙絕乎幽明也。不以一己之歸根復命爲歸結。而必總古今之人神萬物。皆以致之歸結之地。散而爲萬。合而爲一。此真宰之事也。而皆自至聖一人操之。則其歸結也。一真宰之自爲歸結矣。至聖之始終本末。其可得而紀載者。此也。其可得而揚拔者。此也。若夫生長天方者。若干年。爲聖爲王者。若干事。如紀錄所載者。則不過外著之功業已耳。安足以盡我至聖之能事乎哉。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一終

天方至聖寶錄卷之二

至聖源流歷代傳光記

至聖也者。先天地立。開萬化之宗。額合默帝其稱。後天地生。封衆聖之印。穆罕默德其名。生於墨克。終於默底納。爲天方之聖帝。百代之師王。阿丹五十世之孫也。其五十世之傳流。名氏頗悉。而未及詳其事跡。年紀亦未能悉載。茲惟據天方紀錄。至聖本紀。列聖通紀。考之以識其大略。如左。

初祖  
阿丹

阿丹天下萬世人之初祖也。粵自眞主以六日化成。天地萬物。第七日造化人祖阿丹。四行之精爲身。眞一之性爲靈。阿丹生而天下萬世人之形理。皆秉賦于其身。性締結中矣。惟至聖之元形。獨見于阿丹之額。形如寶珠。明如日月。阿丹肋生好媧。配爲夫婦。既受聖孕。寶光傳于母胸。爰生施師。寶光見於施額。維時眞主敕命阿丹。誓約施師。曰。敬哉斯光。人天之粹。修爾躬。肅爾容。祇奉予命。

擇配惟廉。入室惟潔。既娠不再。謹乃動慎。乃食。肅乃居處。不念不正。不思不道。汝其明言告爾婦。汝其明言告爾子。子子孫孫。服膺成命。傳繼罔替。汝暨汝父。汝子孫。將必蒙其休福。復命天神。屬筆阿丹。爲證立約書。子孫傳遞。凡額戴聖光者。受約書。

世二 施師

施師受約。爰擇佳配。得末合媯裔。容德俱美。天神作合。阿丹主婚。構黃雅姑室而成禮。因懷安屋氏。施師之額光隱而見於末合媯裔胸前矣。安屋生。額戴寶光。施師携安屋于色比爾山。囑之曰。維真主降命父皇。約我暨我子孫。敬護聖光。人天之粹。無濫受室。無肆臨御。謹爾身。慎爾欲。寶命約書。汝其欽哉。安屋拜命。曰。敬承父訓。小子不肖。不敢墜主所降命。

世三 安屋氏

世四 改囊

世五 莫合肋

世六 雅爾弟

雅爾弟娶白祖氏。生厄赫拏。皆以代傳光。以約遞囑。無替。

世七 厄赫拏

厄赫拏卽一德理師聖人也。始受主命。創治曆法。造儀器。製測算。爲天下後世

曆算之祖。娶不老女。生墨士氏。

世八 墨士氏

墨士氏始塑父像。以來四方之貢者。一德理師盛德之感人者深。遠邇人朝之

也。禮以給之。謂其猶生也。殆拜像之作備者耶。生克墨里。

世九 克墨里

克墨里知勇絕世。娶改拏氏。生努海。

世十 海努

努海大聖人也。爲至聖四十世祖。維時人心詭慝。暴殄天良。大千主怒。爰降洪水。盡將湮沒。預命努海造船。先登遵化信道。而從登者七十餘人。載舟漂泊。三月而洪水退。努海命子治水于四方。四方因有人焉。長子曰三穆。傳聖光者也。世守中土。卽今之天方。次子曰哈穆。治于西土。卽今之歐日巴。三子曰雅伏西。治于東土。卽今之亦泥。

一 三穆

二 額爾服

三 白爾查尼

卽扈德聖人也。領先世之約。擇配惟謹。娶買沙氏。生法立爾。

四 法立爾

五 沙肋

六 額十魯

世十 世十 世十 世十 世十



世十七 額爾無注

世十八 洒魯勿

洒魯勿始以金銀鑄錢。印以國號。禁私鑄。恐攪雜也。生那侯。

世十九 那侯

世二十 他而赫

他而赫配額底拏氏。生易卜喇欣。以上十傳。亦以代傳光。以約遞囑。無替。

世廿一 易卜臘欣

易卜臘欣大聖人也。為貴聖三十世祖。生而神智。七歲提斧斷佛首。衆詰之曰。汝殺佛耶。曰。盍問諸佛。曰。佛無能言。曰。無能則無奉。須奉能者。衆語塞。聖于物象中。忝窮無象之主。而興正教。以聖德神力。能克驕矜。不服教化之王。當易卜臘欣之年。天清地寧。萬彙咸若。魔鬼潛避。歲時豐稔。無欲不遂。無求弗得。而聖之散財宴賓。無虛日。問疾貸貧。恤孤養老。歛死喪。遠邇之人。無不沾其惠澤。沐

其恩膏。以其施于人者厚。故其蒙于主報者亦甚隆。牛羊駝畜較他人孳十倍。一日訴于主曰。主也。予何德而蒙主休福。命曰。易卜臘欣。汝知之乎。穆罕默德之光。自阿丹至爾。計其所生之世。幾半矣。愈傳愈明。天地以之清寧。萬物以之咸若也。汝亦知之乎。汝乃阿丹至貴之孫。爲穆罕默德至貴之祖。穆罕默德又汝至貴之孫也。教門至伊而全。自汝而始。汝之生。伊生之先徵也。汝之教。伊教之先徵也。伊行汝教。襲汝損。納改革。前古一切聖教。通歸一教。嗚呼。易卜臘欣。汝其善保斯光。踐我先約。以囑爾子孫。傳繼無替。易卜臘欣聞竟。稽首頓首曰。感謝吾主。敬承主命。允迪吾主之至意。爰求淑女爲配。有洒肋氏。慕其盛德。欲傳聖光。以巨富而致聘。歸之。年久不孕。乃娶合哲爾氏。極貧。一夕而孕。其光傳焉。肋洒怨。日夜悲啼。至廢寢食。主憫其愛聖之篤。許以多聖報之。遂亦孕。哈哲爾生。易司馬儀。卽傳光者也。洒肋生。易司哈格。真主默啓聖衷。將卒。集諸子囑曰。吁。易司馬儀。真主愛爾。俾爾子爾孫。爲聖爲王。王多而聖一。女其改寺曰。

保護斯光。子子孫孫期勿替。吁。易司哈格。真主愛爾福爾。俾爾子爾孫。為聖為王。聖多而王寡。爾其敬服主命。保護天良。子子孫孫期勿替。乃復命取聖錄寶匣。諭曰。此皇祖阿丹之所遺也。來降自天。中函歷代聖人之儀容。錄于錦袱。遂開函示易司馬儀曰。此爾後聖之儀容。內錄云。中坐一人。為穆罕默德。旁立四配。後擁諸賢。復開其函示易司哈格曰。此我暨汝暨汝子孫之儀。錄具于內。自汝之一體。將有四萬聖人。易司哈格喜。而不知四萬聖人未若一聖之貴也。異日聖誓約易司馬儀于色比爾山曰。此皇祖受命之所。此皇祖留囑我。暨爾暨爾子孫之書。爾其受命。欽哉。時慶雲見。甘露降。

世廿 二 易司馬儀

易司馬儀受約書。擇配謹嚴。不計貧困。只以貞靜賢淑為得人。得哈勒氏娶之。遂傳光。生改則爾。叮囑擇配傳光。授約書。

世廿 三 改則

改則生而勇毅，有奇能，八藝俱絕，倫超羣，勇也，力也，善射也，膂力也，獵也，騎也，廣嗣也，髮長于身也，常出獵，額戴聖光，丰麗奪目，諸神婦女慕之，作皇家女，顯嬪妃相，以邀其幸，改則意動，忽有覺，曰：謹守先約，敬護聖光，少頃聞四野悲泣之聲，曰：吾輩無福也。改則因遍求賢女，自計曰：非易司哈格之女，不足稱賢也。真主默爲啓牖，近族不可爲婚，乃俾改則任國主，教民以禮，自不能亂矣。改則乃遍求于無嫌之家，御多婦，其光不傳，日夜憂思，廢寢食，真主遣天神報之曰：既爲國主，何可不爲先世，以潔正傳光，汝亦當以潔正求之，立願遵祀，可得也。改則乃以百駝爲祀，得天降焚，且覺之曰：寢某樹下，所夢可配，改則夢中聞諭曰：聖光乃萬光之元，阿爾璧乃萬國之尊，阿爾璧有女阿作爾者，貞靜哉，賢淑哉，改則覺卽命於阿爾璧求之，得阿作爾爲昭漢王女，娶之，遂孕而光傳，時聖容紀寶匣，藏改則處，易司哈格之子孫欲取之，曰：聖紀宜藏多聖之家，改則曰：此命也。可自謂也。人集里三下了一。一。一。

人不容開。葉爾孤白聖人也。可親往賣之時。葉爾孤白在克納昂城。屬沙邑距此二千里。改則乃賚寶匣。自墨克向克納昂。臨行囑阿作爾曰。如產可名子海默里。此名負載。蓋取負匣載寶之意也。及近克納昂城。忽匣內有聲。聲不宏而合。城人皆聞之。葉而孤白早覺。諭合族出迎。曰改則載寶至矣。及會。葉而孤白率衆先致賀。曰君且喜。改則駭之曰何喜。曰爾生子矣。聖光出矣。改則曰何以知之。曰先祖易卜臘欣。聖集中不曾言之乎。聖光乃真主之友。爲施師之嫡派。凡傳光授孕。及顯光生子之日。必天氣晴明。日光朗耀。萬物爭妍。鳥獸歡唱。愈于他日。今已驗。是以知之也。改則大悅。交代寶匣而歸。視婦果產海默里。既長。改則遵先制。亦與誓約于色比爾山。忽一少年與之候安。問其來意。少年曰。大事也。美舉也。以手摩改則之耳。改則遂亡。海默怒曰。汝殺吾父耶。少年曰。爾細視。果殺矣乎。轉身而少年失。乃知其爲取命神也。海默孤。

世廿四  
海默里

卷二

九

海默里遵先誓。擇配詳慎。得色衣德氏。娶之。生那必惕。

世廿五 那必惕

世廿六 哈米色

世廿七 額度德

額度德善書。為天下後世書法之宗。時人皆以書法爭勝。獨額度德無與敵者。

生悟德

世廿八 悟德

世廿九 爾帝南

爾帝南始生。即具奇相。識者曰。此子殺之為宜。不則將有異人出其後。天人皆

入其範圍也。真主默為保護。不使人有纖毫侵犯。及長。俊偉神識。料事如見。博

通萬物之學。國人敬尊為王。配伍買納氏。生穆義篤。

世三十 穆義篤

穆義篤善兵法。嘗與朱乎得戰。無不勝。生納咱爾。聖光益著。父大悅。宰駝爲祀。大宴國人。曰。薄祀耳。聊以舒情耳。納咱爾卽舒情之意。

一三  
世十 納咱爾

納咱爾剛毅俊偉。才能絕世。效父用兵料敵如神。有神旗。稱寶物焉。自納咱爾立。朱乎得不復再犯矣。娶偶杯德氏。生穆最爾。

二三  
世十 穆最爾

穆最爾長顏如美玉。而有才。擇佳配。劾濟墨氏。容德之冠。第夫婦年及耄而無子。額戴聖光而不傳。或勸之置妾。曰。聖光不妾授。或勸之增娶。曰。吾老矣。且無德愈于劾濟墨者。此不傳。將安傳。國人謂其空戴聖光。將無望于傳矣。眞主乃顯聖化之奇。忽以旣耄而孕。因名其所生曰。雅師。雅師卽無望之義。

三三  
世十 雅師

雅師孕奇。生奇。才識奇。不因師授。學問又奇。國人重之。共舉爲王。常有聖讚之

音發自其背。娶穆赫氏。生穆帝爾。

四三 世十 穆帝二克

穆帝性情爲作。甚肖于父。娶古宰墨氏。生胡宰默。

五三 世十 胡宰默

胡宰默感奇夢。宜娶某王女。名柏爾者。當世之賢女也。求之。生克囊。

六三 世十 克囊

克囊能察民隱。斷事如見。人稱神明主。鄰治有疑獄不決者。皆就斷之。娶來哈

納氏。生納祖爾。

七三 世十 納祖爾

納祖爾爲阿丹三十七世之孫。而至聖十四世之祖也。世爲墨克王。賢名播于遠邇。德化溥乎民物。共上尊號曰。哲來氏。謂其爲天下尊也。其後凡稱古來氏。皆自納祖爾一派云。納祖爾夢背生一樹。蕃杖茂葉。直上接天。其葉光光相映。



天 方 至 聖 賢 錄

有無數之人。白面豐偉。攀枝而上。占之尊貴無比。將有大聖人產于其後。能改革教門。殄除佛像。羣臣有二氏人。謀欲殺之。真主佑之。俾其謀破。反坐。納祖爾。薨。子馬立克嗣位。

三十八世 馬立克

三十九世 法合爾

四十四世 亞立部

四十一世 羅乙

四十二世 克爾卜

四十三世 莫爾

四十四世 庫喇卜

以上凡七代。俱稱賢王。傳繼聖光。遵約無替。庫喇卜。生顧索。

四十五世 顧索

顧索生而穎悟。神識驚人。及其掌國。公惠廉愛。親賢遠奸。民稱賢主。生二卜。獨立墨孳伏。

六十四世卜獨立墨孳伏

伏號穆愛肋。興仁義。重道德。四方仰化。萬國來朝。納咱爾旗。易司馬儀弓。天房之鎖鑰。悉歸之。生五子七女。長子曰爾穆立。得受聖光。掌約書。伏薨。爾穆立嗣位。

七十四世爾穆立

爾穆立號曰哈申。謂其仁義道德。甲擅古今。而遠邇之人。莫不沾其福利也。故天人稱頌。萬國來朝。見其額戴聖光。明同日月。知其爲大聖人。將出自王公大人。及富庶之家。皆自選其美女。教以禮貌。飾以珠寶。衣以錦繡。車載來獻。以冀其幸。而傳其光。俱不納。魯密爲天下宗國。王遣使奉書。約以己女爲婚。亦不允。因其爲天主教也。第謝曰。有天命之重。必俟天命。然後行。乃登色比爾山。大祀。

告 祝天神傳命。宜妻賽婁妹氏。訪之貧家女也。閑雅貞淑。娶之。生爾卜篤穆。託吏部。聖光傳焉。爾卜篤既長。受室。蔭子哈申。病召古來氏。人畢至榻前。囑曰。吁。爾衆皆吾古來氏。一本宗枝。皆易卜臘欣。易司馬儀。嫡派子孫也。真主篤愛爾衆。俾居福土。吾承先王福蔭。受主洪恩。爲爾衆首。吾今病篤。勢不能起。將先王所遺國寶。如納咱爾旗。易司馬儀弓。克爾白之鎖鑰。授與爾卜篤穆。託吏部。俾承國位。爾輩尊之。毋畔予命。衆皆俯伏叩首。哀泣至切。曰。惟王命是從。惟新主是順。吾王自安。無先慮哈申。薨。爾卜篤穆。託吏部嗣位。

八四  
世十 爾卜篤穆託吏部

爾卜篤號節白。謂其生而沉靜。幼而莊謹。自少而壯。絕無嬉戲貌。儼然一尊宿老人。卽節白之意也。額戴聖光明如皎日。每出行。觀者塞道。一日睡起。身披霞衣。不知所自來。占之。宜早受室也。父哈申爲之聘古白肋氏。歸而生哈立思。古白肋卒。繼德馨氏。旣嗣王位。各國表賀。貢方物。天下平寧。風雨時若。惟啟思王。

一國不服。發兵擊之。擒啟思王。殺於色比爾山。子哈立思。夢人呼爾卜篤。下潔井。稟于父。不知何意。又一日。夢人云。下滲。滲泉也。不知何處。乃禱主示明。是夕。又夢人云。血糞之間。鴉啄之處。有蟻穴。其處也。亦不白何處。一日。爾卜篤遊禁寺。忽見一牛。宰已半。而躍入。仆倒。屠人趕入。宰之割肉去。遺下血糞。鴉來啄。其間見蟻。亟召合立思。鋤之。得枯井。曰。此所夢也。遂欲下之。子曰。不可。鳴之與衆。衆曰。不可。恐有不虞。爾卜篤曰。天命也。吾求主庇。愿生十子。以一子祀。謝安。遂引繩而下。至底。忽見光芒閃灼。諦視之。爲寶劍數口。取起。衆見之。羣相賀曰。瑞徵也。當留國。抑分鎮于四方。爾卜篤曰。不可。此天房寶器。公物也。曷存貯常庫。忽見泉中水湧。甘冽異常。時稱仙水。卽滲泉也。至今猶存。凡朝覲人。必盥飲其上。下爾篤娶五后。生七子。不得傳光。憂戚見于形色。一夜見奇夢。周身戰慄。問於卜人。曰。吾夢脊背出白索一條。多環結。而有四端。一繫於天。一垂於地。一引於東。一引於西。有綠樹婆娑。凡世間所有之果品。皆具。二尊宿老人立其

旁詢其名氏。一曰。吾努海也。一曰。吾易卜臘欣也。呼予前。告子曰。此樹乃爾祖父之傳代也。約期至矣。一切佛像將泯矣。卜者聞竟。大駭曰。有此夢耶。必有異人自汝脊背出。天地神人皆入其掌握中矣。索者多輔之謂也。環結乃其事之大品之高也。努海乃誅罰逆者之相。易卜臘欣乃福利順者之相。易卜臘欣之教。從此光大矣。爾卜篤聞之色還而喜。又越數年。光猶不傳。憂曰。吾老矣。白髮婆娑。倦於政事。厭棄應酬。而聖光不傳。尙何待乎。一日。夢神人告之曰。知有法土默氏乎。盍求配。因求法土默氏。乃爾木立之女。配焉。生二子。爾卜他吏部與韓則也。光亦未傳。一日。遊獵渴飲。滲泉歸。而法土默忽孕。聖光乃傳。及生。額有紅文。曰。爾卜寶喇希。聖光寓焉。遂以名。此爾卜篤最小子也。篤遂告於主。曰。主也。嚮也有愿。若生十子。必以一祀。請命以何。命曰。爾之得小子。復告曰。眞主能知此吾所最愛子也。且額戴聖光。命曰。以駝與子。爾之復得子。請以十駝。爾之仍得子。增至五十駝。爾得。仍駝子。復增至百駝。爾之乃得駝。遂之百駝。祀贖。

其子。

卷 二

九十四 爾卜寶喇希

爾卜寶生之夕。沙牧國距墨克數千里。卽相傳曰。聖父生矣。其故昔聖則克利。涯與葉海涯陣亡。預有遺囑。其白狐裘爲血染。可存沙牧國庫。但視其血色。忽鮮而滴。則是末世聖人穆罕默德之父生。以此驗之也。二氏學人聞此。驚曰。吾人不得久存矣。遂糾集多凶。來墨克殺之。眞主默爲佑庇。使其人以事中途而返。凡有人來往於墨克。必咨訪爾卜寶之動靜。咸曰。豐美異常。面光如日。皆愕然曰。非此人之光也。乃穆罕默德之光也。爾卜寶既長。顏如美玉。聲若洪鐘。舉止動靜。大肖乃父。墨克紳士富庶之家。聞其將爲聖父。思爲聖眷。各以女子最美者。艷粧以獻。望其取幸。眞主遣天神阻之。不至亂。常告父曰。兒每向補宅。哈色比。爾山行次。背後若有白光閃灼。倏分兩半。半向東。半向西。倏復合而爲圓。又頭上常有白雲飛復。倏直上入天。倏旋歸入背。嘗坐地。聞有人向前道安。而

不見其形。又嘗坐枯樹下。樹卽發榮。陰影蔽我。我去復枯。父曰。隱之。隱之。此徵喜信與爾也。將有大人出自爾背。爲天人之首領。古今之法王也。設使二氏人聞之。必謀殺汝也。嘗過佛堂。躡蹠漚嗟。二活佛也。見之。輒驚泣拜下曰。吾輩無用矣。汝戴聖光。將滅盡天下佛也。一日郊獵。遇沙牧二氏之凶徒。七十餘人。各仗毒劍。迎向爾卜竇。諦視之曰。必此人也。羣上欲殺。忽復倒退。自相殺絕。聞空中有鸞鈴聲。仰視之。漫空驍騎勇將。蓋神兵也。時有武臣渥合卜。從獵見之。驚曰。世子果非凡人也。願以女獻之。渥合卜有女。名額美。姍貞靜賢淑。爲通國女德之冠。多人求聘不允。嘗謂非真才實學。品德兼優者不字。及見爾卜竇。遂以獻之。通國婦女失望。以不得妻爾卜竇爲怨。先賢爾巴師曰。墨克境內。女子以不得適爾卜竇。遂誓不字人者。二百餘。時爾卜竇二十五歲。額美姍亦二十五歲。越五載。甫光傳而聖懷。其孕產之間。疊見奇踪異跡。瑞應祥兆。俱見于後。

世五  
十 至聖穆罕德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三

四統源流圖說 世統 國統 道統 化統

世統源流圖

初祖 ○阿丹

○改囊

○額赫努

○努海

○白而查尼

○額氏魯

○那侯

少祖 ○易卜臘欣

○海默里

○施師

○慕合肋

○墨土氏

○三穆

○法立爾

○額爾無注

○他而赫

○易司馬儀

○那必惕

○安渥氏

○雅爾帝

○克默里

○額爾福

○沙肋赫

○灑魯勿

○改則

○哈米色

○額度德

○悟德

○爾帝南

○穆義篤

○納咱爾

○穆最爾

○雅師

○穆帝

○胡宰默

○克囊

○納祖爾即古來氏

○馬立克

○法合爾

○亞立部

○羅乙

○克爾卜

○慕爾

○庫喇卜

○顧索

○爾卜獨立墨拏伏

○爾穆立即哈

○爾卜篤穆託吏部

○爾卜寶喇希

○穆罕默德終五十世之傳光。衍億萬禩之道脉。傳道不傳宗。惟賢者繼之不

復須子嗣光揚矣。

世統起于阿丹。歷易卜臘欣古來氏。哈申。至穆罕默德爲五十世。五十世之

本支嫡派自阿丹丹爾卜寶喇希。皆額戴寶光以徵聖派淵源之自至聖出

世而光止。蓋聖卽光也。其五十世各有小傳見後。阿丹爲至聖始祖。爲天下萬世人之始祖也。易卜臘欣爲少祖。三十世祖也。古來氏爲大宗。十四世祖也。哈申爲小宗。曾祖也。自阿丹降世。六千一百三十年而穆罕默德生。五十世之子孫。蕃衍盈滿天下。無非阿丹之子孫。卽無非至聖之宗族。至聖爲阿丹五十世孫。而與聖同時者。有阿丹六十七世孫。有八十九世孫。至于二百餘世之孫。何者。上古之人。壽多千歲。生齒早遲。故尊卑異代。而相遠如爾撒。早生六百年。猶至聖之孫輩也。聖以至德至貴。而不傳子嗣者。正以其至德至貴。不須子嗣也。子以強于父者爲美。無有強于至聖者矣。不如則不須也。至聖世界之果也。果之上無果也。究之天地人神。皆自其本然而化生。萬世賢學。皆從其教道。而傳繼孰非其子若孫乎。其爲子若孫者。又豈第振繩繩已乎。

國統源流圖

○開闢紀 始阿丹終努海凡十世

○開陽紀 始開郁默終沙息凡二十帝

○世康紀 始開古終西刊德凡十四帝

○韓丹紀 始阿氏克終額爾忒凡十七帝

○灑茫紀 始額爾德施終努氏王凡十九帝

○阿爾壁紀 穆罕默德接努氏之統傳賢不傳貴至于永世無復有稱帝稱王者國統起于阿丹受真主明命建國立紀傳施師至于努海凡十代皆聖王兼統垂二千二百五十七年爲開闢紀努海長子三穆號開郁默始受命稱皇帝居諸王之上國號開陽傳十二帝至沙息二千四百四十六年三穆八世孫訥則帝之後開古氏掌天下國號世康傳十四帝至西刊德王七百五十一年爲魯密所并混十四年世康之十二帝達喇之子號額氏克誅僞君有國建號韓丹傳十七帝至額爾德王三百六十年達喇之祖白罕之後

二十世孫名額爾德施襲韓丹以有天下。國號灑茫。傳十九世。至努氏而王。三百八十年國終歸統于至聖穆罕默德。至聖受國統不稱王不稱帝。不建國號。第曰阿爾璧紀。即天方也。而諸國帝王皆臣服之。聖人去世則賢者繼之。至于永世不稱王不稱帝。第曰襲聖位。而其他國稱帝稱王莫不以賢位為尊。莫不以穆罕默德為師表云。

道統源流圖

○阿丹

○施師

○努海

○易卜臘欣易司馬儀  
易司哈格

○葉而孤白

○母撒

○達五德

○爾撒

○穆罕默德。承衆聖之道統。而為大成。至于永世無復有稱聖者。

道統始于阿丹。阿丹受真主明命。傳與施師。師傳與努海。海傳與易卜臘欣。欣傳與子易司馬儀。易司哈格。格傳與葉而孤白。白傳與母撒。撒傳與達五。

德。德傳與爾撒。爾撒去世。不得其傳。于是紀綱墜落。異端蜂起。去爾撒六百年。而後穆罕默德生。奉命驅除邪說。彰明正教。為萬世開太平矣。刪經定制。總前聖之精微。而為大成焉。大道于是乎明備。衆聖之在前古。猶長夜之月至聖。出則中天之日也。衆聖之道。自阿丹至爾撒。猶根而芽。而幹而枝。而葉而花。至聖之道。則果也。天地之明。莫明于日。樹木之備。莫備于果。教道之全。莫全于至聖。故道統歸終于穆罕默德。穆罕默德至聖也。至聖之後。無聖矣。雖有賢知。莫不以至聖之知範。為遵守焉。

化統源流圖

- 大命
- 賢知性
- 冷熱濕燥性
- 四象
- 繼性
- 庸常性
- 溟濟氣即元
- 風火水土
- 聖性
- 生活長養性
- 陰陽
- 金石

○草木

○鳥獸

○人愚

○知

○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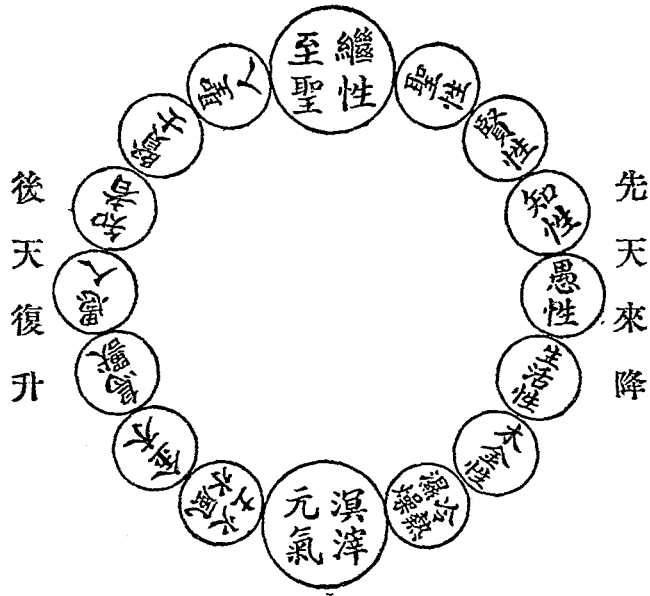
○聖

○至聖

繼真主之命。而開造化之始。立人道之極。而成品物之終。至聖之後。無復有聖。至聖之上。無復有品。至聖出而造化之鍾意完焉。

圖 環 循 化 造

卷 三



八



化統始於先天，起于大命，大命者，真理之流行也。自大命而有繼性，繼性者，至聖之本然也。由繼性而有一切聖性，由聖性而有一切賢學，知愚性，由人性而有一切生活，長養之物性，由物性而有一切冷熱濕燥之稟性，本其先天一切性理之餘，曰溟渣，則謂元氣也。元氣判而爲陰陽，陰陽剖而爲四象，四象化而爲風火水土四行之質，造化流行，至土而止，土造化中，至下而至濁者也。物極則反，流盡則轉，化止而流行不息，故土氣上行，與水火風合，而生金石草木鳥獸萬物之形，萬物既備，而人生焉。人生而愚少，而知壯而學而賢，賢而至于聖，聖而至于至聖，則復乎其本然之繼性，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也。此之謂大化流行循環之統序，此之謂人道遵循升降之始終，生民以來，能至其位者，惟穆罕默德一人而已，穆罕默德其包貫造化之始終者也。故萬化咸以穆罕默德爲依歸。

四統源流總說

嗚乎，聖人之事大矣哉！時人譏聖無子爲絕後，誠絕也，豈特以無子爲絕哉？所絕者多也，在家不傳宗，家絕矣；愛國不傳統，國絕矣；爲道不傳聖，道絕矣；代天闡化，俾天音斷，神明不再降，使趨真向道之士，限於其位，不容逞勇超前，是天絕，人亦絕矣。其所絕者，豈不多哉？不僅以乏嗣爲絕也，觀乎四統家也，國也，聖人之道也，天地之造化也，皆以聖絕，不幾聖人以絕生乎？然而非絕也，萬物至聖而止也，止者至也，至則止矣。聖人爲萬物之規界也，規界卽範圍，曲成之義也，無物能出其範圍，無物不由其曲成，是以萬物至聖而止也。五十世之傳光，至聖而止，非絕也。聖卽光也，光無影，故無子，子父之影也。七十二帝之傳統，至聖而止，非絕也。聖卽統也，所以統七十二帝之統也。若復傳統，則爲所統矣。十二萬四千聖人之傳道，至聖而止，非絕也。聖卽道也，卽萬聖之所傳揚者也。道顯不復更問道矣。若復有聖，是爲他人之前行矣。何稱至聖，何稱集大成哉？大化流行，至聖而止，非絕也。聖卽化也，卽化之全體也。萬化各顯其偏，至聖獨顯其全，故能繼承真宰而成。

大化復道萬化而歸真宰。自天之人。自人之天。爲成化化化之機軸也。不由聖人之化。而別尋超進者。則是異端迷途。非正道也。絕者止也。止者至也。至則止矣。四統皆止于聖家也。國也。聖人之道也。天地之造化也。皆在聖人之規界範圍焉。曲成焉。一聖人之統制矣。聖人之事。詎不大哉。時人譏之。知其小。不知其大也。知其絕。不知其不絕也。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三終

卷  
三

三

天方至聖寶錄卷之四

孕產奇徵

初娠

神靈告孕

聖母額美納甫懷聖。天地神祇飛走生靈皆互相告語曰。至聖穆罕默德授孕矣。天下從此安寧。世界從此光明矣。一切水族皆昂首向空作感謝狀曰。時至矣。天下有燈矣。凡阿爾壁之一切戶族。莫不先覺聖母之懷聖。

帝座垂光

是日各國帝王寶座。皆作一道毫光。垂地拱向墨克。若臣子之拱向帝闕者。

聖父升遐

聖祖知聖孕已懷。諭聖父曰。汝知萬年棗之益乎。對曰未也。曰默底納有棗。可鮮可乾。可果可饌。啖一枚數日不飢。能療一切疾痛。乾者大如鷄子。名萬年棗。

他國所無。今汝聖子方娠。盍往取之。以預母子之需。貨之亦甚得利也。聖父應命而往。殂于途。故聖爲遺腹子。

聖母夢頌

聖母既娠。人嘗問之曰。汝孕乎。曰。不知也。蓋受孕數月。其腹不起。若未孕然。至臨產之月。腹雖起。亦不覺累重如飽食。然嘗夢中人問之曰。爾孕矣。答曰。未也。其人爲之頌曰。天地之珍。在爾懷。萬物之寶。在爾腹。人神領袖。聖帝元尊。愛之者。天愛之。惡之者。天惡之。吾其圖維於發育。爾其告庇於眞主。聖母默識之。告於聖祖。祖曰。隱隱。

預覺尊名

聖母嘗於醒中夢中。聞人呼穆罕默德。一日夢見各國帝王來朝。穆罕默德不知爲誰。班中一人指曰。爾懷穆罕默德也。一日坐室。忽聞空中有聲曰。汝子當名穆罕默德。其墨克遠近童謠曰。一人之生。萬人之慶。魔鬼潛跡。天下太平。聖

祖曰：人皆問我爾孫穆德生乎。吾卽以此名此子。正所謂順天應人也。臨產。

仙樂鳴空

聖母初覺腹動。聞虛空有妙音。清新嘹亮。不鳳鸞而和鳴。婉轉。非簫管而節奏。清高。蓋聖母平生僅此一胎耳。臨時不免憂恐。聞此則自覺心曠神怡矣。靈禽摩腹。

時有白鳥飛入。以翅摩其腹。不覺纖毫產痛。

天漿止渴

時聖母覺渴。室中絕無一人。忽案有銀盞盛白湯乳。飲之渴止。甘香異常。

雲光罩體

聖母獨坐。自覺欲產。時無人至。又畏人見。忽一道白光。自腹中出。罩定全身。使人不見其產。

仙女臨宮

忽見若許少壯婦女。環立於傍。若拱拜狀。不知所自來。自覺身重。汗流如冰。麝

香。背倚諸婦產焉。

神童繞室

將產之際。七千天神顯童子相。各執金瓶。口頌聖德。環繞室外。以防衛之。恐有邪魔窺視。不容入也。

萬國呈形

當產之時。聖母忽見宮室皆捲。上下四方。渾然光明。而光中現出萬國帝王宮闕。環向之。若星宿之拱月者。

八方樹幟

時見高陵大國。皆插光明旗幟。盈滿八方。綠錦爲身。赤寶爲竿。上書清真之言。又無數禽鳥。綠喙赤足。飛翔上下。



聖誕

叩首指天

聖初生右手掩目。左手遮羞。落地卽作叩頭狀。有聲曰問。默提問。默提。如云我之敎生也。我之敎生也。擡首以手指天無語言。○此聖人初生之感應也。右手掩目。不見母也。左手掩羞。不使母見也。叩首顯爲奴之禮。指天示有主之義也。當此之世。天下惟知拜佛。不知有主。故以此示之。

金瓶浴體

時有天神三衆。一執金瓶。貯天露。爲之洗浴。一爲撫抹七次。凡七易瓶。一執光明巾。拭之。

綠錦衣身

浴畢。有神鳥展翅覆之良久。又數神以美香拭體。以綠錦衣之。

執印取籙

時有無數天神下降。內三神各執一盤。一執金盤。滿貯珠寶。一執綠寶盤。赤錦幅。托置聖印。一執紅寶盤。綠錦幅。托無數鑰匙。俱置聖前。聖右手取印。左手取鑰。弗顧珠寶。羣神一齊俯伏。賀曰。若子生。天地皆歸其執掌矣。萬聖皆入其旗下矣。

遊天識聖

羣神賀畢。忽白雲一片飛入。將聖裹去。遊歷諸天。每至一聖位。互相取認。直升至九霄之上。領取萬有之機微。一真之妙義。暨無所不有之學。皆貫於心胸焉。此聖人第一次。米而喇直也。

天神開乳

聖母不見聖者一日。第二日忽天神抱聖至。口口相對。若鳥哺雛狀。聖以手樓其頸。如飲不厭者然。

聖祖叩庭

初聖祖見聖母將產。遂潔已沐浴。往禱於克而白。見克而白忽顯人形。似叩頭狀。作聲曰。今後吾得洗佛像之污矣。○按墨克風俗。凡人家生產。恐其艱難。則其夫籲於克而白。叩其門環。以禱安焉。此聖祖叩庭之意也。

活佛驚泣

時克而白有活佛。名虎白力。忽倒身座下。頭搖身慄。言曰。吾不能爲用矣。見聖祖至。且哀且泣。曰。世界皆歸爾孫執掌矣。慈雲降。枯樹生榮矣。聖祖見之。大駭曰。若子之生。有如是奇異耶。

諸山告靈

聖祖禱畢。復次補宅哈山。經索法山。山忽起。離地數尺。墨爾襪山。搖動空中。有聲云。叮節白。何憂何慮。天地之富貴。歸爾矣。

白鳥覆室

聖祖由叩庭。朝山歸來已晚。見大白鳥展翅覆室。白雲封戶。不得入。旋見墨克

諸山光明。照耀如白日。門坐達旦。入見聖母。安然獨坐。蓋自產至此已三日。並無一人至。亦無一人知。聖母亦惟恍惚。不知已逾三日也。聖祖問曰。生乎。對曰。生矣。述其所見之異。聖祖愕然。亦道其於克而白。諸山所見。聖母曰。若子如此。吾曷能養之。

天神朝參

聖祖入室時。並未見子。與聖母言畢。忽見聖端坐榻上。以食指納口中。若啖乳狀。將欲抱之。忽聞空中有聲曰。止。候天神朝參。時九天七地神祇。俱集一室。參謁聖貌。神不覺室小。而各自立位。猶覺其寬容。室亦不覺神衆。俱聚集包容。而猶覺有餘地也。

天然完潔

聖初生眉橫一字。面如滿月。廣額大耳。隆準俊目。髮鬢清疎。體如常沐香膏。臍自斷損。若割。聖祖曰。必非凡人也。惟主修之潔之。

獻庭籲庇

聖祖見聖品貌徵奇。偕聖母抱聖。獻於克爾白臺前。祝曰。主也。主也。主也。感真主大恩。予予貴子。法體清淨。生相完潔。俾予奴婢。中心歡悅。主也。主也。俾若子安逸。若厥禁庭。俾若子尊顯。若厥天日。彼多亂民。仇之妬之。惟吾真主。保之佑之。

宴賀驚名

聖祖見聖奇徵異貌。欲以語人。其口忽吃。不能爲言。七日方解。合城官民來賀。聖祖宰駝大宴賓客。問其名曰。穆罕默德。咸駭異之曰。從古無此名也。有二氏學人驚曰。此末世聖人方可名也。然心中已默識。其爲末世聖人矣。觀其動靜。並生年日月。與古經所言。無不符合。但口弗言。而心不順也。

觀星識聖

時有沙牧王臣。夜觀乾象。見異星占之。末世聖人應出也。○納查世王見異星。知聖之生。遣使來賀獻寶物。○時有朱乎得見異星。忽大呼曰。末世聖人之星。

升矣。此人生吾人無寧晷矣。默底納有廉士哈之曰。果是聖人。安逸無事矣。何復無寧晷。○墨克有朱乎得見異星。特來聖祖前曰。君有喜請曰我。聖祖曰。生孫矣。曰請問何名。曰名穆罕默德。朱乎得驚曰。三證俱定。復何疑哉。蓋謂古經載言。末世聖人有三證。一星現。二名穆罕默德。三生於貴胄之家也。

灑渥海竭

灑渥乃中海之一巨浸。海出衆流。若正道之有旁途也。流竭是衆流歸海之意。示衆道之歸於一道也。舉灑渥流之大者。槩衆流矣。

夷火息

四裔多拜火者。凡拜必先舉火。聖誕之日。凡舉火俱不熾。或有熾者。旋熾旋息。皆驚訝之。不知其爲聖光厭之矣。

啟思王宮闕震

啟思王無道之君也。當聖人受命之世。諸國帝王無不臣服。或奉教或納款。惟

啟。思。王。不。服。必。致。天。誅。宮。闕。俱。震。先。徵。也。墻。崩。殿。塌。凡。十。四。處。

### 二氏同夢

時二氏之學人多夢壯駝肥馬無數由底直河散牧於各方直達法而西諸國晨起互相問占皆同甚異之占者曰將有大人出於我地其教化播於四方但大不利於朱乎得特爾撒也

先是海北涉王納查氏有族人厄卜爾恃王族爭強好勝聞知墨克有天房號曰克而白香棟金簷玉堦錦砌爲天下之勝境遠邇人朝之乃自造一室糾工構奇亦以香木玉石壘砌金寶鑲嵌誇耀天房意欲遠邇人朝之墨克人來此商賈不肯朝拜且踐之厄卜爾畜恨適遇古來氏人趕市來此火焚其室厄卜爾大怒誓曰必毀天房以雪吾恨請兵於於納查氏不許乃自募得象兵三百復請助於墨合謨第亦不許固求乃助象兵一百畏其爲王族也厄卜爾以四百象兵攻墨克毀天房於路肆行搶擄至墨克先掠其聖祖駝二百頭聖祖怒

直入其營。厄卜爾知聖祖爲墨克王。卽俯伏迎接延之上坐。道其來意。並問聖祖來意。聖祖曰。索吾駝。厄卜爾異之曰。君且不言救天房何也。聖祖曰。天房有主。自能衛之。奚待吾救。厄卜爾曰。君行仁政。吾不敢犯。惟毀天房以雪吾恨耳。君其勿阻。聖祖曰。任爲之。厄卜爾因盡還其駝。聖祖歸登諧臘山。祝曰。主也。厄卜爾不自諒。而欲毀主室。惟主能抑其強。止其惡。如其逞兇而肆欲。主其乘機而殄滅。俄見許多水鳥飛空。各抱三石。足口一兩向敵營拋之。三日不見象兵動靜。差人覘之。人象俱死。每象身一小孔。內如蛇粟。橐囊軍卒亦然。滿地小石子如菴豆。聖祖親往視之曰。此天兵傷之也。揀厄卜爾尸。不得訪之。乃知厄卜爾獨脫歸國。告於納查氏。告畢。忽一小鳥啣一石子飛至。將厄卜爾亦打死。惟墨合謨第象兵一百歸國。

以象紀年

聖人生於傷象兵之日。阿而璧遂以象紀年。曰飛歷元年。飛歷此言象也。而學



者只知其生於傷象兵之年。未考也。誌者曰。象兵傷於聖誕之時。豈聖人特爲傷象而生耶。

是歲象兵有二次。一卽厄卜爾向墨克者。一納查氏。王親統往耶滿者。納查氏。王差官阿密爾往耶滿。公幹久不歸。復差官往督之。並問其罪。遂被殺。王怒誓曰。必傾阿密爾之血。足踏耶滿之城。因盡發象兵往攻耶滿。耶滿王聞之。懼曰。耶滿小國。何當大兵。此阿密爾遺禍也。可拏阿密爾禦之。阿密爾能畧善說。說王曰。遠人投伏於上國。上國不能衛將。畏大兵乎。眞主不罪無罪之人。納查氏其如王何。王請行仁義庇臣。臣請爲王保國。王曰。計將安出。阿密爾對曰。臣自計之。乃刺己身之血貯玻璃餅。啟城頭之土貯布袋。遣二謀士逆納查氏。於途曰。王之臣自相殺於耶滿。耶滿無罪也。王如有誓。必傾其血。其血已賚至此。請王傾之。如有誓。必踏其城。城土亦賚至此。請王踏之。則兩誓俱酬。無煩勞兵動衆。並傷無罪之耶滿矣。王喜其計之美。言之婉。遂還。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五

年譜

起降生初年至八年事實

飛歷元年初春月。勒比而與溼立十二日。都閃夕月○時為故氏臘厄擊氏王廿二年二月○

東土梁中大同丙寅年十一月十三日冬至夜中

至聖穆罕默德生於墨克國。古來氏哈申之第。其初生祥兆。與臨產瑞應。及古來

氏。哈申。戶。族。名。義。俱。悉。見。前。卷。

乳於哈婭默

聖初生。乳於嬖比葉。葉乃聖叔韓澤之乳婦也。乳數日。聖不悅。得哈婭默乳焉。

○哈婭默比泥塞爾渡人。則威卜之女也。夫名哈立思。天方之俗。凡乳婦且不

乳已子。先求名門大族富厚之子乳之。以大其名利。故遠鄉乳婦多就乳於城。

小邑乳婦。多就乳於都城。時年大歉。鄉民逃竄。哈婭默方娠。與夫謀赴城就乳。

且就食。因偕衆婦向墨克。中途忽產而無乳。夫婦難之。且所乘駝驢瘦蹇。落衆

婦之後。夫婦思返。是夜哈婁默夢神人持金甌盛白乳飲之。以手摩其胸曰。天  
界汝多乳者。及覺左乳忽漲如琉璃囊。復向墨克訪知城中大戶。爲爾卜篤穆  
託吏部。即聖祖諱其最富之家爲馬赫祖木氏。遂詣祖木氏之子。已爲他婦抱矣。  
哈婁默夫婦快然悔其遲。乃就爾卜篤穆託吏部詢其子爲孤兒不悅。爾卜篤  
勉之曰。諸婦皆因其孤而不受。汝其受之。將有後福。哈婁默夫婦沉吟。爾卜篤  
問其鄉里名氏。對曰。塞爾渡人哈婁默也。爾卜篤喜曰。塞爾渡吉慶也。哈婁默  
擔當也。吉慶而擔當。可致永遠福貴矣。夫婦不得已而受之。及見聖面如皎日。  
方抱於懷。乳遂湧漲如流。夫婦奇之。歸寓。並已子亦得飽飲。駝乳亦溢。夫婦俱  
得飽飡。由是人口俱壯。夫婦大奇之。意此子必有大貴。住墨克七日。懷聖歸塞  
爾渡。

百鳥來朝諸神呵護

聖初生。聖母額美媿。聞虛空有聲。若云穆罕默德。古今聖人之領袖也。惟爲乳

之美乎其乳也。於是百鳥來朝。諸神競至。觀光引吉。皆欲乳之。竭奶流乳。

時年大歉。初哈婁默飢饉身羸。生子乏乳。方抱聖於懷。兩乳並漲欲流。蹇驢忽壯。

初哈婁默赴墨克時。駝驢瘦蹇。行步顛仆。爲同人笑。及抱聖歸。駝驢健壯。行走如飛。人皆疑其更易。不知卽其先所乘者。蓋得聖人之福慶云。

殿行得貴

初哈婁默來墨克。駝驢羸蹇。艱行落後。夫唵哨督之曰。速行。衆婦先走矣。恐衆先至得子。而我不得。忽見山頭有人。白衣長身。大呼曰。且行且緩。落後爲佳。迄至墨克。衆婦俱得子。惟此婦不得。各家乳子俱得。惟此子無婦。哈婁默因得乳聖。

夢棗稱王

哈婁默初至墨克。倦怠晝寢。夢頭頂生樹。綠葉番陰。枝垂四圍。中有棗樹各種。鮮棗。塞爾渡邑民。環立其下。咸躬身拜賀。曰。哈婁默吾王也。忽捧棗啖之。味甘如蜜。香美異常。覺來味猶在口。異香滿室。

同年皆男返老還少

生至聖之年。凡同年所生皆男子。凡老者皆還童。白髮轉黑。古今未有之奇瑞也。

聖乳獨右

哈婁默乳至聖。只吮其右。不吮其左。同乳者只吮其左。不吮其右。易卜尼而巴師曰。此聖人公道之徵也。知有同乳。留以待之。自食其右也。同乳知有聖人乳其右。不敢亂之也。

同乳不先

哈婁默之子。生初不啖乳。至墨克撫之不動。乳之亦不吮。母意其死矣。視之子

忽張目而笑。若有待也。其後凡飲乳。必俟聖乳既飽之後。乃飲乳。

白光護體綠衣守榻

聖行止坐臥。皆有白光護之。○嘗夜靜。頂現白光。照耀如日。有綠衣人立床頭。手摩其額。若語若讚。

人天瑞應

聖所到處。牛羊百獸見之。卽奔趨上前。舞蹈良久乃去。○時各方飢饉無食。若聖到處。則果穀豐碩。草木蕃茂。塞爾渡人。嘗曰。自古來。氏子來。天時正。人民安。年歲豐稔。信乎彼兩域。乃其永居極樂之國也。兩域墨克  
底納也

乳母休徵

墨克飢民載道。哀聲震野。人皆憔悴。僵僵獨哈婁默。豐容悅色。所到得食。人皆異之。○時人家牛羊無食。羸瘦不堪。獨哈婁默之牛羊肥健多乳。人皆謂其收放得地。驅牛羊於其地牧之。○哈婁默自乳聖後。田土大收。數倍往歲。牛羊蕃

息。十倍先年。通邑人求益於哈哩默。哈哩默皆有以益之。  
絕戲

乳兄嘗攜出戲。聖特自處。不與羣兒戲。或勉其戲。聖佛然曰。吾豈爲戲而生乎。  
衆不敢強。

學牧

衆兒出牧。聖必偕之。乳母戒之曰伊也。牧爾何爲。聖曰吾學牧也。已有牧民之  
意。

頌名

聖爲乳嬰。卽不哭不躁。不以左手取物。凡言動飲食。必頌特思米葉。

知生

乳母常畏聖被風。貼膏藥於額門。聖揭去曰。吾自有主防之。

生不垢污不露下體



聖自爲乳嬰。遺溺有時無濺。不露下體。露則疾叫。掩則已。蓋周日而遺。以時而溺也。

過處留香

聖所過處香凝數日。乳嬰時人希其數至。聖夢寐中常高頌清真言。乳母驚起視之。仍熟睡。

靈鳥潛身

每晨起着衣。卽有二白鳥飛來。潛伏衣內。

白雲蓋頂

行處有白雲一片。浮蓋頂上。每聖失所。觀白雲可知其處。

二歲止乳歸之母。母見其品度規模。喜其得養。復養之於乳母。

三歲天神剖腹

一日聖偕羣兒出牧。忽羣兒驚奔逃回曰。古來氏兄弟被人殺矣。哈哩默夫婦

急出視之。見聖郊立。仰視天上。遂抱歸。問其故。聖曰。適有二白衣人。自天而降。捧金盆貯雪水。將我放倒。剖開吾腹。取臟腑滌之。出黑血數塊。不知何故。但覺吾之心身寬快異常。二人方上天。母來矣。

卜士驚奇

哈婭默見聖奇徵異蹟。疑其爲邪神所憑。恐生異疾。請治於醫。醫曰。是非醫藥所能治也。盍試之。占士士聞竟。突然跳起直立。熟視良久。急將聖抱定。厲聲呼曰。路上行人。左右鄰舍。通邑士民。爾人聽者。此人生矣。速來殺之。並殺我以抵罪。此子長成。必俾爾人。智者愚。強者弱。一切教門皆喪於其手。泯滅佛像。奉事眞主。其爲阿爾璧之大患也。哈婭默夫婦聞之大驚失色。急奪抱回。謀送之歸。乳母懼送歸時。聖四歲。

時祝乎。得特爾撒二氏之人。知聖人出必壞其教。皆欲害之。哈婭默夫婦懼。送聖歸墨克。還於母阿美嫻。

是歲額補白克爾生

白克爾乃聖人八世祖穆勒之裔孫。聖人共八世祖之族弟也。後爲四配之首。聖人升遐。首襲聖位者額補白克爾是也。事大位尊。故書之。

四歲自塞爾渡歸墨克甫。至關忽失所在。鄉愿告讖。活佛投誠。聖祖覓之。得聖於忒哈墨川。以降駝千頭。赤金百鎰。給貧。酬愿厚賚。哈婁默歸。

先是塞爾渡人共欲殺聖。哈婁默夫婦恐。私計曰。古來氏子雖是大貴。但人莫能容。業已止乳。且自能衣食。莫若送還墨克。完爾我干係。夫哈立思貪其富利。不舍哈婁默。曰。衆人猖獗。爾能禦乎。由是哈婁默送聖自塞爾渡還墨克。纔至關下。人民輻輳之際。忽白雲一片。落於哈婁默懷中。聖忽不見。哈婁默驚慌。遍尋不得。放聲大哭曰。貴子吾撫之三載。今忽不見。何以返於其親。哀聲動人。計無所出。有鄉愿老人曰。盍告之活佛。佛知過去未來。必得汝所失。哈婁默嗔之。曰。佛何能於此子。老人曰。此子何人。曰。郡主之孫。穆罕默德也。老人曰。吾將爲

汝告之。乃詣活佛。墨克第一大力繞座七匝。叩首三遍。伏首告曰。大慈大悲。我佛世尊。有塞爾渡婦。乳郡主之孫。穆罕默德。今歸。忽然失去。不知所往。懇求我佛慧目觀照。落於何所。活佛聞穆罕默德之名。稽然仆倒。身戰心怖。口中囁囁曰。老人汝胡多事。汝不知此子之事也。吾無能於此子也。此子將大割。裁成制度之義改正天下之教。佛將為所殄滅。爾去安慰此婦。此子無傷也。老人聞活佛之言如此。渾身戰慄。咄咄而出。謂哈婭默曰。活佛從未有如今日之言者。今如此云云。汝曷報之。郡主自覓可也。哈婭默號啼而白於聖祖。伏地請罪。聖祖傳諭合城士民。遍尋不得。聖祖乃披甲乘騎。率諸健丁。遍山野尋之。默祝曰。若得聖願。以千駝為贖。既而得之於忒哈墨川中。葡萄樹下。挈之歸。以大峰駝千頭。赤金百鎰。鏡十給報貧窮酬愿。厚賜哈婭默送之歸。至是聖養於母額美嫗。後聖人於哈底

微為婚時。哈婭默來賀。聖答以一駝一千金。鏡至四十年為聖後。夫婦同來。將以馬尼領約。

瘟疫除

哈婭默送聖。歸時墨克大行瘟疫。人多卒死。聖母額美炳曰。盍復帶之。此時瘟疫盛行可畏也。哈婭默且拜且賀曰。若子大貴。到處福利。疫厲因貴子可解也。賢母無憂。聖母曰唯唯。真言實爾所言者。哈婭默去。明日疫厲果盡除。人民獲安。

饑饉革

先是數年來墨克大歉。人民困苦。幾至同類相食。迄聖歸。五穀豐登。百物生遂。皆莫知所致云。

五歲古來氏忌欲殺之。聖祖引避之。

古來氏。學人久於古經中。悉知末世聖人之名之德。今奇徵異蹟。於所出之時。降生之地。皆驗。將來必革除衆教。佛像皆滅於其手。因會同公議。宜早爲之計。免致滅吾佛。殄吾教。使我輩離亂喪亡也。聖祖覘知其意。引聖潛避之。

六歲聖母額美炳挈聖往默底納省親。留數月。

先是古來氏人共謀殺聖。聖祖與聖母計議欲避無所。聖母假省親往默底納焉。

習射瀆

射是射箭。瀆是赴水。聖人知人之數欲相害。故學射以防敵。學瀆以逃難。方其射瀆之時。嘗有祝乎得忒爾撒之人。探望內有一人指聖而言曰。此卽末世聖人也。此城卽此人所徙之都也。噫。人之識聖也如此。聖之舉動覺人也如此。乃不能從之。反欲害之。奈何。

七歲自默底納歸。至厄白洼。聖母卒葬於洼。

厄白洼墨克所屬之村落名也。距墨克若干里。聖母居默底納久之。感疾。遂命駕歸。至厄白洼疾愈篤。莫能行。寓數日卒焉。聖甫七齡。卽能舉喪。致哀。葬於厄白洼。後遷都之六年。聖征候。代比葉。來墓修之。哭泣甚哀。又遷都之八年。開墨克後。復重修之。伏塚良久。若與語者。起復哭。門弟子俱泣下。誌曰。聖人平生未有如今日之哭者。聖遷都二百四十年後。江水泛漲。冲汨聖母墓。時王候。賜尼忽辛。勅命墨克守牧。墨厄木尼治之。復廢。石墨壘。聖母墓。時

墓在  
墨克

媼姆耶滿奉聖還墨克

媼姆聖之乳母也。從之有年。至是聖母卒。奉聖歸。

養於聖祖。爾卜篤穆託吏部。

聖祖珍愛至聖。飲食坐臥。無暫離。嘗曰。此子將為國主。待其立。可致天下成平。

咸歸一教。二氏之耆老。嘗謂聖祖曰。汝善為保護此子。此子當為天下師。其品。

其德。天下一人也。今天下之為教者。分裂變亂。獨此子守以下喇欣。聖王之教。

視其足。儼然以下喇欣之足也。天房有以卜喇欣足跡存焉故云聖祖顧眾子曰。爾輩謹識此。

言。復諭媼姆耶滿曰。汝善保護此子。毋懈。毋忘。天下皆知其為末世聖人。將為。

此郡之主。雖天子莫能抗之。爾之貴。伊之貴。爾之福。伊之福也。

是歲聖祖負聖求雨。

古來氏久遭荒歉。得聖人自塞爾渡歸。豐熟三年。人民逸樂。不知其所享。皆聖。

人之福。而反欲殺聖。故遭天愆。又復荒旱。郡有賢母名肋基格。乃哈申之孫女。聖人之姑母也。聞教懿德。通國推重。一夜夢神人傳呼曰。吁。古來氏人爾衆知之。末世聖人將顯矣。豐祿至矣。爾衆其選擇一人。高才大識。偉度長材。隆進美顏。白膚修目。碩德巨望者。負其子。又每戶各一人從之。皆潔己沐浴。更衣佩香。遊天房七匝。往格比士山。一人祝告衆念阿旻。則雨下矣。豐祿得矣。覺來恍然明白。不敢語人。乃奔告於古來氏之耆碩。共議如此一人。除郡主爾卜篤穆託吏部。無他也。因同詣敦請爾卜篤出。并求聖偕之。城中各戶出一人。皆沐浴。更衣佩香。遊天房齊來格比士山。爾卜篤先行。衆從其後。列山下。衆環立。爾卜篤肩負聖人立正中。此日聖正七歲。衆皆睇目視聖。見其品度非凡。莫不啟敬愛之心。爾卜篤祝曰。萬首元尊。能開災厄。能知能聽。大慈大惠。維此愚夫愚婦。自踐不道。引致荒歉。至使草木禽畜蒙災。忠良善信被厄。主也。主也。一人有慶。賴及萬方。其中有一人主喜者乎。懇以此一人救度萬人。懇以主不吝之甘露。活



我多罪之蒼生。惟主是大赦主。惟主是能與主。祝畢。甘霖大沛。山市成流。田禾兩足。百姓歡呼。

是歲賽福王卽位。聖祖往賀。問對聖人之事。大行賜賚。

聖人既生之七年。賽福王卽位於海北涉。天下來賓。諸侯拱服。官清民安。蓋賽福乃神明之胄。聰明天縱。道德性成。凡官吏難釋之訟。奏聞於王。王斷之如見。各國有暴逆。王興師討之。卽克。其爲王也。天下枉屈不平之事。嘗依托焉。墨克爲其鄰國。勢孤力弱。又聖祖以至聖之生。屢爲古來氏所挾。憂虞久矣。至是聞賽福卽位而往賀之。蓋有深意也。聖祖至。王冠冕旒服。袞衣坐。諸王。王子。分立左右。拊手恭立。宣諭傳旨。聖祖登殿。面奏賀表。曰。吾王大王。主授大寶。位極元尊。一人福慶。萬邦又寧。民康物遂。時和年豐。吾王大王。王譯之主。百代之君。遠奸近賢。絕佞從忠。伸屈理枉。執法惟公。吾王大王。祖代仁王。子孫聖君。皇儀光大。德政休明。惟德不替。福祚無窮。臣乃真主。禁庭奉祀。先領哈申之子爾。

卜篤穆託吏部也。聞王新授大寶。敬申賀衷。謹貢方物。聊盡微忱。王其允鑑。區躬臣其輸誠待命。王喜曰。若則爾我親戚也。命坐附膝。傍膝坐也答辭曰。維主授爾位。負任天下。錫爾全恩。無量福祚。復命設宴。欸待留居內庭一月。欸奉殷勤。語對親審。聖祖辭。王曰。勿且緩。吾有機密語汝。一日召入內殿。屏絕左右曰。吾有機密語汝。切記勿洩。若有他人。決不語汝。獨與汝言者。事在汝也。吾知其事之。大功之險。乃千古世人生貴死榮之大機會也。聖祖曰。真主錫王永慶。萬方無若吾王者。若非王之尊威。則膽大放肆者多矣。但所謂機密者何。王曰。吾細問汝。汝其明答。汝哈申之子乎。對曰。然。王曰。汝有子乎。對曰。有十子。曰。最末小者何名。對曰。爾補寶喇希。曰。爾補寶有子乎。曰。只一子。名穆罕默德。曰。生穆罕默德之父母在乎。曰。穆罕默德遺腹子也。在腹喪父。七歲喪母。曰。近養於何處。曰。依於臣。曰。爾卽其祖也。曰。然。曰。穆罕默德拜佛乎。曰。不拜佛。曰。汝與汝子與汝父拜佛乎。曰。自我生以下。至穆罕默德。自生我以上。至人祖阿丹。俱不拜佛。王

曰。穆罕默德生今七歲矣。曾見有奇蹟乎。對曰。奇蹟甚多。自始生。至於今日。備述其事蹟。王聞竟。愕然欣然。轉身下拜曰。美哉。汝心大哉。汝事高哉。汝位百代之尊師。萬聖之領袖。人神之法王。出自汝膝下也。吁。至聖之寶鑛也。吾久於藏經秘典中見之。今聽汝之所言。纖毫無謬也。吾皆載入文集中矣。汝之孫穆罕默德。萬聖之領袖也。百代之宗師也。人神之法王也。拜佛之人是其仇。拜主之人是其友。將來毀火室。逐邪魔。破除奸詭。泯滅佛像。皆賴此子。汝其善保護之。防二氏之爲仇。更防爾親友之爲仇。是仇爾者。皆妬爾者也。皆不欲爾孫奉命闡教者也。此子爲天下古今後世第一人也。爾隱言。爾慎密。我不久存。不能親覩其盛。若則發兵保護。禦防默底納。因古經所載其事。與於默底納。始於此終於此也。若不因是非之多。決顯揚其事也。吾嘗暗囑阿爾璧之貴官大人。順之助之。今則但推爾矣。爾其善保護之。爾卜篤再拜謝曰。王位尊哉。帝德巍哉。王祚永哉。聖訓明哉。謹受命。王命執事。○按從爾卜篤來使。每一人賜童子二十

人婢女二十人。赤金四十兩。白銀八十兩。安八香一箱。駱駝一百頭。爾卜篤如衆人之數十倍之。復與之約曰。政事無暇。不能詣爾。爾其常來。我王位非福。見爾爲福。爾卜篤頂謝辭歸。衆得所賜。不知所賜之故。問於聖祖。聖祖但曰。不久則明矣。又問曰。不久則明矣。世豈有歿世不明之事哉。衆人疑。古來氏人見爾卜篤所得之厚。妬愈深。

是歲賽福王薨。

八歲聖祖爾卜篤穆託吏部卒。

聖祖卒年八十歲。聖甫八歲。治喪行禮若成人。極盡哀戚。通國來弔。見之無不敬羨。惟二氏學人及拜佛之徒。益增疾妬。

養於叔額卜他吏部。

先是聖祖病篤。召衆子集床前。囑曰。吁。衆子。穆罕默德。吾心肉也。世界之心也。誰爲承管。衆子同聲應曰。我願承管。獨他吏部不言。曰。惟父所命。聖祖曰。吁。他

吏卜祖杯爾孀叔也。均合管之。第穆罕默德幼稚多仇。照顧宜謹。不容暫離。他吏部仁勇畏人。猶合管之。祖杯爾請曰。子不肖。敢承父命。子願管之。更沾其多福。聖祖曰。噫。穆罕默德。天吏也。吾何擇。蓋圖之。得他吏部。衆猶爭管。聖祖曰。順天從人事之大也。呼聖自擇之。聖拜於他吏部之前。遂定養於他吏部。○聖祖十子。他吏部祖杯爾二卜寶喇希三人爲同胞兄弟。他吏部仁愛智勇。爲衆人之最。國人無不敬畏之。平素愛聖過於己子。聖心向之久矣。於是獨擇他吏部。○聖年雖幼而天縱之才。天縱之智。天縱之品貌。無一不動人景仰。惟二氏之人。不樂其生。拜佛之人。只欲其死。雖族屬親友。尙有願其早亡。恐將來爲禍及己者。獨他吏部洞悉人情。愈加鄭重。時刻防護。坐臥不離。親手治饌。不與衆同席而食。

同食識異

他吏部嘗禁戒子弟。不許與聖同行坐。同飲食。乃子弟則必欲同之。共之。何也。

同聖而食。食粗亦精。異聖而食。食精亦粗。傍聖而食。微食亦飽。離聖而食。食多亦飢也。故衆子弟爭欲與之聚。

蹋地得泉

一日他吏部挈聖郊行。渴甚無水。聖以足蹋地曰。茲非水乎。忽見清泉湧出。飲之渴解。

修潔殊衆

衆子睡起。皆面目昏垢。髮鬢蓬鬆。聖人晨起。清明鮮潔。髮鬢整齊。如纔梳洗狀。他吏部嘗扶聖坐褥上。誓衆曰。若此者。其必爲貴人。必成大事也。爾衆勿輕視之。

不臨祭賽不入佛堂

時有佛名通瓦納古來氏人。皆敬奉之。各方遠人。俱來祭賽。一年一次。剃髮跣足。宰牲設供。對立佛前。竟一日夜。謂之功課。此阿爾壁之一大會場也。百物雲

集。交易輻輳。男女老幼畢至。他吏部爲一郡之都長。雖不拜佛。却亦與會。欲挈聖往。亦不欲一刻離之意也。聖固辭不去。衆親眷勉之曰。不拜佛已矣。何傷乎。一往。聖不得已從之。將至佛前。聖忽匿不見。衆遍覓得之空林。似有畏色。舉身戰慄。問其故。託言曰。畏神魔也。衆曰。眞主不容邪魔近爾也。爾之事大矣。爾何畏哉。曰。神不敢近我。何趨奉之。佛室鬼窟也。吾豈肯以身入之。且吾懼爾事佛。將有凶禍之及也。

### 不食祭肉

俗凡祭賽。必宰牲供獻。祭畢將牲分割。送與同會之家。他吏部亦同會也。嘗得所送肉。舉家食之。獨聖不食。

### 立志闢佛

時聖人見國人奉佛。伯叔兄弟皆與其會。咄曰。邪魔之教。易行如此耶。吾誓必闢滅之。

是歲哈探卒

卷 五

三二

按哈探乃吾聖二十一世祖。穆愛嫡十七代之孫。太乙之子也。是古今之第一能施捨人。故後世凡云輸捨。咸以哈探喻焉。卒於是年。其生年未考。

啓思王薨子許而曼立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五終



天方至聖寶錄卷之六

起降生九年至四十年事實

至聖九歲從叔他吏部賈於沙牧之圃宿里。

沙牧國名。去墨克西北三千餘里。亦古帝王之都也。古聖郁素福受禪於此。圃宿里。乃其屬邑。蓋西郵水陸之衝。華裔交會之地。萬寶輻輳。商賈交易。天下賓鐵產於此。故此地刀劍攜之四方。稱寶器焉。聖叔善賈。歲往一次。因聖人之不可暫離。故每出挈之。

十歲剖腹滌心

初聖甫三歲。遇剖腹事。此則第二次剖腹也。爲聖之後。額卜胡唎勒問於聖人曰。爲聖有何徵。聖人曰。吾十歲時野行遇神人。剖吾腹。滌吾心。去吾鄙性。此第一徵也。

十一歲南查兒爭戰於歐喀澤。

歐喀澤。在墨克之邊界。乃阿爾壁之市集也。每年各國商賈。舟車雲集。所載除家常器用外。復有珠寶古玩希世之珍。擺列市廛。以充富有。不徒買價也。聚立一月。然後歸國。歸之日。必相告曰。今會以某家爲優。某家爲劣。優者榮。劣者辱。南查兒。乃阿爾壁巨族名。以賭賽不勝。致糾兵大戰三日。後至聖出。禁其市。

十二歲從叔賈於圃宿里

十三歲

十四歲

十五歲

十六歲

十七歲

十八歲

十九歲

二十歲

二十一歲從叔賈於沙。牧補白克偕之。遇下海喇。識聖餽。時聖年長。聰明穎絕。百務皆能。叔欲留聖於家。自往沙牧。聖再拜請曰。姪不肖。無能乎。請從叔。學藝爲功。叔曰。吁。姪吾以汝爲寶珠焉。可暫離。但汝之事。大汝之仇多。恐路有不虞。故留汝於家也。聖曰。吾有主也。請從之。因復從往沙牧。時額補白克爾。年十八歲。亦在同行。使畢喇勒。將至圃宿里。聖息樹陰下。補白克爲聖市餅。遇下海喇。天主教學人也。自稱耶蘇會士。問曰。坐樹下者何人。補白克曰。某人之孫。某人之子。穆罕默德也。士驚曰。此末世聖人也。補白克曰。何以知之。士曰。此樹名息得爾。乃耶蘇所植。嘗坐樹下。講經論學。對衆宗徒誓曰。自我坐之後。無人坐此。坐此其惟末世聖人。時人識之。歷代相傳。六百年來。無人坐此樹下。今此人坐之。其必末世聖人無疑也。因請見。囑他吏部曰。若子貴人。明君之福。百代之利。吾往矣。不能見其爲聖之光矣。汝其善保護之。因大出

金帛以爲贖敬。額補白克爾聞此。早伏歸念。故聖人曰。首先歸信我者。額補白克爾也。

二十二歲古來氏議修凱而白不果行

每致遭蹋欲修葺而不果行。則因人心壞亂也。

二十三歲古來氏立貴誓以杜欺凌。聖叔祖杯爾倡之。

先是祖杯爾欲照管聖人不得。他吏部又常遠出。聖不免從之。有褻貴重。又古來氏人累次欺降。欲謀殺之。古來氏風俗壞亂。親族骨肉皆以凌下犯上爲常。以至兄弟相殺。父子相害。官民主僕。無統男女。老幼無忌。因日夜思計。以杜其亂。乃謀於祝子昂氏立盟誓好。祝子昂者古來氏之尊宿。忠厚老成。民咸敬之。祖杯爾哈申之族也。哈申之族世爲墨克都長。祝子昂爲古來氏尊宿。故其言無敢不從。合城長老學人大會於祝子昂家。聯盟發誓。毋相凌瀆。如毀誓背盟。則羣相攻擊。名之曰貴誓。蓋謂誓未有貴於此者也。呼嗚自貴誓之後。墨克風

俗一變。人爭禮讓。俗尙和美。而聖亦得以無虞。祖杯爾。倡導之功。豈不偉哉。然由聖德陰翊之也。

嗚呼。從古禮法之亂。至此極矣。究其根。則起於活佛。活佛乃人民所尊信。其言必信。行必果。其所居之位。爲吾人之所敬奉。孰知綱常倫理。皆壞於活佛也。忠孝節義。皆喪於活佛也。究其活佛之爲禍。則由其人敬奉之勤惰與厚薄焉。敬奉之勤而厚者。爲其友。敬奉之惰而薄者。爲其仇。則以其友而伐其仇。弗顧其仇爲其友之尊卑長幼。命撲則撲。命殺則殺。彼愚夫愚婦。惟佛言是尊。是信。奚復計其所撲所殺者。皆我之尊卑長幼哉。此倫常之壞。壞於活佛之教也。當是時。衆人因穆罕默德之生。久知佛之無靈應。嘗聞活佛曰。穆罕默德之事之大。而自無能力矣。故衆老嘗曰。敬佛莫如事親。於是各思勉於倫常孝弟。而復聖人之風。故是時誓約得以行焉。噫。貴誓一書。可爲後世事活佛者之所鑑矣。

夢神攪腹

聖於二十三歲常夢神人與之語。隨告於叔他吏部。叔曰。亂夢也。又一日夢神人。以手入其腹。攪其腸。告於叔。叔曰。吾將視之。巫醫時有巫者。十字教人。爲通國名巫。叔以聖視之。巫視其面不知。視其手不明。乃視其胸背。見胸有肉印。大驚曰。非等閑人也。何神敢近之。近者天神也。攪其腹者。將爲聖之徵也。天印已定。天差無疑。爾無憂也。第切勿語人。恐朱乎得聞之。欲殺之也。其後又數夢神人。手扶其肩。探其腹。蓋歲以爲常云。

二十五歲聖自賈於沙。牧歸娶赫底徹氏。

先是聖連歲從叔出賈。至是叔資本匱乏。一日勉聖人曰。汝長矣。可以經營矣。國人皆貸資於赫底徹。汝盍貸之。以治生活。聖曰。諾。往貸於赫底徹。按赫底徹乃墨克故君胡隈勒之女。胡隈勒征南查爾。卒於陣。無子國除。女生有才智。博通經史。守父遺能治生業。志不字人。緣有三義。一生爲國女。不屑爲官民之婦。

二才貌雙絕。視通國無一堪配之人。三巨富無對。未見一人有福力可受其業者。各國來聘。皆不許。至是四十歲矣。仍然一閨閣處子。生平喜捨好義。大行借貸。而不計利。人多貸資。賈於四方。只聽其人自算子母。以歸之。國人率多沾其惠澤。及聞國中有人名穆罕默德。驚曰。從古無名穆罕默德名。惟末世聖人也。亟訪知爲哈申之後。曰。此必聖人也。第古經所載末世聖人。有名籍有動靜。名藉是矣。但不知其動靜如何。若果聖人。吾必字之。由是日訪察穆罕默德之動靜。迨聞穆罕默德來求貸。喜曰。吾得以驗其人矣。問其所欲貸之數。而十倍與之。差親戚胡宰默爲之侍僕。買色爾爲之使。偕衆商賈於沙牧。一路覘其動靜。詳記以報。中途忽二駝病。臥地不起。聖以手撫之。二駝躍地而起。奔行更疾於前。將至沙牧。聖坐枯樹下。樹忽發榮。綠蔭婆娑。青茵生翠。適耶蘇會士坐室內。見之亟出。問聖名氏。聖惡其爲十字教。不答。士入取書一冊。出視書。復視聖良久。曰。指降引支勒經。與耶蘇之主發誓。此人卽末世聖人耶胡宰默。不解其說。

疑其欲害聖。掣劍奔殺。士亟入閉門。復梯房而上。大呼曰。指天主發誓。坐樹下者。末世聖人也。爾勿疑。吾細告汝。此樹乃耶蘇親植。自植卽枯。遺言曰。勿剪勿伐。直待末世聖人坐其下。則生榮矣。敢問其目中有微赤乎。胡宰默曰。然。士曰。無疑矣。其末世聖人也。將來提劍大割。受命闡道。封千古聖人之印。開萬世太平之域。順之者正。逆之者迷。正此人也。爾衆其善保護之。切勿宣言與視乎。得恐其謀害也。更勿言於吾教之人。其亦不願有此人也。吾人與朱乎得之教。皆必爲所革也。後聖人遷都之八年。開墨克後。有十字教人來進教。卽此人也。胡宰默聞竟。謂買色爾曰。聞之乎。穆罕默德之事大也。合仔細奉之。途間烈日炕人。見多烏編翅覆聖。進沙牧城。遇下士突執聖手。扶肩細玩。驚曰。此非末世聖人乎。何如此相似也。古經嘗言末世聖人是如此狀貌。此正相合也。何得落於碌碌塵中。切宜高隱。防二氏人來害也。胡宰默急市其所來。置其所歸。時額卜白克爾厄卜折害立同在商夥。白克爾。一心物色聖跡。行動敬護之。折害懷忌妬。只欲害之。往例赫底徹之商。



賈歸程至距墨克三日夜路。先使通報。有厚賞。於衆商中鬪得者往。兼程取赫底徹回書。於距一日路上迎至。鬪之得聖。折害阻其往。曰彼不識路也。衆曰。例不可壞也。聖命胡宰默買色爾守寶貨。乘駝向墨克。衆方晨炊。聖入路。渾然間。卽到墨克。赫底徹以感夢晨起。有信至。攜婢立樓。伺望得聖至。且喜且怨。喜者信至。怨者使聖來。不慣奔馳也。饌訖。隨付回書。聖持往亦渾然間。卽到發行之所。衆方食未行。見聖至。相怨曰。此子不知急也。折害曰。適不去乎。不識路也。及得回書。衆嗤之曰。孤兒弄鬼也。胡宰默買色爾取書視之曰。此赫底徹親筆也。或路接來也。奈何印封猶潤。衆愈奇之。白克爾曰。若子之事。無不奇者。旋歸墨克。聖謝載交代。計其子母。利得數倍於他人。聖歸第。胡宰默以路之所見。所聞。盡述之。赫底徹徹以手加額曰。吾有歸矣。卽使胡宰默議婚。默曰。須致其求。吾女氏也。吾將探之。詣聖曰。子已立而無室。奈何。聖曰。有待。曰何待。曰有待。三問而三答。如此。復詣他吏部曰。君姪年立而無室。奈何。他吏部曰。有待。曰何待。曰

有待。三問而三答亦如此。胡宰默異之曰。吾問姪。三問而三答。有待。問君亦三問而三答。有待。何謂也。他吏部答曰。貧不我求。富不我取。有待者待其來也。胡宰默曰。有子如此才貌。且富不煩。君力求之乎。曰。貧與富。非配也。曰。彼願矣。君願乎。曰。願。可無擇。敢問何氏。曰。卽赫底徹也。富有無似。君知之矣。德貌兼全。諒亦聞之。求之乎。他吏部曰。諾。聖曰。不可。貧與富。非配也。如願。必富求貧。未可以貧求富者也。胡宰默歸告赫底徹。徹曰。然。復使胡宰默求於聖。聖語於姑母阿體克。克親往辭之曰。若子孤。且貧。非配也。公主富貴無比。赫底徹動容有問曰。賢母以財貨爲富。以爵位爲貴。則非我思存。若以富貴視富貴字人。不俟今日。吾視二者。如敝帚也。聞賢母之姪。穆罕默德。萬聖之領袖。有天地之富。兩世之貴。人與神。皆以得之爲榮。失之有辱。徹也。賤弱固非其配。敢祈賢母。諒我微忱。成我素志。願以假富貴。易彼眞富貴。徹不自諒。不作兒女態。求一可爲我周全。莫如賢母。阿體克覘其誠。懇語於聖。聖允之。問主婚。有叔歐墨爾議禮納定。額

補白克爾。大出金帛。為聘幣。他吏部罄其所有。為婚費。擇吉書婚。他吏部為郡主。又為主婚。念虎土白鼓吹親迎。日中入室。為聖後禮婚。姻不容鼓吹。賀之時。聖二十五年歲。赫底徹四十歲矣。是日宰駝筵賓。國人

二十六歲

二十七歲

二十八歲

二十九歲

三十歲

三十一歲是年配賢額卜爾里生

三十二歲

三十三歲

三十四歲

三十五歲女法土默生

卷六

二二

法土默初孕之日。聖方夜坐。忽一神人來引之登天。入天堂。見樹有果。小於石榴。狀似蘋果。白裏間紅。啖之甘香異常。是夕遂孕。法土默懷九月而生。生之日異香滿室。越於鄰里。其香則聖夢所食蘋果之香也。其香卽自其本身而發。終身不竭。聖人嘗曰。吾每思天堂中。蘋果之香。親法土默得之。吾見法土默亦猶入天堂時也。○或傳孕法土默。乃自登霄歸來之夕非也。

是年古來氏重修克而白。

先十數年前。古來氏因克而白爲佛氏所沾。欲重修之。未果。因彼時人心不一。美事艱舉。自立貴誓而後。風俗和美。人心向善。可以興工矣。又於是年江水泛漲。冲至克而白牆崩柱脫。幾至傾倒。不能不修矣。又忽有一巨舟來自魯密。壞於注得地方。舟工名雅沾木。爲當世最善營造者。古來氏耆老幹里得募衆同往。買其舟木。並延舟工雅沾木至。重修之。時人曰。是亦應修之候。此天命修之。

也歟。○克而白。分四方曰東南方。東北方。西南方。西北方也。蓋克而白之在寰宇中。乃四隅對四方也。時古來氏。總爲十大戶。各戶認取修某一方。闡分之。墨拏伏與澤合爾二戶。修東北方。額色篤與達爾二戶。修西北方。台米牧一戶。修東南方。賽合目韓候爾第一阿木四五戶。修西南方。修之云者。經營其一方之事也。凡搬木運石。皆各戶親丁爲之。不用雜工。聖亦與其內。○修克而白畢。移置玄石。按玄石。乃母撒聖人之世。天降之仙石也。其色玄。又因天色玄。故稱玄石。凡朝覲之人。必親之撫之。爲朝覲諸功之一。其石舊置克而白後。今移置門旁。各戶皆爭欲自移之。彼此不服。至於分角不解。衆老曰。大事也。宜聽之。天命視自海北門。首先入者爲誰。可令斷之。值聖人自海北門入。衆皆歡悅曰。是乃信者也。道其故。聖人曰。衆事也。合衆爲之。脫衫鋪地。取石置衣上。令各戶俱來。各取衣角移之。聖親手取石。置其處。衆見之。旣服其智。復奇其力。夫玄石之廣高厚。重約千餘斤。而一人提置如執筆。且衣質小且薄。似不勝石之大。而置石

下。四圍仍綽綽有餘。舉之不破不裂。大有所不解也。聖語衆曰。克而白。自今而後。無庸再修矣。○克而白。內庭。蓋六櫟六柱云。○舊傳克而白。內有井。井中有寶。以鎮定克而白者也。被佛氏盜去。故克而白毀。一曰。克而白。周身全以百寶莊嚴。光彩燦日。盡爲佛氏竊去。莊嚴壞矣。故重修之。○聖人置石未穩。有納直地人。外道也。取石墊之。爾巴思叱退。自取小石與聖。聖自墊之。

是年栽德卒

按載德原十字教人。後遷佛氏。復棄之。聞聖之德望。將必受命興教。久候不得。問於阿密爾。古來氏尊宿也。曰。欲投聖教。尙未受命。吾且身奉以下喇欣之教。而心契穆罕默德之爲聖。俟其受命歸之可乎。阿密爾曰。善。嗚乎。志未終。身終已。後阿密爾告之聖人。聖人曰。吾夢見其人早進天堂。卽猶後來進教者。栽德聖

致。而未嘗入教。遂得聖教之正。可徵聖教之大矣。故紀之。

三十八歲聞天語見光明

聖嘗於寤寐中聞天上人語。或虛空人語。若問若答。若告若讚。頌聲嘗於舉動。偶誤旋返於正。若有人引領之者。嘗見光明。發自空中。或自本身。黑夜起。無燈。可燭。百物如晝。嘗有黑夜失物。值聖至。則探取得之。

三十九歲

四十歲

或問吾聖未受命之前。所行何教。有曰。奉教無定。有曰。不奉衆教。二說皆無考證之說也。或問。吾聖既受命之後。所行何教。有曰。奉爾撒教。有曰。奉母撒教。有曰。但行自己之教。數說亦俱無考證之說也。合答曰。受命之前之後。皆奉易卜喇欣之教也。視其乳嬰時。卽念泰伯之言。動止飲食。卽念忒思米葉。八歲卽志欲闢佛。幼少卽知拜無佛之主。婚姻喪墓。皆用易卜喇欣之禮。迨受命之後。所行亦復如是。一切事爲皆用易卜喇欣古教之成規。以是知吾聖受命之前之後。皆奉易卜喇欣之教也。夫易卜喇欣未爲聖時。未受經旨。卽知認主拜主。吾

聖亦然也。易卜喇欣既爲聖後。以認主拜主爲首功。吾聖之教亦然也。○或曰。眞經有云。眞主諭聖人曰。予爲爾衆。分明教典。乃以囑努海者。敕命爾者。以囑易卜喇欣。母撒爾撒者。乃能立教不潰。注此經義亦多議論。先賢穆查希德曰。總義一道也。卽認主拜主。捐課持齋朝覲也。第其先後之儀制不同。條例少差爾。○配賢阿里曰。聖人從不拜佛不飲酒。又一先賢曰。從古聖人無拜佛者。凡聖人未受命之前。俱作正道論。何也。蓋其時雖未行爲聖之事。却已是爲聖之體。無非正道也。譬如金與金器。未爲聖時。如金。既爲聖後。如金器。千古聖人之道。如金之本質。無有不同。千古聖人之教。如金之器皿。儀式不無少差爾。○或曰。眞經有云。予得爾爲迷而導爾於正。又作何解。曰。此所謂迷。乃誤入於迷。而志在於求正也。眞主因其求正而導之於正也。非若彼迷道之人。執着於迷。不欲求正。則終於迷也。觀其聖之先。六百年未差聖人。未降經書。古經泯滅。禮法紊亂。民不知所從。而聰明智士。皆罣墮陷阱之中。而莫知之避。此其所以爲迷。



也。聖人生當亂世。亦莫知所從。可謂迷矣。而不流於異端。不惑於邪說。而日夜思皇。求明於禮法。教化之正。則真主。終使之歸於正。復授之大位。降之經書。改革前此歷代之亂。以定萬世不易之典。此其所以爲聖也。此其所以爲至聖也。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六終

卷六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七

起爲聖初年至五年事實

爲聖先徵

自古聖賢相傳。經書紀載。末世聖人之儀表德性。與夫生於何時。產於何地。籍貫何氏。爲聖何日。無不符合焉。

先賢賽理默曰。吾舊有鄰。奉二氏教。嘗語人。末世聖人之德。暨受命爲聖之時。與救度教生之事。衆曰。何以知之。隣曰。教長言之。古經載之。將受命矣。要在何時。隣指予曰。此子有壽。必能見之。予默識於心。日夜思皇。至聞聖受命。遂歸之。先賢阿孫曰。吾某甲。原二氏人。有朱乎。得與之爭。不勝。曰。末世聖人將受命矣。必殺汝。既而受命。某甲入教。朱乎。得聞之。潛踪避去。

又曰。昔有朱乎。得名奚邦者。沙牧人在聖受命之前二年。自沙牧移家默底。納居古來作宅。一日病篤。呼古來作。及衆隣友告曰。吁。爾衆尊者。知之乎。吾所爲

棄故土而來異國者。爲有末世聖人。將受命都此。思欲得之。而歸之也。吁。吾今將死矣。不獲覲其光矣。汝衆先民也。謂前輩聖人教生也曷從之。順之。當有大福大慶。此聖仁威並著千古封印之聖也。言訖而卒。越二年。聖果受命。默底納老人。率鄉長數人。來墨克進教。請聖遷駕。默底納。聖許之。後來遷默底納之由。蓋始于此。脫理合賈沙牧寓圃宿里有天主教道者。入市訪墨克人。脫理合應曰。吾自墨克來也。道者曰。墨克有人名額合默帝乎。曰。何氏。曰。爾卜竇喇希之子。爾卜篤之孫也。脫理合曰。有之。此人名穆罕默德也。道者驚曰。果然。則是矣。無疑矣。此人此月必準爲聖。其古今萬聖之領袖也。額合默帝。其未生以前。在天之稱也。穆罕默德。其既生以後。歷世之名也。生于墨克都于默底納。天生奇花異果。萬年棗。以待之。古經載之如此。父老傳之如此。而今驗矣。不虛也。吾信而歸之。脫理合市解歸墨克。一路聞穆罕默德受命爲聖。額補白克爾爲其輔。迄至墨克。果然。遂因白克爾見聖入教。聖將受命時。各教之人。多父訓其子。兄誡其弟。朋

友互相勸約。立遺書作盟券。云若穆罕默德受命爲聖。必從之。

墨克朱乎得。忒爾撒之首領。常語其衆。銷毀供器。掃除殿堂。將行新聖之教矣。其德性爲天下冠。其品位爲萬聖尊。奉主命革除衆教。而封萬里之印者也。迄聖受命。闡教行化。二氏之順教者十之九。聖過朱乎得寺。衆方誦討刺忒經。輒止。有病者隅坐。聖問之曰。誦經何止。病者對曰。誦至末世聖人之德矣。取經一卷。指其處曰。此末世聖人之德。與其教生之動靜也。今人每誦至此。則默過。恐人聞之也。昨不諭衆乎。末世聖人受命矣。爾衆其緩從之。以待吾命。白克爾從旁指聖曰。吁。是卽末世聖人也。病者仰視良久。亟下拜泣曰。病夫心願服從聖教。聖命誦清真言入教。遂卒。聖人嘆曰。若人信心。朝聞道。夕死可矣。命以穆人禮葬之。

初聖從叔他吏部賈沙牧有天主教士人。訪聖于衆商之中。得之。執聖手曰。世界之尊者也。天主之欽差也。普世之慈祥也。衆曰。何以知之。曰。白雲覆頂。萬有

皆與之叩也。

卷七

四

沙牧道者。卜海刺。天主教人。乃爾撒十二宗會之一。博通古經。有道行。遠邇之人。欽仰之。素知聖人之德位。嘗具表禮來謁。以冀得一見。爲終身榮。專俟其受命歸之。聞聖嘗從古來氏來。賈於沙牧。乃移居圃宿里之道旁。覘聖之來。一日。遙見白雲浮商隊之上。雲與人同行。同止。曰。聖在其中矣。遂備盛筵豐饌。并延衆賈。款待殷勤。衆賈異之。曰。嚮也。具禮求見。而不可得。今得一見足矣。何復與饌。道者曰。贖往罪耳。舉聖第一位。衆不悅。厄卜折害力曰。吾其叔也。衆其親長執友也。孺子孤兒。烏敢僭。卜海刺曰。諸君以其爲孤兒幼子耶。其汝衆中至貴者也。天地中之至尊也。其將爲天差聖人。雖帝王不能僭其位。況不及帝王者。吁。諸君亦知今日設饌之意乎。亦知吾自殊鄉而遷居此地之意乎。總爲此孤兒一人也。于是厄卜折害等多人遁去。

火師菴墨克郊外佛室也。有活佛上座。衆耆受記擁跪其前。佛高聲誦辭。曰。鳴。

呼。求。形。逐。相。日。親。佛。子。之。徒。吾。之。所。見。汝。衆。弗。知。吾。之。所。知。汝。衆。弗。識。動。而。得。謗。委。之。溝。壑。名。印。隨。之。如。電。如。日。其。爲。天。地。之。尊。人。神。之。首。哈。申。之。重。孫。萬。聖。之。領。袖。大。道。惟。揚。天。闕。斯。光。化。被。無。極。昭。塞。玄。黃。亶。威。一。震。邪。逆。滅。亡。道。明。教。正。永。禳。平。康。言。畢。瞑。目。而。逝。衆。人。多。不。識。所。云。時。有。額。卜。胡。來。勒。在。座。默。識。其。意。閱。三。日。聞。聖。受。命。驗。其。誠。遂。歸。聖。教。或。人。問。曰。向。也。君。奉。佛。甚。謹。今。也。棄。之。何。故。胡。來。勒。曰。初。吾。奉。朱。乎。得。教。行。禮。而。不。知。理。次。奉。天。主。教。談。理。而。復。謬。于。理。如。彼。言。天。主。無。像。而。又。云。降。生。降。生。則。有。像。矣。教。人。莫。拜。佛。而。自。亦。拜。佛。佛。氏。稱。象。教。實。鬼。教。也。莊。嚴。勝。人。吾。亦。從。而。棄。之。繼。而。聞。活。佛。之。名。欲。投。之。以。爲。止。宿。之。地。特。往。受。記。今。聞。其。言。如。此。故。并。棄。之。而。歸。聖。也。吾。今。而。後。乃。悉。知。衆。教。之。非。惟。聖。人。之。教。至。眞。至。實。而。無。容。疑。也。吾。幸。矣。脫。諸。陷。阱。登。天。界。矣。

爲聖元年

丙午 ○天方通紀飛曆四十年 ○啟思王泊爾威子二十六年 ○西列德王

皇六年陳二月 ○勒比而與臥立 十有二日 ○東曆十月 聖四十生辰 十有三日 ○東曆

日都閃白受天命卽聖位。

卷七

六

初聖未受命時卽厭棄世情。恭默思道。日往侯臘山。登絕頂。入深谷。履巖巖。坐幽窟。仰觀俯察。遠覩近察。寓意天地之機。遊心跡相之表。形神漸化。物我俱忘。恍乎無何有之鄉。若遊塵太虛。若息漚洪海。乍然而復有物也。識者曰。恍乎無何有之鄉。是其體也。本然之性也。乍然而復有物。是其用也。爲聖之品也。當此之時。殆如火之將燃。泉之欲達。明道闡化之機。兆端于此矣。此過四十歲。始蹈四十一歲。一日之夜。寢際。忽覺有神人諭曰。譚穆罕默德。汝道淳哉。汝德貞哉。世迷清潔。忠愛明哉。惟真主命汝踐祚聖位。任責天下。萬物非主。惟有真主。惟汝是真主。欽差普覺羣主。祇奉一主。裁制先聖一切教典。殄滅一切異端邪說。汝其承命勿疑勿忽。聖述之哈底徹。徹且驚且喜。曰。天命至矣。妾待久矣。第尙無顯命。未可明教。聖曰。力弱勢孤。任重道遠。不免歉然耳。

羣靈稱賀



聖晨起復往侯臘山于路聞聲呼天差道安爲賀若曰色喇目而來克哪而蘇老喇希聖心恐怖迄至山麓呼聲愈揚亟至洞所少憩俄聞誦經聲隱隱若蜂吟不見人若曰世讚歸主化育萬物普慈獨慈執掌公期吾惟拜主惟求主動道吾正路是夫人路主福之者非禍之者亦非迷路此卽真經之首章法體合章之大義也聖默識其義大悅但心中恐怖歸第于路呼聲益震聖揭衣蒙首而歸呼赫底徹曰吾病耶徹詢其故曰勿畏天命已定羣靈爲君賀也久爲君構靜室預爲功課之所盡居此息靜以待顯命

天神護從

聖居室數日神氣安定默思所聞經旨揣摩義意終日口誦心念者惟二一清真言卽萬物非主惟有真主句一法體合章也嘗行際必有天神護從示覺第無專形或趨引向前或踢踢隨後或振羽飛空或影響示象或入相或大鳥相俱迹之赫底徹徹私喜曰吾之所望不虛矣

散財

卷 七

五

赫底徹既明受命之寶。乃告聖曰。吾聞之王者以仁貴。聖者以貧尊。今君繼王位而登聖品矣。計今日墨克富貴之家。無君若矣。願君廣仁惠。以樂貧。則聖王之尊貴。備在君矣。聖曰。吁。于予何有哉。皆子物也。惟子之所願。徹曰。身為君物。財何身有。吾欲請之久矣。留待今日。為謝答主恩用也。于是盡散其所有。以與貧困。猶恐施未博也。復招遠人給之。六閱月而財罄。聖人曰。人不知捨財之樂。而乃為守財之苦。知其樂者。惟我與爾今日也。徹謝曰。惟君作德。妾其承休。

九月。勒墨減齋也。始授天經。天神哲白而衣。肋降。○始道色蘭。○始念阿旻。○始沐浴禮拜。

聖初受命。只夢中覺兆。天神陰翊。未嘗明顯與言。迄六閱月後。天神乃示相。傳經述教。聖始以漸興教焉。齋月之二十又七日。聖登侯臘山。俄聞空中有聲。仰見老人。丰顏美鬢。踞光明寶座。自天而降。落山頂下座。扶聖登座。加以仙冠。錦

服。聖心恐怖。老人與之道安曰。色喇目。而來克哪。而蘇老喇。希義盱。眞主欽差。主界汝安。欽差或云天差。聖人職名也。自此以後。凡頌教穆民。皆呼聖定。問曰。老者爲何人。曰。居眞主之差。向普世之聖者也。名哲白。而衣。肋位列諸天。班首自古聖人傳眞命降經旨。皆吾爲之使。今奉眞主明命。與汝暨汝后。道安。敕汝爲天下人神之領袖。千古聖印之封頭。萬世道教之師表。帝之帝王。王汝其承命。與教制禮。普覺天下。萬物非主。惟有眞主。汝作眞主欽差。差向普世中生者。至于永世。靖除異端。倡明正學。順汝者正。永享天堂。違汝者逆。永墮地獄。維眞主敕汝有命。汝頌一格。勒額必思密。二必看肋。齋赫肋格赫肋格。立引撒納密尼而肋吉。其意若云。汝頌造物主之尊名。造人自血者。汝頌至仁主之尊名。教以格闕。書寫也使人知所不知者。云云。此眞經六千六百餘章。始降第一章也。聖初頌覺難。哲白而衣。肋以錦袱覆其首。撫肩搖之數搖。而後頌無難矣。復命頌法體合章。聖隨聲朗頌。蓋已習熟久矣。時見空中無數天神侍立。聞

聖頌法體。合畢。齊聲高念阿。曼。聲震川岳。聖亦念阿。曼。按阿曼乃天方終告之辭。凡有求禱疏畢。必念阿曼。或一人求禱。衆人從之。求禱之際。衆默念阿曼。其辭意蓋曰。主也。實吾求者。唯五告者。法體合通。為三斷。首斷讚主。中斷疏衷。未斷求正。故凡頌畢。頌者聞者。俱念阿曼。哲白而衣。肋以足。蹋地得泉。教聖沐浴禮拜。儀制悉如今日。此聖教沐浴禮拜之始也。禮畢羣神頌賀。送聖歸第。

古者降經不一式。或顯之字跡。或示之音聲。或與之語言。或覺之夢寐。總其諸式。或見諸山樹。或現之水石。或聞之虛空。或降之天神。親傳語授。其見之于音聲。字跡者。易覺之于夢寐。中者。尤易。其聞之于虛空者。難。得之于天神。語授者。更難。至聖之受天敕也。其初六月。為夢覺。其後皆或聞之于虛空。或得之于神降。更有親聆之于主闕。並無音聲字跡。而于心得神會中。得其妙音。則其所以品駕諸聖而上者也。獨得其所最難者。示其品之最大也。親聆其所最妙者。明其道之最精也。親聆妙旨。名曰合底思。古觀西此云。清淨語。不載真經中。然當其受敕之際。必面赤汗流。雖炎冬亦然。坐騎忽倒。雖壯駝難支。聖足嘗壓于歐思茫之

脛。俄天敕降。歐脛幾折。可見降經之非易也。聖坐克而白階。歐思茫侍。忽見聖仰面視天。復俯視至地。顧其右邊點首應對。面赤汗流。身首踟蹰。少頃復轉面上視。良久乃歸。歐問故。曰。方降敕也。敕曰。維真主命人公惠親親。毋虐惡抗拒。○後學多疑于真主之降經也。不知無庸疑也。凡稱聖人。必天畀之爵位。降之經旨。或示覺于夢寐。或顯之于跡相。或喻之以文言。三者有一。所可稱聖。否則非狂則僭也。故河圖洛書。高宗夢帝。賚良弼。武王不敢墜天降之寶命。是中夏令辟。尙歷有明徵如此。况穆罕默德。品越諸聖之上。其受天敕。亦必不同乎諸聖。何疑焉。

赫底徹從教

聖歸自侯臘山。述所見與赫底徹。曰。若果如此。則君之事從今大矣。吾將試之。如其來。可語吾。言際哲。白而衣。肋至。后請聖右坐。曰。見乎。聖曰。見。請聖左坐。曰。見乎。曰。見。請聖懷坐。曰。見聖。曰。見。后解髮披於面。曰。見乎。聖曰。不見矣。后曰。

實哲。白而衣。肋也。后曰。妾有從兄渥而格。爲先朝輔相。能以阿爾璧字。譯引支勒經。今老矣。能通未見之學。可試問之。聖曰。天命幽微。未可輕語人。后私往問之。細白其事。渥而格曰。此大慶也。千古人無此福。汝得之矣。歸可勉其速興教化。第先難而後易。大忍則榮。患吾不能有命爲之輔也。后歸語于聖。聖曰。人倫始於夫婦。教化先乎閨闈。子能信我。必從我教。后對曰。吾以信來君也。惟命是從。聖遂携后同登侯臘山。至泉所教之沐浴禮拜。道哲白而衣。勒色闌。后曰。色闌。主名也。亦與彼道色闌者。聖復交代主命之所受。后一一依歸之。如素習然。據此則赫底徹爲聖教男婦中。始入教之第一人。

額卜白克爾爾里。歐思茫。暨祖杯爾等。十二人。歸依聖教。

白克爾。其先世與聖同出一族。少聖二歲。嘗從聖賈沙牧相善。曾爲聖婚禮。大出金帛。其所成就者多方矣。見古來氏人嘗欲害聖。諫聖遠之。喜慶憂弔。亦不與席。迄聖受命行教。誣謗益甚。復諫聖且勿與言。聖人曰。吾奉命行教。帥人以

眞實也。何患。白克爾曰。誣謗奈何。聖人曰。爐火以純精金。誣謗以成道德。謗益甚。德益純。天生小人。所以成就君子也。人無毀謗。必其德猶未優。白克爾曰。亦有聖德感化。小人成君子者乎。迺託之天生耶。曰。有好爲誣謗者。不能也。好爲誣謗。是樂爲小人也。孰有易其樂者哉。白克爾領之曰。弟子久識聖人之道矣。敢請爲教之宗旨。聖人曰。倡明正學。靖除異端。其要先在泯滅佛像。崇奉眞主。辭曰。萬物非主。惟有眞主。是名清眞言。吾乃眞主欽差也。信其義。誦其辭。願從其教。是爲得道。白克爾喜曰。此教乃出人陷阱。而登峻嶺也。道高誦清眞言入教。比喇肋其僕也。隨入焉。○爾里乃額卜氏之幼子。聖人之族弟也。額卜氏三子。長曰爾規。立次查而法。末爾里。初墨克大歎。額卜氏貧。其兄爾巴士富。聖與之計曰。族叔貧。不能養其子。姪請與叔分養其子可乎。爾巴士曰。善。同巾其意。額卜氏喜。于是爾巴士養其次。聖養其末。故爾里久養于聖。及聖受命。卽從教。時年十歲。而智勇脫穎。儼若成人。能輔聖治家行教。多事託付焉。○歐思茫乃

聖共高祖之族弟。按方之子也。幼而智。早識二氏之非。能辯諍不屈。古來氏嘗  
謗聖。卽力道聖德之無並。衆惡其幼而諍。譏祖教。多絕之。迄聖受命。遂歸之。○  
以上三人。後爲配賢。位尊事大。故特書之。○聖叔祖。杯爾族。孫脫理。合國人。賽  
爾弟。穆查合德。歐士馬尼。歐擺得。等十二人。以次入教。

按入教之禮。甚簡。初只口誦清真言。身不拜佛斯已矣。而不必問其心。遷默  
底納後。詭譎者衆。則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乃與入教。後賢定爲儀  
制。如沐浴。易服。剪雍。易常處。及告以規戒等語。亦隨其時措之宜也。聖世亦  
有行之。後世遵其儀制爲尙。入教儀制見天方典禮

爲聖二年。丁未四譯表賀貢方物。

天方所屬諸國。中曰阿爾壁。東曰法而西。欣都斯。唐西曰沙牧。密速爾。南曰耶  
滿。海北涉。北曰魯密。爾喇格。凡數十國。聞聖受命。俱遣使賫表來賀。并貢方物。  
○志曰。天方所屬地面。通爲九十四國。凡四帝。九十王。王國又各有所屬郡邑。



不下萬區云。

魯密王改索不服教

魯密爲天方屬國之宗。去墨克西北萬里。王曰改索。奉天主教拜像。聞聖受命。闡教遣使致賀。并求爲教宗旨。聖答曰。奉事造化真主。不拜有像。沐浴禮拜。以清真言爲持誦。曰萬物非主。惟有真主。王曰。教真也。禮是也。第拜像乃吾祖教也。焉可廢。閣臣進曰。自古聖人不拜像。則其不拜像誠是矣。何必泥于祖教。王曰。天主聖母之像。亦可不拜乎。對曰。天主聖母未教人設像。不拜無過也。王曰。吾日服習于此矣。一旦去之。覺歉然耳。曰。寧歉于非禮。不可歉于聖人之教。王曰。容試思之。卒不服教。

啟思王泊而威子欲兵以疾止。

啟思王時爲阿爾璧之掌國。奉朱乎得教。亦拜像。聞聖闡教。闢佛大怒。曰。欲滅吾祖教耶。遂整兵伐之。俄得異疾不起。視之醫不識。問之星卜。不知。榜招山隱。

高士得異人。眇視對曰。有聖王出。權傾天下。福濟萬方。順之安。逆之危。王請禪其位。而順其教。疾可頓除。王曰。彼闢佛。滅吾祖教也。吾何順之。士曰。拜佛非聖人之教也。母撒不拜佛。而教生拜之。爾撒不拜佛。而宗徒拜之。要皆愚俗之亂。非天聖天經之禮也。願王從聖人之教。祖宗利之。天下仰之。身命自安矣。王不聽。

是歲赤尼。帝使至聖遣爾賽爾弟。幹歌士等四人。送使入赤尼。歌士還。

赤尼。東極帝王之國也。一名隋主。隋時中國先是為聖元年。當為隋開皇六年丙午。天見異

星。赤尼帝。隋文帝命大史占之。曰。西域當有異人出。帝命使西來。驗其實。越歲始

至。欲聖東。聖却之。使陰摹聖像歸。聖使賽爾弟。幹歌士。聖等四人。偕使入赤尼。

隋開皇七年丁未。陳頊明元年。回回人始入中國。帝懸像欲拜之。賽等止之。帝詰之。幹歌士對曰。吾聖

人立教。禁止拜像。人不與人叩頭也。此吾聖人之垂教也。帝愕然曰。莫非白帝

真君乎。因建懷聖寺于番州。即今廣東廣州府。居來使。幹歌士西還。

按隋文帝于開皇年遣使西域。而聖教來東。中史載之詳矣。隋書殊域志周  
悉錄人代紀要通鑑綱目世史類編諸書。可據也。而拜像一事不載。弟父老  
相傳。碑記可考。不可泯也。舊說爲唐玄宗明皇帝更引開元故事。誤矣。開元  
去聖世一百五十餘年。年月不符。事跡不合。或者唐帝之遣使。求經西域。又  
其後事耶。聖錄不載。

爲聖二年

甲戌

啟思王泊爾威子死。

先是王不服聖教。且欲殺聖。猝得暴疾。遂止。方少愈。郊獵。忽見二士冠帶齊整。  
乘高馬。雜行扈從中。時或馬首相及。曰。王僕也。非主也。蓋從聖人之教。問爾何  
人。曰。吾輩奉主覺命也。王欲捕之。忽不見。少頃。二士又前。曰。汝僕也。非主也。蓋  
從聖人之教。欲捕之。又不見。如此數次。回朝。問諸侍臣。皆對不知。晝寢。見一內  
侍。請如上清宮。俄覺身立七重天上。見一人立高臺。披衣右袒。空中有聲曰。此  
人掌天地鎖鑰者也。蓋順之。兩世俱安。忽聞馬行奔踢聲。覺問司閫。對曰。適二

士馳馬入宮。不知何來。問之不答。追之不見。王命遍尋。忽從壁帷中伸一巨手。光明閃灼。王大懼。聞聲曰。主委聖人。降之經書。倡揚正教。殄滅異端。汝盍從之。兩世獲安。不從將殛汝。王以被蒙首。渾身戰慄。明日移居邃宮。嚴禁出入。忽一壯士執杖逼床前。曰。順則已。不則折杖。王懼。乞曰。且待。士出責司閹不謹。逾年。又見壯士執杖入。曰。順則已。不則折杖。王知其爲天神也。哀乞曰。求緩待。吾自歸之。復責閹人。閹人逃。明日又見天神入。曰。順則已。不則折杖。王沉吟。神折杖出。王魂魄若失。方欲就枕。見一惡神。執二玻璃瓶入。曰。順乎。不順碎瓶。王戰慄不能答。神執瓶相擊擲地而出。王死。

七。邑府禁佛事。

府去墨克東南百里。君民好佛。重巫覡。先是二年前。流星逐竊機之魔。民以爲妖。祈神佛行祭賽。耆老曰。流星不止。祭必用牛。羊。駝三者之一。或可止。至牛羊殆盡。家無遺畜。衆老相議曰。財盡力竭。流星不滅。奈何。巫曰。國中將有大事不

可測。須家戶以塊土和香禳之。可解。有神巫曰。非也。今有聖王出。道尊德盛。能臣天下之王。革千古之教。以闢異端爲首功。以歸真主爲正果。吾人盡心歸之。以待其來命。禍卽潛消也。至是聞啟思王不服聖教。遭神擊死。府民恐怖。遂禁止佛事。不行祭賽。以待聖人之化。民心遂安。流星亦滅。

爲聖四年。酉。顯揚教化。墨克士民多順之。

初聖人行教。潛跡歛踪。不敢倡揚。僅親族知友十數人順之。三年以來。漸次顯明。至是年。則大開講席。申明義旨。教人奉事造化。天地人神之真主。毋拜佛像。毋事鬼神。毋信巫覡。毋聽一切妖言異說。存誠真主。持誦真言。一切身世營爲。孝弟節義。總依經訓恒規。不得擅違矩矱。婚喪有定禮。臨事司禮者爲之。于是墨克士民多歸之。惟二氏學人不平。讒于聖叔他吏部曰。君之姪。倡奇立異。攪亂人心。他吏部曰。彼奉天行教。吾何以止之。是違天命。且傷族誼。二氏曰。天命無據。他吏部叱曰。是何言也。造化真主。實有不虛。妖魔佛像。明顯皆假。壞假明。

眞千古聖人之教也。何爲無據。二氏人不能對。士民紛紛順教。無敢阻遏者。二氏人心服身遠。

時聖教大行人多順從。或問于二氏學人曰。穆罕默德以聖人之教教人。則當從之矣。况其爲天命之聖乎。二氏學人曰。豈不知其爲聖人也。第吾人祖父俱拜像。不欲廢祖教也。或許之曰。執祖教而違天命。背聖人可乎。是祖父亦違天命。背聖人者矣。二氏學人曰。不忍言。不忍言。曰。不忍言私義也。今有人父祖爲僞臣。而自知有明主。甘守僞職。而背明主。可乎。以私害公。罪莫大焉。二氏言屈。然卒不服。

古來氏既順復叛

古來氏爲墨克巨族。又爲聖人本宗。順教者既勝。二氏之風斯靡矣。有邪魔潛入二氏之會。說其學人同詣聖第。先難聖曰。世子既受命矣。以何者爲教。聖人曰。闢異端。明正學。革除假像。獨奉眞主爲教。衆曰。先君未之革也。世子之祖父

未之革也。將謂祖宗君父皆異端乎。朱乎。得曰。母撒乃吾人之教主。未之革也。將以母撒爲異端乎。忒爾撒曰。爾撒乃吾人之教主。爾撒未之革也。將謂爾撒爲異端乎。毀君父。詈聖人。罪莫大于此。而曰奉主命。行聖教。不亦誑乎。聖人答曰。吾承祖父之業。奉真主之命。靖除僞教。崇奉真主。以恢復千古聖人之教。吾之祖父。暨吾祖父而上。至于阿丹。俱不拜像。千古聖人皆不拜像。汝輩所知也。母撒入山。教生自拜金牛。後皆以討白。悔罪也自殺。母撒亡後。教生惑于異端。乃有拜像者。何與于母撒乎。爾撒行教。並無設像。升遐之後。教生有以爾撒爲造物主。乃有繪像拜之者。是何與于爾撒乎。皆亂道也。以亂道爲正道。則誤矣。自古以來。曾有一聖人拜像者乎。汝等皆學者。能以一言質證。則無庸多議矣。衆皆語塞而退。邪魔見問對不勝。叱二氏學人曰。汝輩疲矣。吾將復之。出門揚言曰。穆罕默德自悔其非。告罪于吾人矣。仍拜像爲是。由是旣順而復叛者衆。邪魔之誘。愚衆不知也。

諸叔毀傷

聖叔厄卜勒害卜。與聖比居數語辱聖。更以糞垢汚其室。聖自除之。相遇仍以禮。且曰。叔當順主命從正道。姪謝責而有榮施矣。何毀傷爲。

聖叔祖厄卜里偶。咱惡聖非祖教。曰。吾誓殺之。一日乘聖出。投巨石。中聖脛血流。聖高誦清真言曰。誦此言者。超脫矣。卒不能害聖。

族人請和

先是聖人立教。魔鬼爲災。致使族屬不和。國人鼎沸。古來氏人相議曰。穆罕默德自謂奉天闡教。衆人以守古教與之爭。相毀相角。殆無虛日。以致營業俱廢。民不聊生。盍請國主他吏部安之。他吏部乃集合城大人尊宿。諭曰。吾姪行教。乃完天命之責也。從與不從。在汝輩耳。自今而後。各從所願。無相傷毀。世無打罵爭教者。復戒聖曰。道貴自行。勿強人所不欲。聖人曰。姪受命行教。拯溺救焚。不可緩也。叔厄卜折害從旁曰。汝以何者爲教。聖人曰。却妄歸真。折害曰。吾无



輩祖父皆妄乎。聖人曰：凡不從聖人之教則妄。衆怫然曰：汝行汝真。吾守吾妄。違君諭。兩無所擾可也。遂散。他吏部復呼聖曰：汝言何厲。聖人曰：吾畏主。不畏人也。

二氏唆古來氏。以金寶麗童易聖於他吏部。不納。逐之。

二氏人見聖教不可抑。唆古來氏好事者曰：星火不滅。將焚原林。穆罕默德所恃者他吏部也。蓋以金寶賄之。美色動之。殺穆罕默德必矣。古來氏從其計。以黃金麗童進于他吏部。說之曰：穆罕默德禍萌也。不利于家。不利于國。請出其戶。徙之遠邑。家國俱安。不則恐尊位亦難保也。他吏部怒曰：汝輩何心。以爾子與我養其生。舍我子與爾致其死。雖至愚不爲也。衆曰：國人皆不服。柰何。他吏部曰：天命之人。汝衆欲我違天命。舍骨肉而易財色。不能也。逐之。拂衣而入。衆怨益深。

二氏謀亂聖民。他吏部約族護聖。厄卜勒害卜遁。

二氏以所謀不成。知他吏部志不可奪。復相計議曰。根之難撥。且剪枝柯。莫若先離其黨。亂其心。使順者叛之。其勢自抑。乃揚言曰。穆罕默德瘋癲矣。自道其所言所行皆詭術也。不盡迷世人不止。惑于其言者。必死於其手。吾人宜棄之遠之。于是人心搖撼。思順者止。既順者欲叛。他吏部聞之。勃然怒曰。此二氏之詭計也。天命之燈。豈容爾鬼風撲滅。因大會族人尊長。約曰。穆罕默德天地之貴。吾家之寶也。凡我族人。理當保護。忍使骨肉殘于人手乎。從教與否。聽之各人。今而後。凡有人傷穆罕默德及穆罕默德之黨者。合族攻之。族衆皆遵約書。名畫押。惟厄卜折害勒害不遵遁去。

是年渥爾格卒。

渥爾格。乃聖后赫底徹之從兄。其履歷見于前。曾于聖初受命時。識聖爲古今福德第一人。卽思爲其輔。因年衰病篤。不克如願。遑巡至今。于是年卒。聖使人弔之。傷其志。

天下毀佛

自聖人生而天下之佛無靈。天方近國之佛像。稽然倒地。遠譯之佛像。祈禱無靈。稱活佛者。暗啞失智。一切術數占卜。皆反常不應。蓋因凡屬祈禳占卜。多係妖魔鬼怪爲祟于其間也。聖人生。則天下之妖魔避。君子進。小人退。理勢然也。享佛者。智愚不等。智者知其無益也。遂廢之。天下不期然而然。亦風教之大幸也。惜乎人而無恒。不能服真教。卽不能除假像。是故異端者流。興廢不常。天方諸境。稱極樂國矣。

爲聖五年。庚戌聖命穆士遷海北涉。

海北涉。乃大地七洲之一。居墨克之西南。東起耶滿。西至鎮當。南臨大海。北接阿爾壁密速爾諸處。其地世著賢王行美政。自賽福王以神明蒞位。天下仰之。聖祖穆託吏部往賀。備悉聖人之德。王以年老不獲見聖光爲憾。遺囑子孫。待其受命而輔衛之。于時孫南查爾當位。仁風美政。視祖尤賢。前聞聖人受命。賈

表稱賀。聖知其賢。而能衛教。故命穆士遷其地。

遷者十五人。聞二氏人順復還墨克。易卜尼默思歐第留數日。復遷海北涉。

穆士願遷者十五人。于是年勒哲卜月。暗出墨克。舟至海北邊地宿焉。古來氏知覺。追及勒還。俱不允。越月餘。聞天經萬納直目篇降。聖人叩頭。二氏人從之。叩喜曰。二氏順教矣。遂于少哇立月。搬回墨克。一路風聞。古來氏共欲尊聖爲王。聖堅辭不受。衆自擇吉。請聖登位。聖終不居。反致衆怒。今復大相爲難矣。穆士聞此愕然。既出海北。不能復返。只得還墨克。各就其本戶居之。其中有易卜尼默思歐第與戶主不合。居數日。復向海北居焉。至聖遷默底納。乃附聖遷之。二氏爲亂羣凶肆惡。聖人以正克之。

二氏及古來氏人。見穆士既遷復返。愈加猖獗。暴戾強很。魚肉穆士。一日訪知聖禮拜時。假以問道來。羅坐于旁。乘間以駝鞍加聖身。負壓而去。聖女法士默來去之。○聖坐克而白功課。爾體白潛至。背勒聖項。至氣閉無聲。白克爾來救。

醒白克爾泣曰。眞主至大。聖人至知。若輩將如何結果耶。聖微笑曰。此正行道之機也。汝以吾爲傷乎。大道無傷也。眞主無傷也。古來氏私集僞約。指佛爲誓。但遇穆罕默。卽行撲殺。或人告于聖。聖曰。彼肆其行。吾縱之也。遂沐浴而出。衆擁來執。聖立定。高誦清真言。衆忽目瞥身倒。仰仆如尸。聖高聲諭曰。眞到矣。僞化矣。汝輩棄僞歸眞者。○聖遊克而白過玄石衆擁坐其上。不容聖撫。聖不須其讓。得撫而去。二次過亦然。衆驚訝曰。穆罕默有神通也。共欲捉聖。聖立定。呼曰。哪古來氏。吾來宰割也。衆皆垂手延頸。如頭上有鳥立然。雖至惡之徒。亦哀哀告曰。哪穆罕默德。饒吾放肆。赦吾得罪。汝實眞主欽差。普世聖人。聖人曰。汝等歸信眞主。從此無傷穆士。衆哀哀應諾。由是無敢再傷聖者。

閱數月。命穆士再遷海北。涉遷者九十一人。先是二氏學人。與古來氏頭目。大集私所計議曰。穆罕默爲癡爲狂。幻術弄人。毀吾祖父。滅吾佛像。鄙視吾輩才人智士。亂吾教門。使吾人骨肉失和。親戚離

散如遭焚。如被溺。柰何彼有神術爲防。有他吏部爲衛。誰能傷之。今公議作約。但遇其人。卽行撲殺。一人之命。衆人擔之。不至抵命。納贖則易耳。計定。穆人恐不敢市行。聖居額爾干宅。念穆衆無寧。時尙弱。未奉明命。不敢造次。乃命穆士再遷海北涉。此時穆士日衆。願遷者九十一人。他吏部之子查而法。與塞里默爲首領。致書南查王。護庇云云。其有無力者。他吏部給與盤費寧家。

二氏使使賄海北王臣。毀穆人叛王親勘之。大明聖教之是順教。逐二氏使安居。穆士給供養。

再遷時人多事顯。二氏學人與古來氏計曰。若穆人投仗南查氏王。倘王以師來。吾等休矣。盍先使人說之。便將穆人或殺或逐。或盡執解回。可無虞也。于是古來氏大集金銀寶玩。精製香牛皮。海北所貴也。使儒杯爾。二木兒兼程先到海北。賄其大臣。勸其事。引見于王。王問其來意。對曰。臣國有某某。叛古教。毀先聖。倡立新奇。士民爲所惑。今逃來上國。求庇于王。王其勿存。恐爲上國害。或殺。

或逐。或盡執附臣還國。惟大王之命。王顧左右咸進曰。所言最是。惟斯人乃知斯人也。王動容曰。人來投我。以我爲足恃也。去之非禮。殺之不道。附之還國。不智不仁。如曰叛教。吾且誥之。時穆士方到。達書不通。王覘知其來矣。明日大整朝儀。總會百官。奉引支勒。經于案宣。穆士首查而法。塞里默進。問曰。有人告汝等。叛違古教。毀先聖而立新奇。惑亂士民。汝等實言。汝是何教。查爾法對曰。吾王寬仁如天。昭鑒如日。臣輩初亦從二氏之教。拜像。有穆罕默德係爾卜寶喇希之子。盛德無比。奉天闡教。傳授真經。教我輩奉事造化天人之主。毋拜佛像。主真也。佛僞也。吾人則棄僞事真。不行二氏教。不與二氏會。其人不。服。妄生禍端。傷吾害吾。欲撲殺吾。吾人怯懦。不能與爭。聖人乃命臣等遷居上國。投庇吾王。王其納之。王曰。天經何言。查爾法頌唎。福哈篇九十九章對。此篇述馬爾媽生爾撒故典也。方讀半。王泣涕交下。漬濕袞衣。衆臣亦泣。王呼儒杯爾等。叱曰。汝輩諛佞也。彼所行之事。與母撒爾撒之教同。彼所誦之經。與引支勒之經同。

拜像原非聖教。汝輩執祖父之習。來毀聖人之教耶。汝等有罪也。二木兒曰。爾撒天主也。彼人毀爾撒爲奴。塞里默曰。如此亦不至爲仇也。汝等認爾撒爲主。吾聖人謂爾撒是主之奴。除主皆奴也。王曰。勿亂辨待吾問之。呼二木兒前曰。汝于爾撒何說。對曰。爾撒主也。王曰。主有像乎。對曰。無像。王曰。爾撒有像則非主也。二木兒曰。主本無像。而降生則有像。王曰。咄。言降生更非主也。天地萬物。何莫非本然無像。降生則有像也。主亦類萬物乎。復呼查爾法曰。汝于爾撒何說。對曰。主之差使也。受命之聖人也。王舉筆示衆曰。查爾法所言。與爾撒之經。不問也。呼二木兒曰。汝人遵引支勒。經乎。對曰。引支勒。吾天主所降之經也。王曰。引支勒。經中並未教人拜像。汝衆以拜像爲教。引支勒。經中。教人遵信。末世聖人穆罕默德。汝衆反欲傷之。彼衆之言全與引支勒相合。汝衆之言全與引支勒相背。汝等叛教毀聖。均行異端。當殺。當逐。念汝等異國之民。與彼衆皆係親識。不罪汝等。可速歸國。傳語國人。我納查爾王。順從穆罕默德聖人之教。



矣。如再有與穆罕默德及其教生爲讐相害者。吾自將兵討之。復諭諸臣曰。彼居吾地。吾賓客也。須厚待之。毋需索。毋以私意謀害。毋受墨克人賄。又諭穆士曰。爾衆安居如樂家鄉。但有需索謀害。卽叩我金門。吾親究之。查爾法乃于懷中出聖書。王見聖書。旋身下拜。迎位捧讀。不禁大痛曰。先王遺旨也。吾以劣才嗣位。敢蒙聖訓。更蒙囑託。吁嘻。吾幾爲逆奴誤矣。幸荷主恩。保守正道。賜予心目。得鑒原情。汝胡不早出聖旨也。抑亦某也。幸不早出。方見我之衛道。非以人情。抑又逆奴之幸。若早出。吾必殺之也。復諭曰。爾我旣同爲聖門弟子。則爾我兄弟也。百務無忌。凡有言問。不時告予。民屋不便。另構廣廈以居。于是二氏之使鼠竄還國。兩地穆士燕樂安居。聖心大慰。

海北屬國以兵犯闕。屢戰不却。聖遣祖杯爾救援。大敗之。

海北涉屬國王侯。聞南查王順從新教。詆斥二氏。共會兵犯國。疏王罪。王素以仁義蒞政。不多治兵。屢戰不能却敵。困久糧乏。正在憂虞。忽晨起。見寇悉退。且

傷殺無數。有大將叩城門問之。乃聖叔祖杯兒。領聖命來救援也。一戰盡却。遂開城謝勞。問訊聖汝。擄獲輜重軍器什物甚富。盡犒來軍。報捷與聖。聖民大悅。相爲笑噓。曰。諸侯敗績之慚。本若二氏讒阻之羞也。

磐北納浙諸國叛。王親統水師伐之。順。

磐北納浙海北涉二屬國名。去王都東南海岸千餘里。因前戰不利。憤恨不平。不順王化。南查王親統水師伐之。不戰而順。初出師時。穆士請從征助戰。王辭曰。吾爲道出師也。眞主之助強于汝輩也。

古來氏獻麗童海北王放之窮島。

墨克有麗童名安馬兒。古來氏人也。人多侮之。二氏人以所謀不成。復唆古來氏曰。安馬兒汝族一賤物也。盍獻之南查王。若惑之。殺王必矣。若不惑亦不謂廢此塊肉也。古來氏乃獻安馬兒與南查王。王佯喜曰。美物也。無此福不能享此肉。可置之曠野。聽天與有福之人。乃放之野洲窮島間。無人跡處。與禽獸居。

且責來使曰。聖人以道誨我。汝人以尤物昧我。則良否可辨矣。何復論教之是非耶。我爾無親。無執。不可再來矣。使還述其事。二氏愕然曰。此明譏與麗童處者。與禽獸等也。

賽米葉順教。厄卜折害刺殺之。爲聖教中捨希德第一。

賽米葉衣工之女。候宰伏之婢也。釋爲良。入聖教。嘗被二氏人毀辱。欲其叛教。賽堅志自矢。亦不字人。俄被厄卜折害乘間以鎗刺殺。其聖教中首先爲道亡身者之一人。○天方以凡爲道而殺身者謂之捨希德。蓋有爲國亡身事君致命之義。

天 方 至 聖 實 錄

---

卷 七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七終

三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八

起爲聖六年至十二年事實

爲聖六年。辛亥韓澤歐墨爾順

韓澤乃聖之嫡叔。毅勇兼人。喜獵。一日遊獵歸來。朝克而白。俗慣凡獵。回必朝克而白。然後歸家。俄一人奔至馬前。告曰。身祝子昂。家人也。方見厄卜折害。傷聖太甚。夫折害君之弟也。聖君之姪也。家道宜和。國法宜公。叔強而姪忍。君能忍乎。韓澤聞之。勃然大怒。曰。有是哉。吾往懲之。迄至見折害坐階礎。凶氣勃勃。乃以弓擊其頭。損語之曰。叔姪相殘。家道之厲。吾今順穆罕默德教矣。汝再行凶。我卽汝之對也。汝其知之。遊克而白。回見聖。遂入教。聖得韓澤爲輔。古來氏人無敢正面視者。○歐墨爾乃聖九世祖。克而卜九世之孫。赫他卜之子。亦聖之宗弟也。少有膽略。雄辯驚人。嘗曰。使吾掌國。天下當無疑獄。一日聞古來氏言。韓澤歸穆。則無人與敵。折害雖勇。亦且被擊。歐墨爾奮起曰。吾將殺穆。并殺

韓以安國人。遂提劍出。至索法山。遇渥噶士子塞爾弟。問曰。歐墨爾何往。曰。往殺穆罕默德塞爾弟。曰。汝智者也。何爲至愚之事。穆罕默德聖人也。聖何能殺。歐墨爾曰。汝亦順耶。吾先殺汝。塞爾弟曰。汝仁者也。殺我何辜。汗汝之劍矣。嗚呼。歐墨爾天聖闡道。普世沾光。吾順教久矣。主庇我安。汝若順教。保汝與我偕安。歐墨爾怒曰。殺汝以作殺聖先引。挺劍來殺。塞爾弟曰。汝勇者也。勇于人而怯于妹。何也。妹與妹夫。順教多日。現在延師傳經。蓋先殺之。歐遂奔妹家。時海爸卜在妹家傳經。聞歐墨爾至。匿色衣德妹夫也。迎之。歐墨爾曰。所誦何經。妹阿米納應曰。未也。歐墨爾曰。聞汝夫婦俱從穆罕默德之教矣。有諸。妹曰。然。歐墨爾怒。執色衣德欲殺之。妹勸遭掌面流血。泣曰。勿傷我。我爲真主婢矣。歐墨爾曰。何謂也。曰。吾奉聖人之教。奉事造化天人之真主。不拜人造之假象矣。歐墨爾聞言色變。曰。聖人之教。何所憑。曰。天經。曰。天經何言。與吾視之。妹曰。天經潔物。非潔人不容取。必沐浴然後可授。彼時歐墨爾心動。出室沐浴。妹入請經。海

爸卜曰。天經未可授。廢兒也。妹曰。吾冀其入教也。捧經出。恰歐墨爾沐浴。訖取讀之。乃他哈篇也。甫誦數節。卽驚曰。能爲此言者。吾應拜之。必非人言也。又誦數節。不禁高聲呼曰。我證萬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王欽差。海爸卜聞之喜。高念忒克比。而從帳中出。曰。哪歐墨爾。汝來此室。昏夜月明矣。他哈之義明月也。歐墨爾隨口答曰。若引我到聖闕。則太陽光昭焉。以聖人爲太陽也。海爸卜遂與色依德領歐墨爾見聖。聞聖在韓澤家。至韓家。門人見歐墨爾來。大驚。入報曰。讐人來也。衆皆失色。獨聖欣然曰。吾友來也。親出迎之。携手而入。曰。恭喜。歐心神慌怖。四體戰栗。對曰。弟子順教矣。聖命念清真言。歐高聲朗誦。聖與羣弟子高念忒克比。而聲聞滿城。聖人曰。哪歐墨爾。吾昨夕告主以歐墨爾或厄卜折害立一人爲輔。夕求而朝得矣。衆皆爲賀。歐墨爾進曰。道之不明。學之晦也。教之不行。理不明也。請廣其學。訓其理。使高士順從。則庸愚不得不從。風行草偃也。雖有強狠。無所施其力矣。聖人曰。吁歐墨爾。汝知之乎。人事盡

于時也。聖人出。弟子從。歐墨爾仗劍先引。高誦萬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欽差。二氏人聞之。莫不驚駭吐舌。曰。歐墨爾亦順矣。古來氏人曰。吾族逆子也。方言殺穆。倏爾順之。歐墨爾揚言曰。有敢動吾穆士一草一石者。誓必殺之。于是衆逆生畏。穆人賴安。

歐墨爾請建寺造臺。講諭聖后赫底徹成之。

自韓澤歐墨爾順後。穆人得力聖教稍強。計其順教弟子成立稱士者三十九人。補白克進曰。哪真主欽差。顯道明教。此其時矣。聖人曰。尙有待也。歐墨爾進曰。民望之久矣。請大啟寺宇。高建講臺。以待主命。赫底徹亦力勸成。盡出己財。買工購木。一力成之。此聖教建寺造臺之始也。

始赴寺禮拜

此時禮拜尙無定時。第隨人欲禮。則赴寺禮之。惟聖人早晚赴寺。禮拜爲常。

始登臺勸諭



諭臺告成。補白克率衆請聖登臺勸諭。聖人曰：時且孤弱，未可以興。補白克曰：受命真，無畏人。聖人曰：汝以予爲畏耶？乃登臺。歐墨爾曉諭通城，各教士民赴寺聽諭。聖立臺上，衆伏臺下，止靜息聲。乃諭曰：感讚真主，化育萬世，開闢乾坤，章明日月，奠定山河，發生萬物，選拔人類，爲萬物貴，賦畀靈明，闡發大義，民生而愚，忘失起初，爰生聖人，降之經書，明道設教，民斯遵效，敬服之勤，永福之兆，嗚乎！人心溺于異端邪說久矣，白爾撒降，六百年來，聖人不出，大道不明，妖神爲祟，佛氏縱橫，聰明智士，旣爲蠱惑，庸愚俗子，寧免沉淪，于是天真路塞，聖學門封，根本大義，罔識所從，感讚真主，指迷歸正，導吾正路，啟予總明，昇予大位，普濟羣生，人其沉淪，予作舟筏，人其枯渴，予作甘霖，我證萬物非主，唯有真主，止一無二，我乃真主，差使順吾，卽順主，永享天國，逆吾，卽逆主，永墮地禁，嗚乎爾民，毋拜佛，毋事神，拜主事主，是爲正道，毋用私，毋畏人，敬主畏主，乃得善果，嗚乎爾民，敬服斯言，祇承主命，終身不更，永福之慶，大衆聽畢，無不感服。第

順逆相半。順者毀佛。棄神崇奉無像之主。逆者曰。理固是也。第拜佛事神。祖父之教。一旦更之。不安也。噫。不安于棄祖父之教。而安于背聖人。此其所以為愚為迷也歟。

補白克遭擊其母順教。

自聖諭後。國人順教日勝。逆人妬之。自聖登臺勸諭後。凡二氏及古來氏人不順教者。通曰逆人。相與謀議。有惡少耳體白。古來氏族也。曰。穆人之勝歐墨爾。倡之也。撲殺歐墨爾。事去一半矣。衆曰。不可。歐墨爾勇無敵。補白克其首輔也。多謀而弱。可擊耳。體白乃率羣凶路截補白克擊之。從人急救歸第。已不醒人事。通國人皆傳。補白克斃矣。至夕稍蘇。呼曰。聖人如何。衆曰。汝傷痛乎。呼曰。聖人如何。衆曰。聖人安。汝無慮。呼曰。聖人如何。衆曰。聖在額而千家。功課無事。汝少進飲食。呼曰。不見聖人。誓不飲食。扶我見聖。衆曰。傷不可移。曰。吾自從聖。即願為捨希德。往吾所願也。衆趁夜靜。扶往見聖。泣曰。弟子不能常侍聖輔教矣。遭人曰。爾無憂無慮。真主罰。

爾過增爾品。履正遭橫。大人之徵也。聖以手撫之。傷痛盡除。補白克告曰。弟子之母久蓄歸依之念。乞聖誨之。聖奉手告主。畀證以馬尼。母遂順教。

歐墨爾擊惡少耳體白傷其目

耳體白自擊補白克後逆人敬之。號爲驍將。逞凶益甚。盡廢己業。而食于衆。衆亦樂爲供之。所畏者。歐墨爾也。二氏以言激之。耳體白欲拚命殺歐墨爾。一日。遇歐墨爾于途。毆之。歐墨爾怒。執耳體白如提鷄。痛擊而傷其目。衆人追擊。俱被傷。由此逆人懼歐墨爾。凶風稍息。

弟子請設儀仗扈從聖不准

衆逆因前二次之打補白克。愈耳體白傷益加忿怒。日夜尋謀。詭計百出。不殺聖不休。弟子懼。因請于聖人。出門必設儀仗扈從。以却小人之放肆。聖人曰。吁。嘻。儀仗扈從。王者之事也。王者以位尊。吾受命爲聖也。聖人以德尊。以位尊者。以威服人者也。其所成者薄。以德尊者。以仁服人者也。其所成者厚。吾初不受。

王位乃欲吾民所成者厚也。且王者之尊以人。聖者之尊以主。吾欲吾民近主。尊不在近人尊也。患難乃聖賢之鑪錫。愈加苦厄。愈見光明。汝衆以患難爲患難耶。今而後。吾隨處行教。汝輩其量心力從之。

厄卜折害擊聖

其初聖每出必以衆從。此時則常獨行。或赴寺禮拜。或入市勸諭。一日孤行于索法墨爾渥間。遇厄卜折害。率多凶以石擊聖。額破血流。人報知爾里救之。歸弟子進曰。嚮也。聖以法禁人。諸逆畏之。今也。忍被其傷何也。聖人曰。嘻。汝輩謂吾以法禦人者乎。吾無法也。吾在眞主掌中也。傷吾其淺。何如傷彼之深。嗚乎。汝輩知之。力行。一日不前。吾道病矣。學問一日不增。吾心晦矣。一日不有災厄。一日不起。謗名。吾品低矣。

逆黨逞凶。天神告慰

一日聖獨行于郊。被衆擊逃。避爾墨渥深處。坐幽岩上。慮及羣凶肆惡。正道難

行不知何時可了。吾受差之責。衆生沉迷。吾之過也。因而泣下。俄哲白爾衣勅降。率衆天神詣前。

曰。眞主欽差爾。識爾爲聖之品乎。曰然。憶爾主闕之尊乎。曰然。知爾主之不忘爾乎。曰。眞主明鑒清高。無忘也。知眞主之能令萬物皆爾順乎。曰。眞主之恩也。抑知眞主欲轉移天下之人。咸順爾教爲至易乎。曰。眞主無不能也。哲白而衣勒曰。聖無憂矣。萬物不齊。見造化之妙也。順逆不同。見賞罰之公也。安危不常。顯聖品之大也。聖欲罪諸傷爾逆爾之人乎。吾輩卽能行之。以慰爾心。聖人曰。吁。吾豈爲罪人而生乎。吾受命慈憫普世也。倏見爾里。率衆弟子至。天神退。聖歸。卽赴寺禮拜。

爲聖七年

子壬

敖士與黑子而直戰于逋晚膏

敖士黑子而直兄弟二人名也。分居兩地。後皆成巨族。漸積成鎮。遂爲鎮名。逋晚膏兩鎮之間。市聚之處。其爭之之由未詳。却係兄弟之族。常爲仇鬥。而此時

尤甚。其後聖人爲之勸釋。歸于和好。同順正教。

爲聖八年<sub>丑癸</sub>古來氏立約書。絕哈申人不與交易。不結婚姻。私鬻者沒其財。私餽者奪其食。

初因韓澤與歐墨爾俱順教。二人者萬人敵也。古來氏無人與敵矣。海北涉南查王保護遷士甚嚴。額卜他吏部防衛聖人至密。二氏謀窮。古來氏智竭。逆黨無所措手足矣。至是哈申人合族相議曰。聖我家人也。忍見其受辱于人。先從我家衛之。尊之內侮不形。則外侮不入矣。由是穆人心安于寢食。教門大闡于遠邇。穆人之風較盛前此十倍。天敕降云。彼欲息其光。真主不容。祇欲全其光。于是古來氏自量不能傷聖。乃問計于二氏。二氏授計。連盟合約。從今絕聖。并不與哈申人交。立約書曰。凡我國人與哈申人。世相爲仇。不通市易。不結婚姻。不爲朋友。不相宴會。凡遇于途。或會于室。輕則毆重則殺。如有以私情買賣者。沒其財。以私親餽送者。奪其食。一家背約。合國攻之。列名畫押。當衆密封。懸于

克爾白中樑。嗚乎。道之難行也如此哉。教門纔盛。倏遭此一變。禁交易。則服食無出。禁婚姻。則宗祀無繼。其絕之之意。深且毒矣。二氏之計。殘忍極矣。復于一切市口城門。置人防察。見哈申人市物。卽逐之。哈申人無可如何。只得夜者倍價買之。私鬻者甚夥。不能禁。古來氏復申諭曰。不三倍價不與賣。穆人多艱。婦號寒。兒啼飢。日夜哀聲不絕。聞者有得意而喜者。有不忍而憐者。私爲平價鬻食。或相餽贈。而于墻頭取授。他吏部嘗恐逆人暗來傷聖。諄命諸子晝與同坐。夜與同寢。得食必先進聖。而聖必與諸兄弟共之。復將已分。給與啼飢之兒。嘗不食。初有一等朱乎得。雖不從聖教。而知聖爲受命欽差。不與衆約。嘗勸古來氏曰。彼與爾一本同支也。爾人之子飽煖安樂。本家子女飢寒哀苦。深夜不睡。隣里不寧。慈心何在。真主亦不容汝人常保也。古來氏多有悔者。曰。吾初與約。不料如此也。皆親族朋友。忍見其苦難如是耶。于是毀約者過半。漸有明顯買賣餽食者。祝子昂子哈欽。聖后赫底徹之姪也。餽擔麥與姑母。厄卜折害截之。

補哈忒喇勸解不允。以駝骨擊折害頭破。餽者脫。奚商餽食三擔。折害截之。交一擔與耳體白。白雖存一目而不能視。猶瞽也。牽負者之衣任曳不脫。遇韓澤脫之。折害亦脫。耳體白張空目大罵不休。又有夜餽者爲逆截之。蘇福揚勸脫。蘇福揚亦古來氏之尊宿也。正直公惠。初不與約。聞國人仇難哈申人太甚。嘗于街市遊行。見有不平卽勸解之。故紛爭截餽多解于蘇福揚云。然其心順身逆。反復不常。而終歸于順。其亦根行之有自歟。

法而西王祁西臘遣大將軍社火爾侵魯密勝。逼至河裏直。詔社火殺其弟伏爾罕兄弟領師投魯密。返討祁西大勝之。斬祁西卽以伏爾罕掌其國。穆人歡。逆人大恐。

法而西王祁西臘恃威力羨慕魯密。遣大將軍社火爾統兵十萬侵之。弟伏爾罕爲副。魯密王改索自將兵二十萬迎之。會于沙牧之圃宿里。社火仁知勇。天下無敵。以奇計敗魯密師。追至河裏直。駐焉。信至墨克。逆人喜。穆人憂。因法而



西人行譯地之教。拜佛與逆人同類。故聞其勝喜。魯密人爲忒爾撒尊爾撒之教。不拜佛。與穆人同類。故聞其敗憂。及天經魯密篇降慰之曰。敗將勝也。穆人之憂少釋。越年魯密果大勝法而西。沒其國。斬其王。先是社火爾弟伏而罕亦稱萬人敵。副社火爾敗魯密師。醉後語羣下曰。吾夢服袞衣冠冕旒。坐祁西王位。或聞之祁西。卽詔社火殺其弟。進其首級。社火答表曰。伏而罕吾國大將也。魯密軍甚畏之。不可殺。復詔曰。吾法而西勇將如雲。可速殺之。表曰。役無罪有累于德。且不利于國。方今魯密正窺吾人虛實。殺伏而罕。恐不能拒守矣。詔曰。汝之弟也。不殺且不利于己。奚暇慮于國。表曰。臣甘忤旨罪。不殺無罪之弟。祁西王大怒。下詔革社火而任伏而罕。旋發密旨。命伏而罕殺社火。伏而罕得位復得旨。遂執社火。以王旨示之。社火曰。吁。吾被三詔殺汝。而三辭。弟以一詔殺兄耶。卽以三詔三答稿示之。伏而罕驚曰。吾幾誤矣。王以無道殺吾兄弟。吾兄弟盍同歸魯密。以答王。遂遣使致書與魯密王曰。有機密欲報。不宜書。請王以

五十騎來。吾亦以五十騎迎之。面告所以。魯密王疑其詐。問于羣臣。疑信相半。終計曰。多帶甲兵。以防不虞。到彼只以五十騎對之。王率師五十萬。差細作前探。伏而罕果只五十騎。並無甲兵。王亦如之。陣會。伏而罕告曰。吾兄弟同爲祁西之臣。素以忠義報國。前王師敗績。吾二人之罪也。今未蒙封賞。反欲殺害。情愿歸投。駕下。殺祁西。以信王。王曰。善。遂反兵向法。而西一戰如摧朽。擒祁西斬之。卽以伏而罕掌其國。以應夢識。信至墨克。逆人大慚。穆人歡。聖心亦慰。

爲聖九年

甲寅

蠹食約書。毀約。順教者大半。

眞主以蠹魚食約書。凡主之名字皆食去。凡禁止字皆反書之。如不字改宜字。沒字改還字。奪字改予字。示覺聖人。宣白他吏部。告于衆曰。吾姪穆罕默德。聖人也。其言不虛。今日主命蠹食約書。去其主名。反其約法。夫約書秘藏克爾白。無能私啟。彼何敢妄說。必主示覺之也。今試啟書驗之。其言若謬。吾必殺之。其爲僭妄無疑也。若眞。汝輩必從之。其爲眞聖無疑也。從此不可爲讐矣。衆曰。諾。

復立約書。然後啟書。先將書與衆次第驗封訖。展視之。果如聖言。原爲躡蹶之辭。今皆改爲和順之辭。凡主名字處皆空。約文皆與前文反。他吏部喜衆心懽悅。曰。真主之斷是也。吾輩何得自相毀親斷族。傷殘骨肉。古來氏之尊長大人咸呼曰。前約從今毀矣。若不毀。則只依主斷之約。不依汝私斷之約也。真主之命。真聖人之言實。吾順穆罕默德之教矣。于是國人爭詣聖門。傾心順教。惟倡惡數人如厄卜折害勒害耳體白等。及二氏學人不服。然亦嗔怒而散。

爲聖十年<sub>乙卯</sub>額卜他吏部卒

初他吏部疾。召諸哈申。本支族人子孫于臥榻前。囑曰。穆罕默德天地之貴。萬聖之尊也。生于亂世。輔者少。害者多。先君囑我保衛。至今四十二年。吾未嘗一刻懈怠。若託之諸叔。未必保全。至于今日也。吾今病勢不能起。約囑爾等。仰體先意。共尊穆罕默德爲國主。輔助之。歸信之。忠孝兩盡。兩世俱安也。聖泣曰。叔無我願。請自保。誦清真言。他吏部曰。吾守祖父教矣。厄卜折害從旁曰。守祖父

之教自是。聖曰。祖父之教。二氏之教也。吾其受命行真主之教矣。二氏之教。僞真主之教。真。請叔從真去僞。誦清真言。折害怒曰。祖父不如兒孫耶。他吏部曰。吁。吾自有方寸。勿亂吾諸人。退留聖私語之曰。吁。吾姪穆罕默德。吾豈不知汝道之真乎。古來氏人嘗譏我。懼禍而順也。安時不順。危時順。且視汝之行教。苦厄備嘗。吾老矣。畏煩也。諸族國人嫉妬爲性。吾恐吾一順人。愈傷汝也。聖曰。能爲主僕。主能保安。災厄賢聖所不免。吾望叔以道重身。後安也。叔誦清真言。則安矣。他吏部曰。吾有汝。何愁不安。言訖斃。時年八十五歲。

論曰。嗚乎。他吏部保聖之功大矣。惜乎未得正而斃。其率人以愚者乎。聖幼穉。卽蒙愛重。過于己子。迄八歲。撫養至于成人。行止坐臥。一刻不離。親爲治饌。不與衆食。賈沙牧視醫下。防患禦疾。其兢業之心。可謂至矣。至爲聘妻室。盡費已有。而不慮己子之無計。堅辭賄賂。不順人情。甘與國人成仇。不與衆約。忍受飢寒。得食必先供之聖。不以被累而怨。其愛重之誠。可謂切矣。善類

感其仁惠。惡黨懼其威嚴。不敢正面視聖。至于臨卒。遺命推聖爲國主。囑兄弟子姪輔之助之。歸信之衆人無敢與爭者。則聖之所托于他吏部生前死後者。可謂深厚極矣。其保護之功。詎不大矣哉。其云若托之諸叔。未必保全。至于今日。不虛也。然而其所以愛之重之保護之。非爲其爲子爲姪也。乃爲其道德之尊也。如云穆罕默德乃天地之貴。萬聖之尊也。既知其尊貴而不從其教化。何哉。子爲天子。諸叔必從其令。孫爲天子。諸祖必守其法。不從聖人之教。而曰有祖父之教。天下古今有祖父之愚。大于聖人之教者乎。至聖出則一切聖人之教俱革。况祖父之教乎。他吏部愚矣。他吏部身爲家長。爲國君。而任愚。則是率人以愚者也。人坐于愚而求智。他吏部生于知而任愚。知于道德。愚于世法。可也。獨愚于道德。是何心哉。是乃其所以不得正而斃也。世固有疑于他吏部者。有如是功績。不應以不得正論之。是乃不知天命之重者也。他吏部其于聖之受命也。確信乎。不確信乎。確信。則不應違天命。

而執祖教不確信。則其非得正明矣。何疑哉。噫。凡後世之守祖教而違聖人教者。皆他吏部之屬也。其罪不亦大矣哉。

聖后赫底徹卒。

初后以他吏部病。勤奉湯藥。感疾。繼而他吏部卒。念聖教尙未大行而失怙。諸叔強忍。聖不以王威振伏之。憂鬱不起。泣謂聖曰。妾自侍君二十五年。志在輔君行道。沾君之福而觀光天下一統之盛。今不幸中殂。君其保重。自安自愛。以教生爲重。以受命之責爲急。早釋我冥冥之望也。萬物非主。惟有眞主。汝實眞主。欽差也。閉目而卒。時年六十五歲。蓋後他吏部卒一月有五日

論曰。后之美德無窮。皆超乎人表而可爲天下後世教。約其目則品度。學問。才能。見識。廉潔。仁惠。忍耐。擔待也。自幼穉。卽舉止端嚴。不苟言笑。爲王宮主。不事華飾。不驕愚賤。潛心古學。物色聖賢。受業後。經營貨殖。藉以廣仁惠。試人才。不輕字人。四十歲始得聖歸之。至于爲聖之徵兆。天神之動靜。降經傳。

命之規模。無不通曉。則亦似非凡間女子矣。其曰。王者以仁貴。聖者以貧尊。以至盡捨其所有。以成聖。其爲教于天下後世。爲聖爲王。爲貴室者深矣。至于修天房。建寺宇。毫無德色。通國爲讐。嘗日不食。絕無怨尤。臨卒。諸凡不問。只以教生爲念。天命爲急。以身後之脫離爲專望。朗誦清真言而歸。其存順沒寧之意。亦槩見矣。噫嘻。天下古今。若此巾幗。曾有幾哉。視彼鬚眉丈夫。爲長爲君。而任愚者。天壤矣。一爲天下教。一爲天下愚。治亂之辨。優劣之分也。審矣。

厄卜勒害卜護聖復叛

聖于兩喪之後。皆居室數日。逆人曰。穆罕默德。上無恃。內無室。行教之心。餒矣。于此際。征之。根可拔也。由是古來氏。凶風復熾。韓澤。歐墨爾。請曰。弟子望顏甚切。請赴寺。并安衆。穆之心。聖人明日出。厄卜勒害至。歐墨爾曰。彼叔也。爾叔也。他吏部死。汝爲諸叔長。蓋治服衆人。以安衆心。且聖每思汝爲輔。以汝膽勇無

敵也。勒害喜譽。應曰。吾願輔之。遂出門。曉衆曰。吾護聖矣。有凶徒阇里則毀聖。勒害擊之。衆逆皆驚曰。勒害順教矣。勒害曰。吾護之也。非順也。厄卜折害曰。護猶順也。二氏曰。護之以滅祖教。是自滅祖教矣。勒害獨不問置祖父于何地乎。勒害曰。是也。吾將問之。入曰。父祖之歸着何如。聖人曰。如其民。出曰。如其民。衆曰。如其民。不亦外道乎。聖人曰。凡先吾受命。而歿于先聖之教者。正。後吾受命。而歿于祖教者。迷。出以對衆。衆曰。爾卜篤穆託吏部。汝之父也。生不拜佛。何如其民。復入曰。吾之父。汝之祖也。生不拜佛。何如其民。其民且拜佛而濫觴。聖人曰。民行君道也。民不如君。何稱其民。君不如民。何稱其君。吾聞之曰。不治其罪。且與其會。而受祭肉。至于如今。汝輩拜佛無忌。是其無禁也。端叔以拜佛爲是耶。非耶。拜。是。則不拜爲非。不拜。是。則拜爲非。今叔皆拜佛。則當何處。勒害怒曰。然則吾人皆外道矣。嗔視而出曰。吾不爲其護矣。仇恨益深。門人進曰。聞之一子獲正。七祖蒙休。以至貴之聖。不能保庇其祖父耶。聖人曰。主命也。跡斷而已。



矣。七祖蒙休罪也。非逆也。逆無赦。吁噫。汝衆抑知吾于民猶君。吾于主猶臣也。臣可庇祖父之罪。不能庇祖父之逆也。惟君命之是聽。然吾亦不能無企幸于主也。

教於他益府被擊

先是聖以墨克俱順。惟首惡數人。及二氏頭目。執迷弗悟。不可教。乃思行教于遠。問于門人。隣近諸邑。孰可先教者。咸對曰。他益府久仰聖教。若先向彼。其順易易也。聖喜。于是年少哇立月。往教于他邑。厄卜勒害聞之。曰。吾往阻之。先驅至他邑。告其民曰。滅爾祖父之教。拔爾祖父之根者。來矣。合殺之。衆詢故。勒害曰。盡滅佛教。以我等祖父爲不赦之罪。衆曰。佛原譯地之教。事之無益滅之是也。毀吾祖父。不容也。及聖至。衆不納。勒害唆羣凶擊之。足破血流。返。

納黑勒教神

聖由他邑府歸至納黑勒。大鎮也。此地曰棗林。夜宿禮拜。有七人來。習禮聽頌。

從之躬叩。次夜亦然。聖記其名字。皆神祇頭目也。

鎮守穆士安扈歸墨克

聖寓棗林數日。欲歸額爾宛寓主人也。曰。方今逆人截路。操戈以待。宜請鎮守穆士安扈從歸國。穆士安喜曰。聖人也。親率子弟。戎服送之。適遇厄卜折害曰。君順其教乎。安曰。吾保護來也。汝欲何爲。折害唯唯曰。君保護之。小子亦合保護之。由是聖復得安居墨克。

教于塞基府。被擊。匿勒比而苑。使者識之。

先是他益府有兄弟三人。酷信佛。因他邑禁佛事。遷居塞基府。聞聖人來相議。曰。吾各以一言阻其教。一曰。若爾果是主差。何不使爾先治墨克。一曰。墨克城不止爾一人。何獨差汝。一曰。若爾之言真。爾是聖人。爾品尊巍。吾輩小人。不敢與汝言。若爾言謬。吾又不襲與爾言。唆羣凶以石擊之。聖不能留。遇勒比而善士也。憐之。歎于別圃。綠葡萄新熟。命使以進。聖念特思。米葉取之。使者異之。

曰。此地無人念此也。聖人曰。汝從何教。對曰。爾撒裔。何處人氏。對曰。寧注。聖曰。郁訥思城也。使曰。君何以識郁訥思。曰。吾兄也。亦聖人也。使仆地叩首歸命。鞠比而曰。此人聖人也。今之世未有高于此人者矣。

教于欽德克爾卜哈你法諸國。俱不順教于阿密爾查秘立氏順之。

以上凡教于六國俱不順。反欲傷之。惟一查秘立氏順。

或曰。穆罕默德至聖也。其行教應如日之照臨。無處不光。海之流行。無到不潤。何所至有不順也。曰。是有數意。一則見聖躬之勞悴。一則著聖績之雄偉。蓋功績以勞悴而成。是以雄偉也。一以驗人心之忠順奸逆。一以成諸輔道。衛教者之勳猷。譬如創國。假使一鼓可平。何以知其孰爲忠臣孝子。孰爲愚夫愚婦。且何以爲封功論賞之高下乎哉。然錄中只言教而不順。有綱無目。亦因數國小邑也。不必瑣贅數其咀唔。只不順二字。則聖之一往之臺臺勞。勞一一返之勞勞蹇蹇。意俱見矣。

教神寧注

卷 八

二四

聖諭諸門弟子曰。真主命吾教神汝衆誰從吾往。衆默然無對。再問又無對。三問又無對。聖起座。易卜尼默思歐弟應曰。弟子願往。夜至高阜平坦處。以杖畫一大圈。徑丈餘。命易卜尼中坐。授以訣。口誦心持。勿出待歸。聖高誦天經神祇篇。往漸至不聞其聲。易卜尼坐圈中。忽見一大鳥撲下。突起烏雲障之。又有野獸來侵。心中恐怖。忽聞拄杖捋地聲曰。勿動。又聞喧嘩聲。少焉雲開。鳥沒獸去。聖歸曰。有見乎。易卜尼以所見對。聖人曰。嘻。爾若出圈必遭禍矣。烏欲撲汝。有雲爲天網。故不敢下。獸欲侵汝。有圈爲圍城。故不能入也。吾見汝欲起。亟以拄杖捋地。戒汝也。喧嘩之聲。乃一種鄙神名納綏兵。此云饕餮。爭野食聲也。吾以訣授汝。故不爲害。

納鎖德氏

聖既喪后。人皆以子女獻。不納。門人恐聖人之志。在遠遊。亟請納室。爲擇于富

貴尊宿之女。聖人曰。婚姻之道。以二姓之樂從。苟貧富不相值。則惟富氏之愿。赫底徹以富貴之冠。從吾。更能盡捨其所有。以成我。彼德全矣。吾心方慚愧。無已。則惟至貧之女。吾所喜也。因得鎖德。容德俱美。以赤貧歸之。

補白克以女阿以涉進受命納之。

補白克富。有女名阿以涉。欲以獻聖。及見聖納極貧之鎖德。中心佛鬱。夜夢神人。諭宜以阿以涉獻。備後宮。阿以涉亦得夢告父。辭同。聖于是夜夢孺女傍坐。問其名。曰阿以涉。補白克女也。晨補白克携女至。道其意。聖曰。吾納鎖德矣。補白克曰。鎖德貧而無依。聖人曰。依于吾矣。吾以貧爲榮也。少焉。哲白爾衣勒奉命至。曰。阿以涉。迺主界爾。繼爾以傳道。少其年。欲以永其事也。汝其勿辭。聖人曰。必有媒妁。哲白爾衣勒曰。吾卽媒妁也。聖人曰。未可以爲法。請更之。乃以好勒氏爲媒。歸焉。

爲聖十一年丙辰黑子爾直人順。

黑子爾人富庶勇而知禮。久聞先輩言末世聖人之教。久企慕之。及聖人受命。不知其卽末世聖人也。見國人皆與爲讐。不敢遽從。又因數年前。與敖士一戰。喘息未歇。至于今。聞聖人之教大明。國人順者大半。又聞聖人將受命征伐。順之者。身財兩全。逆之者。身財難保。乃通族計議。率來從順。由是墨克四鄉村鎮。亦多入教者。

遣弟子六人。往教默底納通國。欣順。

爲聖初年。曾有默底納老人古來。則率鄉長數人。來墨克入教。并請聖遷默底納。聖久欲往教。因路途修遠。且未受命。至是年。嘗夢坐曠庭。周匝萬年棗樹。訪之。萬年棗天下惟默底納產之。因遣六人往教于默底納。并覘其忱悃。歸曰。國人無不瞻仰聖化者。

始立輔士十二人。

阿爾壁之大戶曰敖士。曰黑子。爾直。二戶皆好勝。當事爭戰。黑子爾人恃勇而

智是歲黑子爾人入教。恐教士人爲禍。請聖備武禦之。聖不允。特選文人道高。學富者十二人爲輔。羽翼聖教。蓋以禮義爲干櫓也。

爲聖十二年<sup>丁巳</sup>七月勒哲卜登霄

是歲勒哲卜月二十有七日。夜。聖宿姑母阿體克家。夜將半。聞虛空儵然有聲。恐天命至。亟起危坐。哲白爾衣勒。率無量數天神奉真主之命。以寶瓶仙水。衣冠履帶。仙馬來。召聖登霄。聖由銷法墨爾襪間出。哲白爾衣勒引轡。諸神扈從。至擺脫裏默思至德。古天房也踏石而上。越塵及虛。超七萬光暗之幔。歷九天而上。一路見諸奇踪異跡。會諸古聖賢王。至于無方位。無何有之境。對越真主。親聆妙諦。聖超有形之界。而見無形之主。如鏡出袋。爲照也。非主在九天之上也。主無方位也。自造化之始。至于終窮之後。幽明巨細善惡賞罰。以及天堂之樂境。地禁之苦所。一切所有之象。一切所有之理。一切所有之事。無不備見。備識于一息升降之頃。此殆聖人形超天地道徹。幽明天人渾合之會也。另有登霄錄詳述其一切所見歸而語諸弟子。時有朱乎得在坐不信。

于一頃刻而歷億萬程。億萬事歸而命婦烹魚。取水河邊。倏化爲美女形。會有王孫獵至。載之歸。閱七載。生數子女。榮貴無似。因念昔日之事。倏復舊形。遂潛逃至河邊。水器仍在。取之歸。婦方烹魚未熟。異之。往告聖人。聖人仍在寺。說登霄事未已。聞聖呼曰。某去而復來。可將所遇白衆。俾釋疑議。朱乎得益。驚曰。聖早識吾之所懷矣。因白衆所遇。自悔疑罪。歸依入教焉。至今千載。尚存懸石。以爲登霄上馬之證云。

始定五時禮制。

前聖教門。禮拜無定數。多至一晝夜五十番。主制之拜。吾聖爲聖後。雖嘗禮拜。初亦未有定制。至登霄。請爲教生定制。初命亦五十番。聖念教生羸弱。懇求減至五番。以見聖人恤衆之至意。更感眞主准請之洪恩也。五番之拜數。定于此拜。中立躬叩跪之儀制。亦全于此。命曰。汝之拜。乃立躬叩跪。頌經。與讚辭也。汝命汝教生。如是禮拜。惟禮拜一功。包蘊天地人神一切功。○禮拜儀制曰。拜者



身乎主宰之謂也。日禮五時。密于昭事之功也。有條例。有儀則。條例。先沐浴盛服。潔處正時。正向意舉闕一而禮不成也。儀則者。先端立。舉手。頌經。鞠躬。叩首。跪坐。闕一而禮不成也。禮拜中。神存心臨。內慄外兢。毋外慮。毋旁顧。毋搔手。毋舉足。毋作聲。故犯者。復禮。一日五禮。七日一聚。一年二會。晨禮四拜。主制二。聖則二。晌禮十拜。主制四。聖則六。哺禮四拜。主制。昏禮五拜。主制三。聖則二。宵禮九拜。主制四。聖則二。典禮三。聚禮十拜。主制二。聖則八。會禮二。拜典禮。凡禮拜。務守其中。日禮可補。聚會無補。惟大人有明禮。有夜功。有祀親之禮。祀禮二拜。明禮夜功無數。俱詳見聖人曰。禮拜乃滌罪之泉。行教之柱。近主之階也。蓋以禮拜有閑邪存誠之功。拜跪起止。見幽明化育之理。對越趨踰。寓天人合一之機。禮拜之義微矣哉。

始衛特理

初。哲。白。爾。衣。勒。引。聖。登。霄。至。七。天。而。止。曰。吾。位。止。此。矣。請。聖。自。登。如。至。尊。闕。可。

代我一拜。聖至尊。闕禮二拜。因一拜不成禮也。方欲出。條聞命曰。起。頌。再舉手。念古努。忒也。告辭也。乃以三拜成禮。聖歸。諭衆曰。真主增汝人一番拜矣。須知其卽衛。特禮也。其拜禮于宵拜後。

始定約法

聖自登霄受主成命。與民定正約法。曰。不二主。不罔人。不好。不盜。不殺人。殺人者死。傷人者償。盜物者還。奸淫棄市。誣人者如罪。二王者逆。奴其身。入其財。沒其家國。保約者。兩世吉慶。壞約者。必有後殃。

遣穆爾卜領十二輔傳教默底納

穆爾索卜。乃聖人弟子。明經博學。時稱達士。聖既定禮制約法。乃遣穆爾索卜。領十二輔士。往默底納。傳教。改定禮儀約法。悉從新例。其已前之陋規。盡行革除。

爲聖十三年。戊午。墨克所屬郡邑。會盟于墨克之爾脰白。

先是聖既申約法。國人從之。教于默底納。默底納人從之。傳旨于諸所屬郡邑。皆曰。取治之道也。因會盟于墨克聖。聖率門人暨十二輔。與諸邑長。凡七十餘人。會于爾脫白。墨克聖南郊申明約法。其義連盟。古來氏長。爾巴士聖之嫡叔也。高聲呼衆曰。爾衆須知今日之會何謂也。爲保穆罕默德乎。穆罕默德乃天生篤愛之聖也。無需人保。天自保佑之。但爾衆有保衛之恒心。愛天之所愛。必得身後之福。抑爲傷穆罕默德乎。穆罕默德乃天生革命之聖。改革教門。滅除佛像。是其專任。欲害卽就今日害之。毋待後日矛盾。汝衆須知今日穆罕默德之所以與汝衆會盟者。非自爲利。實爲利于汝衆也。身前行邪道。身後乃得正果。且聖將受命征伐。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身財不保。悔也無及。汝等各用良謀。各成善果。苟蓄他心。仍欲害聖。須知吾輩非等閑人。必能衛之。宵小伎倆。不懼也。此時爾巴士尙未順教。而爲此言者。有三意。一以固衆人之約。一以彈壓宵小之念。一爲有古來氏尊宿伍稗益子者。蓄念不測。有一言興喪之能。使之聞之。不得

擗衆爲禍也。衆齊聲呼曰。吾君之命。敢有不從。愿服勤勞。保聖無替。凡有傷聖。卽吾之仇。內有奚忝進曰。向也吾與朱乎。得有約。今毀彼約而從此約矣。第恐聖道不常勝。復爲彼執。又從事于彼奈何。聖人哂之曰。吾道之勝。以人耶。力之勝。暫也。道之勝。永也。主欲福其人。必先試之禍。能忍于禍。斯可授之福。忍之忍之主。必佑之。衆乃歡應曰。展手。遂展手相拿。次第與盟。

命遷默底納。徒衆先行。聖人俟命。

先是會盟後有逆黨二氏之首領。暨古來氏之惡族。厄不折害勒害等。見國人俱順。遠邑會盟。則聖教之根固枝茂。愈難剪伐矣。仇忌益甚。惟有以強欺弱。以長凌幼。順教之男女。日不聊生。或避。或逃。不可勝數。聖久受命遷默底納。第未有明期。至此。乃命穆人。愿遷者先往。由是門人穆衆陸續俱遷。最先遷者。額卜色里默也。惟補白克爾里從聖墨克俟命。因補白克弱。阿里少。自幼從聖未離也。韓澤歐墨爾請從駕。聖人曰。吁。力足能勝敵也。力不能勝時也。汝等以力勝

者也。先往可也。吾之事不需力。

卷  
八

三三

天 方 至 聖 實 錄

---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八終

卷  
八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九

遷都元年事實

遷都元年己未即為聖十四年王為啟思歷泊爾或子王三十四年○是年天下同春謂格  
○年西歷論年有太陽年太陰年太陽年太陰年等而春正月則此天下一定不動之月也  
陰年一轉輸替于四月時之方名曰三哈闕而太陽遷移不同所謂一動之月也  
二月一與東歷之正月魯密之正月同為遷都年○天方以遷都為陰年○今康熙辛  
正世不易其後各國帝王之紀年皆必用遷都年○天方以遷都為陰年○今康熙辛  
丑六十一年為遷都十七年也此年數乃據天方西歷與太陽年也若編年推算準與  
坊俗小歷年  
數不合也

二月禱色法逆人謀殺聖

先是聖命弟子暨穆衆預于朝覲月遷默底納自與補白克爾里居墨克待命  
 時古來氏之逆徒及二氏之頭目見聖道大行穆人日盛穆衆俱遷默底納益  
 怒曰親戚離間朋友疎失皆此一人倡之也若不殺之禍將無極因會謀于納

底渥宅最靜密之所也。有一野老自稱納直地人。人中以下里廝也。特來陪議。時古來氏貴胄二氏頭目俱在共議曰。穆罕默德之事衆所見矣。日盛一日。動言奉真主明命。闡揚正道。革除邪學。拜欲毀滅佛像。壞我祖父教門。若不急爲剪除。恐吾輩無子遺也。奚沙牧曰。拘之不容其黨會已矣。納直地老人曰。設拘之。其黨衆從各方來攻。刦奈何。卜合忒喇曰。逐出境不爲吾患已矣。老人曰。其甜美之言極能動人。彼若出境。說合諸國并力以兵來攻墨克孤城。何以抵敵。厄卜折害曰。吾有美計。恐諸公不能用也。殺之爲佳。伐樹除根。合城之人抵一命。納贖已矣。賄其宗長不來爭血無事矣。衆曰。彼有神術。有爾里之勇。倘事不濟。奈何。折害曰。多選壯丁披甲仗劍。夜半破門而入。逼近寢榻。殺之必矣。納直地老人讚曰。美計也。宜速行之。恐有洩漏。彼有防備。則事不濟矣。遂暗傳各氏壯丁。佯言明晨會獵于爾吃白。黑克南郊小山名必于今夕。齊集克而白朝堂。暗囑殺穆罕默德。衆皆默會。集至數百人。聖人早已神覺。命爾里寢其榻告以故。自匿



別室入夜聖預啓戶待之。羣凶猝至。聖迎出。以土灑之。衆皆目瞪。厄下折害呼曰。汝從穆罕默德之教者乎。聖應曰。然。聖出衆入。逼至榻前。揭帷見爾里躍起。喝曰。汝輩何爲。衆大驚。且走。且答曰。尋穆罕默德也。一擁而出。聖復迎門而入。呼曰。汝輩何幹。衆慌遽。不識聖。對曰。尋穆罕默德也。聖曰。方灑土而出者是也。汝輩不識耶。衆以手摩頭。俱得土。愈怒曰。不拿穆罕默德誓不歸。于是分頭追尋。達旦不獲。

聖受命遷默底納。以是月下旬出墨克。補白克從之。

時聖爲衆逆追尋甚急。聖從容向侯臘之丘。聖初修道處忽哲白爾衣勒降示命曰。

就此遷默底納。聖受命潛至補白克宅。曰。有命遷矣。速備裝從吾往。補白克曰。聞之凶逆猖獗。奈何。聖曰。有主也。補白克整車載眷屬。聖曰。且緩須聽吾調度。行囊交付傭人。約于三日後晨送牛洞交代。吩咐補白克。子曰。在城中探聽消息。夕至牛洞稟報。補白克僕牧羊。夜至牛洞送乳。皆叮囑。謹密勿洩。補白克尙

不知牛洞之意。聖掣補白克。潛出墨克。此是爲聖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都閃白夜也。○當初穆人被禍時。補白克曾逃海北。路遇杜勿訥子墨克碩彥也。問曰。爾何往。曰。國人爲禍。吾將遊方事主也。杜曰。未可。宜從吾歸。吾護汝諭衆曰。忠厚老成。國家之瑞。何舍而去。吾今護之。任其所事。無敢禍之。有敢毀侮。吾其報之。衆約曰。隱行可也。已而補白克大啟堂宇。拜禮誦經。補白克誦經多啼。衆厭之。請于杜曰。彼不能隱其事。請退護。遂之。杜以告補白克。克曰。吾謝君護。而投主護矣。遂歸于聖。道其故。聖曰。遷徙有地矣。其地產萬年棗。天神告吾。爲默底納也。補白克遂欲遷。聖曰。尙未有期也。待命。至是從聖遷焉。

匿牛洞三日夜。乳鴿守洞。蜘蛛網門。第四日晨行。

時衆逆各處追尋。聞聖在補白克家。尋至。問其女。答曰。不知。厄卜折害。輸掌破其面去。衆意其向默底納路。必出北門。向北追之。聖與補白克方行至牛洞。追兵逼至。僅離數丈。聖潛入洞。逆猝至。忽二鴿飛起。遺數卵。蜘蛛網于門。衆曰。此

處無人也。厄卜折害高呼曰。有能捕捉穆罕默德或補白克一人者賞百駝。衆逆愈加追尋。忽數逆來洞口。坐地相語曰。二人當匿此洞中。前去無避處也。一人曰。或二人來此。見有乳鴿蛛網不好入也。又一人曰。穆罕默德有神術。衆人不及也。又一人曰。若以公論。彼爲天聖。從之爲是。奈何以私忿逼走。國有此人。增多少福利。復聞一人奔踢暴至。曰。乳鴿已去。蛛網可破。胡不入洞搜之。補白克聞之。驚曰。何以處此。聖人曰。勿憂。有主偕吾補白克。惶惶不定。聖曰。汝何疑。吾二人也。尙有第三者在焉。眞主是也。俄聞數騎至。呼曰。穆罕默德。在前數箭地。胡不追之。衆逆俱去。補白克心稍定。時洞中有小隙。補白克畏蛇蟲。以衣塞之。復見多隙。裂衣塞之。衣盡赤身而立。聖呼樹來障其門。每夜飲羊乳。得不飢。補白克子傳遞城內消息。越三日夜。第四日晨。傭人送行具至。乃出洞。投向默底納道。囑補白克子。諭爾里侯逆風稍息。遂來默底納。

賽喇格。追之求脫。白里德追之。順教。

古來氏逆衆追聖不得。乃馳書各鎮守將率兵追趕。得一人者官世爵。兵賞一人之貲錢。賽喇格東鎮之守將也。率驍騎百人追之時。聖自出洞。奔行一日夜。至晌午。息巖下。牧人進羊乳方飲訖。追兵至。補白克慌遽。聖人曰。勿懼。有主也。追兵逼近。僅隔兩射。補白克哭。聖止之。對曰。爲聖也。非爲我也。聖曰。若是則更不應哭矣。默祝曰。直主任爲之。忽賽馬倒人仆。告曰。吾知聖人之道矣。求俾我脫。吾贈以令箭前去。任聖所往無阻。任取吾兵無禁。聖曰。吾無需此也。吾有天箭也。意謂以馬尼也。第爾欲求脫。須求兩世之脫離也。意謂得正道也。哀哀求脫。聖乃縱之返。○白里得西鎮之守將也。領七十騎追至。不敢動兵。聖曰。爾何人。對曰。白里得聖以目視。補白克曰。吾事冷矣。蓋以白里德之字意冷也。復問爾何氏。對曰。色合木。聖曰。爾之箭出矣。蓋色合木之字意箭也。箭出則不能返矣。白里德曰。君何人也。曰。眞主欽差。穆罕默德也。曰。以何爲教。曰。從正黜邪。奉事眞主。不拜假像。白遂下馬伏地請罪。并求指示。高誦清真言。曰。我証萬相非。

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欽差順教。請扈聖往。辭之曰。靖守地方。保護正教。允克爾職。毋爲我慮。

或問曰。古來氏。不過墨克之巨族大戶也。何能馳書遣將。而將又任其賞罰。黜陟也。答曰。古來氏。世替王家矣。自他吏部授王與聖。聖不受。蓋不欲以尊威臨民。惟欲以道德覺衆。則王無專位。而合族皆得有王之勢。功利之士。不畏聖。而畏王。咸得藉王勢以進。故其進黜賞罰。不能不聽其操縱也。然則亦有首從乎。曰。强者先。弱者附。財貨聽所欲取。不計其力之不贍。此則衰世壞亂之政也。夫。

祖杯爾進衣

祖杯爾聖叔也。其時尙未入教。自沙牧經營歸來。遇聖問所之。聖告以遷默底納。祖愕然曰。親族爲禍逼爾遠遷。吾之過也。吾亦欲從汝往。但尙有待。舉沙牧帛二端。進曰。略爲表意。天差徑往默底納。後再無人追矣。吾能退之。聖曰。叔聽

明天縱當以順主命爲急。塵刹非久安之鄉也。祖曰諾。吾心順久矣。聖曰。秋稼在苗不成實。奈何。叔曰。時也。聖曰。時不我與。奈何。叔曰。可立待吾之來也。依依而別。

羸羊穀乳

聖選過穆爾伯母宅。母仁智喜施。嘗食行人。見四衆來。聖與補白克與二挑備宰羊待之。

聖問羊乳。母曰。旱多不乳。無存貯者。聖指塔下羊曰。此羊可穀也。母笑曰。此羊

病羸。不能趁牧。且將斃矣。安望其乳。聖人曰。吾試穀之。卽時乳漲欲滴。兩股撐

開。命取大器取之。俱得飽飲。復取大器滿貯。以謝母。去其羊歷十八年。乳汗不竭。

額卜色衣德順

色衣德卽穆爾伯母之夫也。牧羊歸。見羸羊乳。異之。婦告有貴人至。如此。問何

狀貌。對以所見。色衣德曰。是其人也。吾久欲爲其徒。不能早蒙其福。吾今順其

教矣。吾將追及。保護至默底納。再來攜汝歸之。遂往中途。及聖。求指示進教。至

默底納後列為遷士。時人多為詩歌頌之。因其為遷都始順教之一人也。後出  
征殺逆。屢建奇功。

三月勒比而立  
與臥立上旬聖至默底納。

默底納距墨克北二度四十分。當直線路六百七十里。計程近八百里。聖于二  
月色。法爾月二十四日都閃白。昧旦出墨克。居洞三日夜。二十七晨出洞。在  
路十二日。今為三月勒比而立。奧臥立。初九日都閃白。响午入默底納城。

先賢卜尼爾巴師曰。聖人初生之日都閃白。為聖之日都閃白。修克爾白。  
安玄石之日都閃白。出墨克入默底納及謝世之日皆都閃白。其巧合未有  
甚于此者。蓋都閃白者。天運七日來復之第二日也。其日為屬七政中之月  
運。識者曰。聖日象也。動合月運。資明之意也。故天下古今。為聖為教。未有如  
吾聖之明者。

國人遷士郊迎四十里

自諸弟子遷至默底納國人已知聖人將遷而未有期及探得聖已出墨克而復不聞駕至意其他往不知其居洞有三日也俄有二氏賈由墨克來云吁爾衆所望之福慶至矣天差穆罕默德距城百里翌日必到也國人驚起文武官民暨一切先遷子弟士庶悉出郭迎之文官華袞武弁戎裝士民盛服迎至四十里外得聖駕于合肋山下官民以次謁見共稱天聖天差歡頌踊跣如沉霾後忽見晴日盛筵豐饌既徹扈從入城時爾里亦到

聖由右道入就額連部府居

由右道入示別左道也右道爲正道左道爲迷道不中道示謙也始入城凡官家巨族俱欲居聖爭執駝轡聖誓曰委之委之任駝之所之至額連部府駝忽臥倒遂寓之額連部府卑且狹衆欲移寓聖曰有誓在前矣衆奇其宅何貴而蒙寓聖之福府有二孤爾牧耳之子也聖本孤而愛孤眞主恤孤而以孤親孤均得愛也補白克守門爾里司閫衆輔從分寓于各戶聖諭免謁見默坐三日



于第四日晨。乃啟門。升堂。拊以手撫胸也。側坐向南而偏東。衆請正位。聖曰。正面。王者之坐也。爾里侍。補白克引衆謁見。次第通名。聖諭概行。曲躬親地禮。以口親地。額不至地也。先輔士見。次遷士見。次從者見。次默底納之文武官員見。次紳衿大戶。次耆老鄉碩。百姓。無論貧富貴賤男婦。凡願見者。俱次第進見。悉行跪拜親地禮。無叩頭。咸曰。感謝真主。吾輩仰慕天差聖貌久矣。今乃獲親尊顏。真如日麗中天。乾坤生色。品物蒙光。于時升降拜揚稱頌。不置。每拜禮際。聖必拊以手撫胸也。欠身。謁拜既已。衆退歸舍。計其往謁之時。尙未移晷。通城駭異。此聖至默底納。初顯第一件感應也。各築供應齋。至。官紳皆服役焉。

購地建寺造宮室

卽依額逋部府旁購地。建禮拜寺。造宮室。衆家俱發願施地。不取價。聖人曰。吾來未施一德。先占爾地耶。衆曰。莫非聖地也。聖曰。然。吾財。衆財也。不應予。蓄而得地。按各家原價償之。有增建者。悉如數增之。戒工曰。寺宇宜崇廣。宮室宜卑。

狹宜樸。毋華門高廣。僅量容出入。

卷九

二二

始改元遷都元年

天方世紀。以氏號紀國。以大事紀年。如阿丹。以開闢紀國。以降凡紀年。開闢非氏號也。阿丹為天下人類元祖。尚無氏號。既為開闢之始祖。即為開闢氏也。努海以後。以開陽紀國。努海之孫號開都。以洪水紀年。努海之世。洪水易卜。喇欣以世康紀國。開陽帝之後。有開古氏。以建極紀年。易卜喇欣受命。重建克而白。曰建極。世康掌天下易國號。以建極紀年。易卜喇欣受命。重建克而白。故因氏號興。阿爾壁為天下之祖國。即萬方之統會。舉天地四極之鍾向也。聖人繼千古之統。歷永世而無替。即為阿爾壁氏也。以遷都紀年者。遷都乃聖道始亨之會也。與治明教。誅惡討逆。人心順而大道行。表正四方。鼎革千古。垂萬世無疆之業。皆自遷都始。事無大于此者。故以遷都紀年焉。

以補白。克歐。墨爾。歐士。茫爾。里為四配。韓澤等四十五人為輔士。爾牧立等一百

五十人爲遷士。畢喇勒等一百五十人爲侍從。

四配乃品德兼優。幾及聖人者也。輔士乃輔助聖教。文武兼全。道德充富者也。遷士乃篤信聖教。忍受艱難。早遷。默底納者。侍從乃從衆遷徙者也。通爲三百四十九人。從聖自墨克遷。默底納。至是乃分別品第。以辨尊次。以蘇爾。肋。伯。額。美。德。翟。合。爾。三人爲默底納都掌。

三人皆默底納人也。聖初受命時。有默底納老人古來。作。率三人來墨克進教。并請聖遷默底納。是此三人者。始進教之故老也。聖人重之。至是以三人爲默底納都掌。掌管民間戶婚田土事務。一切詞訟。悉以咨之。

命諸輔遷連盟結義互受遺財。

當時輔遷衆士。多係鰥孤。雖有族屬居不同國。且多別教。身死而家財無歸。聖命同會之士。各以近黨連盟結義。利害共之。死則本盟分受其遺。他人不得爭執。然此亦一時權宜之計也。至百德爾征後。此命革矣。蓋其時各有親黨云。

命宰篤等往墨克取眷屬

時墨克凶風已息。聖叔爾巴士戒約衆曰。穆罕默德已遷默底納。人心歸順。教道大行。汝輩從此各安生業。無復爭仇。默底納之禍。不到墨克。墨克人無容生禍到默底納。衆應聲曰。謹遵命。但當寄語與彼。墨克禍不到默底納。默底納人亦不得生禍到墨克。則兩禁可保長安矣。爾巴士應諾。馳書到默底納。聖以示衆曰。允約與否。其在汝衆衆應約。聖人喜。于是命宰篤往墨克取眷屬。并囑爾巴士勉固衆約。

始復聚禮爲定制

眞主敕命聚禮。七月一次。方云主穆爾諷曰。嗚乎。信民。如宣禮于聚日。卽趨赴寺念主。棄營藝。斯于爾爲至善。爾知營藝之事小。而聚禮之功大也。聖人曰。維眞主命我民聚。于若日時。典制哉。永保攸命。孰敢遺之。茫昧輕視。自散自凶。若人也。五功無實。百行不登。○聚禮儀制曰。聚禮者。斂衆歸一。以示斂性歸眞之

義也。七日周復。合衆聚以成一聚。是以大聚。是日也。王免朝官謝政。士民解業。釋拘械。寬責譴。厚施豐饌。日甫昃。贊教宣禮。咸潔已沐浴。盛服佩香。聞宣卽趨。赴寺。謁拜既齊。各禮四拜。聖則也。序班止靜。首領陞座。再宣禮告諭。頌先王。次聖。次羣賢。次入告誡衆庶之辭。再諭。再頌。先聖。次王。次當代宰官。次入諷諫。王臣之辭。諭畢。贊教申禮。蕭班如序。致意入禮。首領揚聲贊頌。率衆再拜。是爲主制。主制畢。再各禮聖。則四拜。非其國。復响禮。主制四拜。聖則二拜。終以禱。其法曰。聚禮必王都禮法。具章。王臣在位。否則必有代位。或世蔭者。附邑則守牧。否則任賢舉學。非其人不領。非其國不全。非其日時不聚。聚之義大矣哉。四人成聚。凡居家良正男子。無恙。赴聚無免。賤者無責。野人無責。旅人無責。老弱廢疾。幽禁無責。以上儀制禮法詳解。俱見天方典禮。七日一聚。古禮也。自阿丹至于爾撒。數百代聖人。數千年教典行之無替。爾撒之後。二氏縱橫。佛氏亂中。此禮漸寢。至是乃命復之。而定其制。永無更。其義蓋曰。大化元功。七日告成。天機迭運。七日來復。人生

胚胎或四什七日而生。或三什七日而生。或多或少。皆準七日之數。至于人壽長短。亦以七數計之。七日周復。一大瞻禮。所以答真主化成之恩也。是日之貴。未可言詮。人于是日幹功。功準百倍。于是日爲過。過亦百倍。

天方計日之數。以七日一轉。合七政之迭運也。初日屬土。一日屬日。二日屬月。三日屬火。四日屬水。五日屬木。六日屬金。聚禮于六日也。自開闢至于今日。聚期無改。乃二氏有聚禮于初日者。如朱乎。得有聚禮于一日者。如忒爾撒。皆失聚之義矣。聚原取萬物聚成之義也。萬物聚成于第六日也。

四月勒比而阿後爾立增居人之禮二拜

居人居家之人也。以別于出行之人。自登霄之夜。受命一日五番天命之禮。每禮二拜。惟沙目禮係三拜。至是遷默底納居處定矣。則于晌晡夜三禮。各增二拜。每禮爲四拜。因在外勞。在家逸也。又以謝真主命遷而得安。以行教之恩也。故凡出行。則仍其初制。禮二拜。其增之減之。悉從真主之命也。苟人以私意。自

行增減。如居家禮二拜。出行禮四拜。俱以違命論。

百王來朝。四譯表賀

百王乃阿爾壁沙。牧密速爾海北。涉耶滿魯密諸屬國王也。四譯乃法爾西土。爾基欣都斯。藏基扈喇桑諸屬國也。其中有以聞風至者。有以占星卜兆至者。有以博通古典。應候而至者。故至是月也。遠近畢至。若會同然。聖人俱優禮。歎敬諭曰。明真去偽。倡正黜邪。為自治人之急務。任慮兩世之凶。從善兩世之吉。鑑往知來。無任自恕。僉曰。謹奉教。

五月哲馬獨立與回立。易卜。尼色喇目。率弟子七百衆。自海泊邇來。默底納入教。海泊邇順。

海泊邇乃近默底納之巨區。俗行朱乎得教。易卜尼色喇目其教首也。號二不獨喇希博通經學。久知末世有大成聖人出。古經詳載生年月日。鄉國里戶。及生世之祥徽瑞應。儀容行實。悉管識之。至是聞聖之名之教。猶恐未必果。欲診

視之。或告于聖人。聖差輔士賽爾弟。幹歌士持書往教。二不獨集弟子數千人。計議。取古經若干種。搜奇選異。輯爲千問。諒舉世人無能擅答者。復于弟子中。選才拔尤彙七百人。俱各熟識千問。相約曰。吾以此往問之。若其能答盡合古經。其爲末世大成聖人無疑也。吾等必從其教。順天命也。若不能答。則非聖人矣。必聲其妄。自稱尊之罪。衆曰。諾。惟師命是從。二不獨遂率七百子弟。隨賽爾弟來。默底納見聖人于時。聖人登座。羣弟子侍立。哲白爾衣。勒旁坐。聖召二不獨與七百人俱入。二不獨疑曰。一堂也。曷能容七百人。及入。堂不覺大。而七百人各得立位。猶自寬裕多餘地。二不獨與衆暗驚。禮畢命坐。聖人曰。何爲而來。對曰。爲求道來。曰。眞求乎。僞求乎。對曰。眞求也。聖人曰。善。有惑明問。二不獨先舉三問。聖答之。復次及千問。聖一一答之。悉如古經所載。兩邊弟子筆記之。另有千同紀錄問答既已。二不獨曰。哪。天差如是之答。自意乎。抑有所受乎。聖人曰。眞主授之。仙牌載之。神明通之。二不獨起。整衣。倒地。伏首。大呼曰。吾聖眞天差也。



大成封印聖人也。弟子嘗得古經載之如此。今天差所答一一適合。如此聰明睿智。雖神聖不及也。遂率七百弟子。傾心順教。時當响禮。七百衆從聖禮响拜。計其二不獨入見聖時。日方响。落落千間。而退時。日尙未移晷。衆愈奇之。二不獨復請曰。弟子乃海泊邇教首也。有朱乎。得誣謗奸詭。請聖治其罪。聖人曰。吾將試之。馳命召其頭目某甲至。匿二不獨帷後。問曰。二不獨何如人也。對曰。尊大學人也。尊大學人之子也。聖人曰。彼順正教矣。對曰。彼不順也。曰。若順若何。對曰。決不順也。彼無學不通。無理不明。世爲吾人教首。忠信仁愛。海宇咸瞻。吾人尊之若帝若王。肯捨罔極之尊富。而順汝之教耶。聖呼二不獨。獨高誦清真言而出口。吾順教久矣。諸公其棄邪而歸正乎。其道真。其教明。實爲天差大成聖人也。順之者兩世俱安。逆之者兩世取辱。衆愕然變色。曰。此鄙陋人也。鄙陋人之子也。吾地最惡之人。爲衆所棄。而逃來此耶。聖人曰。信乎。汝教首之言也。爾里奮劍欲殺之。聖人止之曰。勿。吾尙未受命以劍行教也。遂之厚賚。二不獨

暨其弟子歸。榜示正教之理。爲教之法。并曉諭逆黨之奸詭誣誑。海泊邇士民全順。

堂廣不過數步。而容千人各得其位。復有寬裕餘地。此示聖地無處所之拘也。不移晷而千問千答。復多波瀾詞藻。搖曳文章。此示聖時無光陰之礙也。經曰。至聖無界。又曰。真主闕下無晨夕。近主之人亦無晨夕。于是知涵蓋之遠云。

六月

哲馬獨立  
何後爾

法爾西墨。朱士。賽里。茫。投順。

墨。朱士。乃拜火人之教名。賽里。茫。爲法爾西厄素福杭鄉人。父治農。行墨。朱士。敬拜火。終日守火不離。曰。萬物莫尊于火。吾以是爲道矣。賽志獨異。嘗欲遊訪正學。第賦質怯懦。貌若嬌娃。父珍愛護。惜嘗不令出戶。一日有要務。命賽入城。囑其早歸而歸甚遲。詰之對曰。過天主堂。會其拜期。諷經入視之。其壇場莊嚴。禮貌恭敬。問其爲教之理。答曰。吾輩奉教者也。須得沙收教。鐸問之。父曰。吾有

祖父之教可守。強于彼教也。賽于是留心于沙收。遇沙收賈。潛附逃于沙收。訪耶蘇會士唐爾瓦。問道沿意。遂入天主教久之。見其誇富喜辯而貪厭之。未幾唐死。衆爲之厚殮隆葬。賽不與喪。衆責其不服弟子禮。賽曰。夫子貪。貪乃萬惡之首。吾師萬惡之首耶。衆益詆其誣。賽曰。發其私藏可証也。發之。得金寶七箱。衆愕然曰。爲教師。而聚斂如此。貪夫何容禮葬。乃抉塚起尸。號令于市。寸磔之。另擇廉者位之。服事數年。又將卒。請囑。當師何人。曰。毛遂。里有朱乎。得行古教。可往投之。未幾又死。臨卒囑曰。此地無高人矣。納睢濱有道長某。善世學者也。又投納睢濱師師曰。以爾之學。吾不能爲師也。二木師博古通今。神識無並。可往投之。復投二木師居。一月師曰。吁。賽里茫汝。以天賦聰明。廢却半生矣。志大而所遇皆小。求真而所得皆僞。吾非汝所志。所求之師也。往事往矣。有末世聖人。生于墨克。遷于默底納。名穆罕默德。號額合默篤。明真去僞。倡正黜邪。其古今教道之太陽也。彼教一出。衆教俱沒。似日之沒。星月者。蓋往投之。不負爾平。

生所志也。因向默底納路遇賊。誦售與默底納。賈至默底納。聞聖將遷。私喜。迨聖駕至。欲從衆出迎。賈朱乎得也。不允其出。蓄棗一囊。進于聖。聖分給與衆。自未食也。賽私謂曰。此一件也。又日進羊麵。曰嚮也。佈施。天差不受。今也餽乞用之。聖少啖。亦分食與衆。賽曰。此二件也。門弟子喪。聖親爲斂葬。列坐于羣衆之間。卑躬俯首。若見大人狀。賽嘆曰。居大位而不驕于門弟子。此其所以爲聖也。視彼諸家學人。稍識章句。卽嚶嚶然。驕于其衆。更驕于其黨者。天淵矣。因思半世勞勞。未得實際。今得正而不能歸爲主人。拘不禁淚下。聖見之。問其故。賽告以始末。聖奇之。問于衆曰。誰願贖之。易卜尼爾巴師對曰。弟子願贖之。問于主人。需棗樹三百株。赤金四十兩。許贖。聖諭衆助之。得棗三百株。金蛋一枚。重僅值半。聖取蛋拈弄良久。兌之。如數。以贖賽歸。其後每從聖出征。多建功績。卒于還都三十三年。壽二百餘歲云。

書二不獨順。志學問之大者也。書賽里茫順。志歷試之深者也。所學不及三

不獨而守舊不順者。其猶執螢焰而違日星者也。所歷不及賽里茫而守舊不順者。其坐井而觀天者也。自古至今。何執螢坐井之多也。嗚呼。世道之衰。有由也夫。

七月<sub>勒哲</sub>阿以涉成禮

先是爲聖十年。補白克女阿以涉進奉命納之。至是宰篤奉聖命。從墨克取聖眷屬。至補白克。請與阿以涉成禮。時涉甫及笄。聖曰。未可也。俄哲白爾衣勒降傳命曰。女之可以入御者三。天癸至一。身材已成。人二。明達事務。三。阿以涉均有之矣。聰明天縱。穎達非常。繼爾以傳道者。此女也。自今日成禮後。行坐勿離俾識爾之行事。爲後世教。其女中之法王也。聖因受命焉。

狼言于郊

獸底納郊。狼噬羊。牧人之追狼踞壘頭。大聲言曰。天子吾祿也。牧人驚曰。狼亦能言耶。狼曰。毋驚。毋異。城中天差來。教人以正。而人猶趨于迷。此則可異也。不

異此而乃吾異耶。牧人朱乎得也。訪于聖前。告之。順教。聖人喟然嘆曰。末世之顯跡也。狼亦能爲教。

姪神滅

默底納嘗有姪神爲亂。家戶不寧。有納查爾婦叱之曰。汝不知天差聖人來此。知過去未來。晝教人。夜教神耶。神悚懼而退。從此不復聞有亂神。

盟首白樂屋額思二弟卒

爾脰白盟會十二頭領之二也。當時七十國人會盟于爾脰白。當先敢言以約衆者。二士也。

遷士庫立蘇木卒

自遷默底納以來始卒者也。

書盟首遷士卒志貴也。

墨克二氏長阿孫偃里得死

二人乃墨克。朱乎得忒爾。倡惡之首也。偃里得將死。有怨聲。厄卜折害曰。何怨也。曰。吾不怨死。第畏駝夫之教。勝墨克也。駝夫謂聖曾爲駝牧也。額卜蘇福揚曰。勿畏有吾在也。

書二氏長死。誅罪魁也。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十

遷都二年事實

遷都二年庚申正月母哈十日齋天方以母哈開為太陰年之正月以此月上旬之

與東土正月合

自古聖人嘗于是日齋。或為法。理。則。此云天制。或為損納。此云聖則。默底納人。舊行。朱乎。得教。以是日齋為法。理。則。及順聖教。仍舊行之。或告于聖人。聖人曰。吾聞之。真主命母撒。是于日齋。因其克費。而傲王。于是日也。亦復興母撒聖人之損納也。其後聖亦不以為例。則吾人亦不得以為損納也。

二月色法聖受命以女法土默妻爾里

法土默聖之長女也。自幼稚容。止端詳。德性超絕。儼然仙子。或云聖夢啖天堂。蘋果而授孕。故其顏色如蘋果。香艷絕塵也。生有三絕。一無月事。二無人欲。三生育頗繁。而終身猶處子。名法土默。亦因其意絕塵也。聖人珍愛非常。求字者

無虛日。聖皆不許人。以爲教道未行顛沛之際。無寧于議親。迄遷國以來。人心既定。輔士求之不許。遷士求之不許。至于歐墨爾懇求之。亦曰待命。然法土默年已及笄。聖亦屬慮。一日哲白爾衣勒降曰。盍配爾里。聖曰。爾里吾族弟也。與法土默叔姪也。何可配。哲白爾衣勒曰。主命也。與時之權。有機密存焉。未爲通法也。聖乃受命以歸爾里。宣白與衆多士爲証。親念虎土白。以金甲一領。銀錢四百八十爲聘幣。舉國賀之。○一日爾里喜捨囊室。屢空以戰甲售與歐思茫。價銀錢四百八十。既付價。聞其聘室乃并甲還之。曰。以當賀儀。故并以爲聘禮。聖卽以其財備妝。

七月

勒哲卜  
東歷六月更向克爾白

克爾白。天房名。在墨克城中。其位當天地四極之中央。乃自開闢之初。真主設之以作萬方禮拜之朝向也。自阿丹歷努海易卜喇欣而下。數十世禮拜皆以克爾白爲朝向。至母撒因費而傲。王殘踏天方。遂改向擺脫離穆。改德寺。此云

清淨室。室在沙牧地。當默度納之西。沿至達五德蘇來茫爾撒諸聖王皆然。吾聖居墨克時。禮拜朝向克爾白。取近向也。迄遷默底納。改向清淨室。蓋從默底納人向。亦惡夫古來氏之亂。以克爾白爲佛室也。然亦嘗欲復古向。以合乎聖祖易卜喇欣之向。第未有主命。不敢遽更。俄于是月望日。晌禮纔二拜。鞠躬中。命下轉向。遂就鞠躬起。更南向而完其拜。因克爾白在默底納之南也。計其自遷都來。朝向清淨室。至此更向克爾白。蓋十七閱月也。後人名此寺曰兩朝寺。○克爾白居大地之中。又居東西兩向之中。萬方之朝克爾白。猶四體之朝心也。二氏之向兩腋也。謂朱乎。得西向。向清淨室。忒爾撒東向。以東爲上方也。獨吾人中向。向克爾白。克爾白處四極之正中。故吾人稱中民。○朱乎得不從忒爾撒之向。忒爾撒不從朱乎。得之向。吾人不從二氏之向。以判三教焉。吾人獨執其中者也。○或問曰。聖人在克墨朝。克爾白非奉命也。遷默底納朝。向清淨室。亦非奉命也。而何必俟主命。乃更向克爾白乎。答曰。眞主無方也。無位也。

東西皆在其掌握。故經曰：無東無西。聖人以至誠奉主。本其自然之性。初未計其所向之東西也。第知克爾白爲上古聖人之朝向。故在墨克。卽以克爾白爲向。知清淨室爲中古聖人之朝向。故遷默底納。卽以清淨室爲向。且視默底納人。朝向清淨室者。皆遵古聖人之教也。今新奉教多所將就。况事之可爲不必立異創新也。然意中嘗欲更向克爾白也。因有數意。一則聖有故土之思。克爾白故土也。一則欲復乃祖易卜喇欣之向。易卜喇欣之向克爾白也。一則原真主之初意。真主設克爾白之意。爲作萬方之朝向也。若不以主命而遽更。烏足以服當世之人心。烏足以爲萬世之定法。此必俟主命而更之之意也。真主卽應其意而更之。其中復有微義。不可不知也。當時默底納通國行二氏之教。旣而歸順聖教矣。其中不能無附會依勢而順者。不能無挾疑蓄忌而順者。則順原非其本心。且墨克凶逆之待時來挑撥。則其中旣進而復欲退者。幾半。外表順從。中心違逆。真主欲章著其實。使穆民不爲所惑也。特以更向試之。乃以

知誰爲真心順教始終服從而無改者。誰爲假意阿從。一旦因事而遽變者。向東向西。無可無不可也。執向自擇。則是違聖也。改向既出主命。不改向則是違主也。試驗之義大矣哉。待命之義大矣哉。

嗚乎。更向一事。大矣。事大。義大。是非大。關係大。忠奸賢佞。以此而判。君子小人。以此而分。造無量之罪業者。以此。建無量之功德者。亦以此。千古以來。爲聖爲王。爲教爲治。向背之機。利害之大者。莫甚於改革。而更向。又千古改革之最者也。顧不大哉。當時爲更向事。人心之鼎沸。是非之擾攘。出教入教之紛紜。毀譽謾罵。滿道盈街。閭友離親。日甚一日。以至於邪焰烘天。狂瀾掠地。自生民以來。禍未有甚于斯時者也。及其久也。亦自煨燼然。其間忠佞賢奸之辨。善惡是非之分。章明較著于人世間矣。爲功爲罪。不昭若日星哉。後人視此。當知所以自處矣。豈復因微有改革。便起波瀾。微見是非。卽生退畏也哉。不則非所信之不真。卽所守之未確也。體聖任道者。尤當力排衆議而不

惑云

卷十

六

改建寺宇

既改朝向。必改建寺宇。始而向西。今則改向南。清淨室在歇底納西。克爾白在歇底納南也。聖率羣

輔。親運木石安基立柱。以古巴寺為大聚之宗寺。古巴聖人淨室之名。依古巴為寺。故稱古巴寺。命曰

凡人沐浴恭虔。來古巴禮拜。有如朝覲功。于是人多趨拜于此。雖遠居必乘騎

載車而至。後人凡朝覲謁後。亦必至此瞻禮功課。

始宣禮方云邦格納馬子

宣禮者。宣揚讚頌。曉諭人赴寺禮拜也。先時禮拜。或鳴鐘。或傳梆。喻人赴禮。聖

人嫌之。嘗欲改制。因其類于二氏也。欲更之未果。至是宰篤之子。爾卜篤。夢綠

衣人。授宣禮之言。勿用梆。告于聖。聖曰。真夢也。俄頃歐默爾進曰。夢綠衣人廢

梆。傳頌云云。與爾卜篤同。聖益喜曰。是可永以為法矣。命畢喇勒習熟。按時宣

于禮拜之先。遂廢鐘梆。

八月

拾而邦○東歷七月

九月

勒墨藏○東歷八月

始定齋制

前捨而邦。月望日。眞主降命來月勒墨藏。月齋永爲定制。凡屬穆民一體遵之。誥曰。嗚乎信者。夫齋在爾爲制。如在爾前輩爲制者。祇爲爾人。謹畏數日。凡病者或旅者。則限另日。在不能者。罰贖食貧。而曾副爲佳。齋爲善。若爾知也。是乃勒墨藏月。其中降經。引道爲正道。眞經之明証。凡人之月。則齋。惟病人或旅人。則限另日。眞主欲爾人易。不欲爾人難。爲爾全限。爲爾頌主。爲爾人知感也。制曰。齋者止食色。以謹嗜欲也。每年一月。雞鳴而食。星燦而開。一日之中。省躬滌過。齋之月。官不聽訟。民不列市。君王不設朝。不幸野齋之前。必致意。甫月朔。見月而齋。有蒙則足。其前月三十日。齋二十九日。而見月開矣。齋竟三十日。而未見月。開矣。凡疾病。或旅途。俟後補可也。齋爲善。婦女行經。或產後。宜後補。乳婦畏傷。後補可也。誤破一日。補一日。故破一日。罰二月。無能釋僕一人。無僕食貧。

六十人。每麥二斤。准此官稱三十六兩亡人欠齋。按日罰麥如數。衰老維艱。且罰且補。病旅至死。無罰無補。聖人曰。凡物有課。夫齋氣質之課也。齋非僅止食色也。務齋。諸耳目身心。故齋之日。不起妄念。不動塵思。舉止惟敬。語默惟恭。○齋乃制嗜。欲以通神明之功也。自古聖帝明王修身立敬。無不以齋爲首功。第其爲法不同。而禮制少異耳。其原自阿丹降凡。受塵欲之染。聰明閉而天音絕。哀禱久之。命下月齋三日。而耳目豁神明通。遂以爲制。其後歷代聖王皆沿之。爲省躬滌。過通神明之用。至母撒。以母哈蘭月之什日齋爲常。其後聖復以什日齋爲制。爾撒之世。眞主命以勒。默藏。月爲制。爾撒升遐。教生不守其制。畏其輪轉。必遇在炎暑酷寒。乃移齋于春和之時。自加齋二十日。爲罰贖。共齋五十日。後人又以連齋五十日爲難。乃散派于十二月。每月齋數日爲輕易。總係私意爲功。不遵主命聖訓之制。至吾聖初行教時。猶襲舊規。以什日齋爲制。次後以月齋三日爲制。至是受命以勒。默藏。月齋爲制。則一切齋制皆革矣。從此勒。默藏。月齋。



永爲定制無改。○古者齋法不同。有過午一食。至明日過午乃食。有日夕一食。至明日日夕乃食。皆一晝夜一食。而房幃絕不可近。齋之日不容語言。惟簡默對人遇事。指點目視而已。今制昧旦一食入齋。至日夕一食。開齋。是一日二食。仍與平常等。第早遲異候耳。而夕則房幃無禁。日則語言無禁。似亦非高遠難行矣。然而人尙有不能奉持者何哉。經曰。齋屬主。主報之。蓋謂本然無食色。食色乃氣欲之私也。能制氣欲自復本然。若應齋而不齋。則是不能制氣欲者也。任氣欲而違天命。其人尙可稱正道乎。故經中直斷無故不齋。是逆天者也。始定天課制。開齋儀。

捐課散財爲仁者之急務。而有力者受其責焉。總其所爲當散者。有三等。曰。財產之課。曰。家事之課。曰。人丁之課。財產之課。乃按其所有滿貫財貨。捐四十分之一。按其田園所產。果穀蔬瓜。捐十分之一。此謂正課。方云則。喀忒。家事之課。乃宰牲做古爾巴尼。詳見本卷末人丁之課。卽開齋儀。此二者。謂之副課。方云瓦直。

卜也。散者聚之因也。人能恆散。則能恆聚。真主保其財產之長安。是故散則嘵。可保其財產。做古爾巴尼。可保其家事。散開齋儀。可保其人丁。遵法者。其報不爽。量其所費。而更有增益之。玩法者。其報亦不爽。量其所省。而亦必加倍減罰之。天課制曰。凡人執有資財滿貫。應于四什之一。以給貧乏。踰年一算。每金二兩。捐金五分。每銀一十四兩。捐銀三錢五分。錢貨作銀。租者如貨。牛滿三十捐一俛。四十捐一頓。六十捐二俛。八十捐二頓。餘如算。羊滿四十捐一殺。至一百二十一捐二殺。二百有一捐三殺。三百有一捐四殺。至四百亦然。餘如算。駝滿五頭捐一羊。十頭捐二羊。十五頭捐三羊。二十駝捐四羊。二十五駝捐一駝。餘如算。以上牛羊駝。牧於郊野而圖生息者。則如是論。若喂養于家。者。雖多無論。若係販賣生息者。則同貨物論。作價算銀給之。羔犢無課。有壯必捐。諸畜營運生息者。俱與貨物同。田園所產。抽其什一。鑛窖所得。抽其五一。被貸自捐。負債無課。受課者。穆民。良人。在生貧乏。先親後疎。先近後遠。有餘入義庫。父子不相與受。夫妻不相與受。主僕不相與受。富者之幼子。奴僕不

應受他人之課財。課財不與哈申人尊聖族也。故給與不應受者。應復給。誤給與不應受者。不復可也。是故給者必慎。受者必謹。蒙濶而取其財者。罪在不宥。○開齋儀曰。凡有滿貫財物者。除散天課外。按家屬男女大小僕婢。進教與未進教者。每人施麥半升給貧。給與開齋會禮之前。是日曉發之後。小麥半升。准大麥一升。或棗子。或葡萄一升。每升准官秤重七十二兩。○凡教典言升皆天方禮制之升也。升容四斤。斤四十銖。銖四錢有半。每斤為一百八十錢。當準秤十八兩一升容七十二兩。半升則三十六兩也。然各地升有大小。穀有浮實。故禮法只以小麥為定準。每半升。進小麥三十六兩也。俗傳二十四兩為一斤。半在末識錢字之義也。天方言錢。與中國言錢同。皆有二義。一主分兩言者。如十分。為一錢。十錢為一兩。是也。一主個數言者。如一文錢。十文錢。百文錢。是也。經文言每斤重二百四十個錢。則是主個數言者也。錢個各地輕重不一。而均之則只算每個重七分有奇。仍約十八兩也。以個數之錢。為分兩之錢。此誤算之由也。○凡罰贖及捐課開齋儀。總以家常日食者為佳。小麥大麥。黍稷麻豆。或米或稻俱可。或即以諸穀之價亦可。第須進小麥三十六兩所值。然後可。聖國多食

十月

東曆九月始定開齋會禮方云爾一

麥散麥。聖制也。他國華以羣穀。俱可。若棗子。葡萄。多國不以爲常食。則未可通行矣。今江南諸處。一例以小麥價算錢分給。亦善。

勒默藏月齋既已。次月爲少哇立月初一日。開齋。聖率百官士庶會禮于郊。謂之開齋會禮。其制預設郊壇。是日晨。王公百官士庶咸潔已。沐浴。盛服。佩香。咸着弁。王步履出郊。百官士庶從之。登壇。王首班。公後之。學士後于王公。庶士後于學士。贊教申禮。咸起立。面闕而拜。闕克爾也致意。四舉手。每舉大讚。獻頌。躬叩。再叩。起立。獻頌。三舉手。躬叩。再叩。跪默致祈祝。左右顧。道色。闕出拜。王登臺。告諭。申明。都主化成之恩。命人齋課之義。訓誡諸王臣庶。勤政作德之務。訖出壇。歸途異路。畏遠者聽之。有聖者在。王不得僭聖。公不得僭王。無學不得僭有學。凡入齋開齋。皆以見月爲定。不比別月。別月乃已定者也。蓋今日朔。則明日爲初一日也。若入齋開齋。則不論朔。只論見月。若雲蒙。不見期。則儘足前月三十日。如聖人諭人于捨而邦。月二十九日。尋月。見月。則明日齋。不見。則儘足捨而。

邦月三十日。于第三十一日齋。少哇立月亦然。如齋月二十九日晚月現。到明日開齋。不見月。則齋足三十日。于第三十一日開齋。雖然入齋之月。只以一人見則定。無論男婦良賤僕婢。開齋月。必以二男子。公正良人。或一男二婦見方定。四婦人見不准。二僕人見不准。慎之也。

是月始受命征伐。領三百人誓師。向墨克。古來氏以一千五百衆逆之于百德里。大敗。厄卜折。害立爾體。白篩。白等殺坑其首逆二十四人。誅強狠七十人。俘七十人。願教者三百餘人。餘皆爲所奴。獲財物均分與衆。

齋月之十七日。眞主敕命征伐。凡忤聖版道不服教化者。聖疏曰。主也。惟予受命行教以仁義。不以兵威。戈劍不逞。何以克敵。命曰。爾惟兢兢。予惟爾助。惟眞主與一切忍耐人俱。聖乃受命諭衆曰。維主命予。誅伐不道。予意先墨克。爾衆願從征者。錄名。整什備裝。前此未有征伐。人皆無武錄。備名者。三百一十三人。其中輔士二百三十六人。遷士七十七人。劍八口。甲六副。駝七十頭。馬二匹。多

士退畏不出。或請勉勵退畏者。聖人曰。未見陣。先退畏。見陣其能前乎。不能幹功。反致罪矣。或請募兵。聖人曰。以功利來者。主上不喜。以所不喜。能致所喜乎。或曰。三百人可稱師乎。六甲八劍可稱兵乎。聖人哂之曰。愚矣。師出以正也。師不以正。雖三百千人何足恃。師出以正。三百人猶多也。主相善人。汝善自能相助。教門可以兵力爭乎。乃擇吉出師。留墨乞圖目子掌國于沙哇。立月上旬。主相穆爾日會集南郊。分列隊伍。聖誓師曰。維齋月日。真主命予。誅伐不道。古來氏爲衆惡魁。予故師先墨克第古來氏。盡屬姻族。怨之背主。殺之穢人。予惟求祈真主。宥其罪惡。轉其心志。俾明正道。自不予侮。覬覦其將爲我道之助。兩禁同風。天下可式矣。汝輩好聽吾令。各思善謀。美言勸喻。俾其息凶心。啟善念。汝輩以善舌作兵。以柔言當器。倡仁義。謝剛勇。對壘惟讓。始讓言。次讓財。三讓兵。三讓而彼不遜。然後以其不遜對之。彼殺我。我殺彼。我止。戮其凶逆強狠。毋肆擄掠。毋貪財貨。毋辱婦女。其有哈申人。不得已而從之出者。毋殺。毋俘。毋取其財。

除爾巴士與不合忒喇。二人罪魁也。任將擄殺無禁。嗚乎。輔衆遷衆。諸大小羣從。主佑善人。錄善功。汝衆其實心行事。爲道出力者。有賞有位。有身後福。爲道而捐軀者。遂躋天堂。榮妻蔭子。世不絕享。嗚乎。爾衆其共勉。乃于主道者。誓畢復欲驗衆人之志。曰。今日之行。爲教門。不爲世法。對彼只與言理。不可語兵。第恐逆徒恃強。必欲厮併。汝等未諳兵武。奈何。補白克起。對曰。柔言美于強兵。彼之不服。自取天誅。求主斷之。歐墨爾起。對曰。至彼先與約。不言兵。退其武勇。進其文才。不妬雄辨。問難務以理勝。不勝者從之。不從再行天討。吾輩恃主。不恃兵也。米格大弟起。對曰。聖人奉主討逆。文卽文武卽武。昔者母撒之徒對母曰。撒聖有主也。請聖代主征戰。吾輩守國。今我弟子輩不然。第曰。聖有主也。請聖奉主征伐。吾輩協聖成功。皆奉主命。主豈有不助者。吾輩毫無懼也。聖人曰。嚮者汝輩曾與彼約。墨克之禍不到默底納。默底納不容禍墨克。奈何。賽爾弟卜尼墨阿子起。曰。聖無慮也。弟子乃聖之足趾。聖足所至。吾輩至之。聖以正道教

人吾輩以正道從事。赴湯蹈火不辭也。戰場是吾輩遊樂之地。一聞廝殺。眼目俱亮。况見仇敵耶。天差至彼。不必與言。求主相助。看弟子廝殺也。聖人愁然曰。吁。爾輩其定志耶。真主相爾。各成爾志也。離城五里下營。宿二古北井頭。時聖女盧軌葉病。歐思茫妻也。留歐思茫看視。明日師行。先差細作往探古來氏消息。時額卜蘇福揚領衆古來氏商賈。正從沙牧歸來。駝馬貨財計百萬金。途間聞聖兵出默底納。向墨克大恐。急差總使阮然。馳駝墨克報信。古來氏緊守城池。速選健卒持兵來保護財貨。不則古來氏之富有。必為穆人所有矣。城人聞報大驚。曰。不料孤兒今日為古來氏之難也。時厄卜折害勒掌國。急傳合城軍民士庶。凡有才能壯實者。悉出對敵。得一千四百五十人。以五百人往護蘇福揚財貨。以九百五十人逆穆師于百德里。百德里井名古善士百德爾所開也。故名為墨克一大會場。一歲一聚千里之外之人。皆以時趕赴交易。駝車輻輳。無物不有。列市三日。以爾體白篩白不合忒喇哈欽。以思哈格爾巴士等二十餘人。為將軍頭目。聞穆軍已到百德里。離五里下營。亦距百德



里五里下營。聖差使致書與古來氏。曰。真主欽差穆罕默德書致故國親族。古來氏。貴官大人。予奉真主明命。倡明正學。靖除異端。自受命以來。宵旰勤勞。不遑寢食。爲生民計。第順者少。逆者多。二氏唆讒。使我親族不睦。予禦強狠而無力。惟避禍之不暇。故潛逃異域。建國于默底納。今奉真主明命。討逆誅強。出征四方。竊惟墨克。乃吾根本之國。古來氏。乃我世出之門。必先合義連衡。式教天下。知正道之當遵。邪言之當息。諸公世第王家。皆稟正覺。不應自昧真良。更不應爲二氏侮也。直言瀆聽。卽付回音。吾其停車以待。厄卜折害覽書。大怒曰。敎我叔。滅祖父而從爾姪耶。遂回書曰。師旣出。必決一戰。然後議。聖復書曰。兵非善器。未可輕試。戰陣之際。無父子兄弟也。吾奉命征討。順吾者昌。身財俱保。逆吾者亡。身家俱喪。吾不忍宗族骨肉。棄置溝壑。故善言勸諭。以歸舊好。兩世榮顯也。諸公抑知吾實不爲誅殺來乎。所攜三百餘人。皆傳經訓道之士。并非披甲執兵之人。聞汝衆罄國而出。而吾不之遜避者。不畏勢也。蘇福揚擁百萬之

富。吾不行刦取者。不貪財也。所爲者。扶持正道。改正人心而已矣。若汝輩執愚。必欲試兵。則予執一梃。可撻萬衆。無畏也。幸望早決行止。毋致臨時跌足。厄卜折害覽畢。曰。咄。汝不畏。吾何畏。必決一戰。使回述其言。聖人嘆曰。傀儡不知死活也。恃血氣。抗道德。是自取天誅也。命衆士緊守營帳。防其奸詭。俄巡哨獲二人。至。命解入。問曰。汝何人。對曰。古來氏。營運水人。曰。古來氏多少兵。對曰。不知。曰。一日運幾駝水。對曰。一日九駝。一日十駝。聖人曰。九十之間。乃九百五十人也。頭目何人。對曰。主帥厄卜折害立。將軍爾體白篩白不合忒喇等二十餘人。曰。誰爲謀士。對曰。朱乎得某某。忒爾薩某某。聖人顧謂衆曰。墨克人之肝葉。拋棄與汝等矣。聖命解縛縱之。遷士直納卜進計曰。古來氏來百德里井頭取水。必彼地乏水也。吾兵當再進數里。下營于百德里。占住井頭。使彼無水。勢必先亂矣。聖善之進營百德里。飲其水甘美異常。曰。此水可載之行遠。因命造運水器。親授製法。巧出人思。不廢擔抬力。一人可運數千斤。色爾弟請命造高臺于

營前。恐古來氏必欲圍戰。聖坐臺上觀兵。時古營連遭大雨。泥濘不堪。行囊器物俱置駝馬上。人畜皆病。聖營獨無雨。上下平安。時蘇福揚將衆商貨。移于海岸。地名避穆兵。將五百護財兵。發往古營助戰。并差人探兩陣消息。聞聖兩次書意甚美。曰：此古來氏之福也。急持書與厄卜折害。曰：原爲保財而出。財無恙。可回兵矣。穆罕默德神通法力。爾衆非其敵也。厄卜折害答書曰：彼以一槌思撻萬衆。吾以千槌反畏彼耶。蘇富揚覽書驚曰：若是則古來氏休矣。急離商貨。見厄卜折害曰：故逞干戈。天所不佑。何任私忿。使民塗炭也。折害曰：遵命。竟不與戰。但要到百德里井頭住三日。殺駝宰馬。飲酒作樂。使穆人知吾之無畏。而彼畏我。先自退去。方已。蘇福揚曰：彼竟不退。奈何。曰：死併而已。蘇福揚嘆曰：衆人有禍。君之過也。不辭而去。厄黑法什謂則合爾。二十餘頭目中之二也曰：吾輩來此爲保財也。財無事當歸矣。二人亦去。厄卜折害見衆心離異。自亦踟蹰。第不知穆軍果有多少。兵具有無。問于渥合卜子二木兒。兒使展喜往探之。喜精算數。識氣

象歸曰。不過三百人。並無兵甲。亦無伏兵。折害欣然曰。不足殺也。展喜私與二木兒曰。未可戰也。穆兵雖少而氣象甚雄。吾軍有殺氣。不利也。二木兒以告哈欽。欽告爾體白。白曰。吾亦久覬知之。奈厄卜折害不捨何。汝宜往說之。但令捨戰回兵。合城沾益。天下咸稱君德。哈欽述之。厄卜折害。折害大怒曰。白無人使。使爾。爾無言。言此。召爾體白責之曰。畏縮之徒。不堪爲將。乃命阿密爾掌將旗。誠曰。汝胞弟歐買爾爲穆人殺。不思報仇耶。阿密爾領命痛哭而出。口呼兄弟歐買爾。吾今得爲汝報仇矣。歐買爾被哈哲氏子殺于色里葉鏡爾體白見之。殊自慚愧。因思自己亦曾受辱。被歐默爾剜目。幸存一目。不趁今日報仇。更得可日。仍願從征。取架盔戴之。頭大無合者。乃以布纏節而出。折害復誓衆曰。大丈夫枕戈折劍。喪沙場。畏縮退避。自滅威風。可愧也。只明日與穆一戰。便見勝負。吾勝必拿穆罕默德斬草除根。天下安閑矣。如不勝。只將吾頭送去。汝輩亦安矣。遂下書。明日決戰。聖人諭來使曰。汝歸語汝主將。行教門。易于戰殺也。使對曰。主將嘗言。險

面大于教門。今日之戰。爲臉面不爲教門也。聖命逐之。曰。首領不戒。羣從之禍也。復戒衆士曰。若逆兵冲殺漫至。吾人只以亂箭射住。不可與殺。待其先殺我人。然後殺之。次日古分兵三隊出。穆兵亦以三隊應之。占兵烏合無紀。亂奔攻殺。箭射不住。韓澤爾里卒。穆兵反攻。穆兵皆布衣。執挺。色爾第米格大第果然悍勇。執劍當先。所向無敵。古兵大敗。折其大將篩白渥里德。爾體白亦死。聖與補白克坐高臺。見殺傷甚慘。命收軍。厄卜折害酣戰。聖命却之。次日折害復來討戰。聖命勿理。待命三日。古兵日來誘敵。聖命軍士諭以善言。順則身國俱保。兩世榮福。至第四日。折害領兵來。辱罵討戰。聖命韓澤爾里率衆對之。古兵復敗。擒獲數百人。聖坐臺上。見折害乘馬往來冲突。四處救援。不濟。大呼曰。但殺了穆罕默。吾全軍皆喪。無怨也。聖人嘆曰。衆人何辜。取土灑之。曰。醜哉。折害以衣裹頭。亂竄歸營。穆兵各以擒獲來臺下獻功。聖命錄之。待擒獲厄卜折害。然後論賞。明日古兵復來。聖命勿對。待命三日。諭以善言。古兵願順者半。不敢明

言。但自指其心胸。示信。穆軍能士善識之。于第四日。古兵至。聖命出兵。以擒獲厄卜。折害爲功。其餘無賞。衆將士俱奔中營。尋覓厄卜。折害不在中營。易卜尼默。思歐第。閒行。遙見野圃。二童子執一人。臥地。以劍亂砍。急趨視之。乃墨阿子與敖福兄弟。皆幼童也。挾厄卜。折害于地。互以劍砍。折害腿折。易卜尼遂掣劍斬其首。攜二童獻于聖。聖見之。愕然曰。此主仇也。命並其尸。懸竿號令曰。此今日之費而傲也。餘軍俱降。逃者數人而已。查點將士。輔士歐杯德。遷士歐買立。二人陣亡。聖傷感流涕。覓其尸葬之。次日諭各將士。將擒獲古兵。解赴營前。先接名數錄功。次各問其願順。願殺。願爲俘。爲奴。並許贖。願者三百人。殺七十人。俘七十人。餘皆爲奴。許贖之價。多寡不一。自銀錢一千至四千。諒其貧富貴賤。其有文人學士。隨營。不與戰。亦不與謀。既獲而不願從教者。命工職事。不奴。其有哈申人。不殺。不俘。不奴。聽其願順。願還墨克。願者過半。除爾巴士監候。其罪魁也。無赦。其有文武頭目。及二氏主謀人。另行解至。問古來氏頭目曰。汝等皆

能征慣戰人也。不知天命。徒恃凶勇。吾人以柔旌。勝汝之強兵。亦當知有天命矣。對曰。吾人近遵佛法。不曉甚天命。聖人曰。汝所遵者爲中國佛。譯地佛。對曰。不知孰爲中國佛。譯地佛。聖人曰。中國聖人。中國人設像拜之。爲中國佛。譯地聖人。譯地人設像拜之。爲譯地佛。對曰。二氏之人。各佛其佛。吾輩則併譯地之佛。而皆奉之。聖人曰。居中國。而奉譯地之佛。是爲祖宗別氏。君主篡竊。賊子亂臣也。罪何容誅。復問二氏人曰。汝等皆尊前輩聖人經書。知天命者也。皆于古經備識吾之出跡。又親見吾之徵驗。汝等與同人。又嘗道吾之受命非僞。而何不順吾教。且助異端爲逆耶。二氏垂首無對。聖頌天經曰。爾輩以假蒙真乎。抑爾讀經而不解乎。噫。爾輩欲爭首座而不屈也。衆哀泣曰。求釋放還國。勸諸同人來順教。聖人曰。汝輩何不先順。願乃釋。對曰。恐衆見吾先順。反不從也。聖人晒之曰。庸愚所不襲。言者。汝輩言之矣。汝輩知之乎。吾之出師正爲汝輩也。汝輩學者也。一言可以安民定國。汝輩行。孰敢不行。汝輩不行。孰敢行。當吾居墨

克立教之初。若汝輩以良心公論。吾之道真。吾之教正。曉諭衆人。願從則從。不願則各安其素。不以強欺弱。不以勢凌孤。使愚衆不逞凶。吾亦不致逃竄他國。而有今日也。乃以私臆道德。蠱惑愚民。口舌干戈。掀翻世界。今日到此。無言對我。又有何顏歸國。吾所攜來刀劍甚少。不足殺汝多衆。命將其文武頭目。及二氏學者。共二十四人。投那平市井中。以土石填之。或進曰。其中有朱乎。得善占卜。宜留之。聖人曰。達尼雅立遺經尙存。吾人不習也。習之。何所不精。而留此逆種也。忽其中一人。仰天大哭。呼天主救我。且曰。可惜。吾六十年苦學。喪于此耶。聖人聞其呼天主。急命止之。問其何學。對曰。星歷測算。更能製造通天儀器。聖人曰。此技藝也。復問從何教。對曰。爾撒教。曰。汝以爾撒爲聖乎。爲主乎。其人不言。聖人曰。若以爲聖人。猶不失爲先聖教生。若以爲主。則邪黨也。拜像之徒也。雖有學何足惜。悉命坑之。將擄獲財物。軍器駝馬。均分與衆。其各人所獲。所俘各人執之。聖自留一劍一騾。曰。此劍乃吾家先世之遺寶也。此騾與吾昔登霄之



驥絕似。是以留之。將厄卜折害所有。盡賞殺厄卜折害之二童。易卜尼默思歐弟。不認功。不受賞。曰。諒我力不能殺彼也。畢喇勒殺古兵先鋒吳買葉。亦不認功。不受賞。曰。吾爲私仇殺之也。吳買葉在墨克曾置我熟砂中。以石壓之。幾死。逼我叛教。弟子但云主一也。聖眞也。得旁人救之。今已爲某輔士之俘矣。弟子見而殺之。仍當償某之血。聖人曰。無須償矣。但賞某之功。差人報捷。與默底納及各屬國。○聖姑母阿體克。得奇夢于聖出默底納。與蘇福揚。差人報信墨克之前三日。夢一人乘駝立彌拏山。大聲呼曰。哪。墨克人。速備。速備。三日禍至。倏覺其人立克爾白。上大聲呼曰。速起。速起。三日送死。倏又覺其人立格比士山。大呼曰。哪。古來氏。速走。速走。三日授首。忽以巨石自山頭擲下。至麓粉碎。濺于墨克城內。家各一塊。覺來告于弟爾巴士士。曰。隱之。隱之。將必有大事也。士與渥里得善。私語之。得告于父爾體白。由是倡揚厄卜折害聞之。曰。婦言如可信。婦亦爲聖耶。詰于爾巴士士。諱言之。折害曰。既不樂從。本家男子爲聖。又豈樂

從本家婦人爲聖。今當合衆攻之。治其妖言惑衆之罪。彼言三日。今過三日矣。爾巴士慰之曰。蓋往戒之。子與吾偕。折害與之攜手出。忽見一人馳駝入城。大呼曰。禍事至矣。古來氏人速出救之。穆罕默德與師來墨克。蘇福揚之財貨幾爲穆兵劫矣。折害大驚曰。果然。不意孤兒今日爲古來氏難也。遂諭衆整兵迎救。

爾巴士順

克敵之夜。聖聞哀泣聲。不成寢。問之。報曰。爾巴士俘縛痛。聖憐之。命解縛。晨起取爾巴士問曰。汝何願。俘曰。有人教我。未見其人。聖人曰。汝原忠直。不假阿從。何今助逆倡惡耶。爾蓋贖爾。暨爾子。爾姪。士曰。吾在墨克已順教矣。人逼我來也。聖人曰。此言果真。必有後福。第爾明逆天討。不容恕也。士曰。俘主已取我赤金四十錠。可當贖價。聖人曰。擄掠不可以當贖。士曰。別無財矣。聖曰。有也。汝出兵時。屬爾婦五分之財。未動也。其先爾巴士。本誠恪君子。家資頗富。不肯出兵。

因衆逼不得已而出也。不則其資財爲衆所有矣。亟取赤金四十錠錠三懷之。屬妻曰。設我不歸。可將吾財五分之四。子每得一分。汝自得一分。此言勿洩。亦勿語諸子。恐致先亂也。至是聞聖人道出。大驚曰。真聖人也。心與天通。見與神明。孰能逃其鑒察。願以全家順教。家財盡輸于主道。乞釋還國。歸結焉。

班師

賞罰既畢。回師。中途數俘作亂。殺之一俘。乞曰。有女願進贖罪。聖命取至。曰。尤物也。並殺之。師還默底納。官民悉出迎接。至聖府。次第入謁稱賀。墨乞圖目子。繳掌國箭進曰。未開墨克歸乎。聖人曰。命未下也。諭衆士。善待俘虜。不可毀傷。所得贏財贏財勝分賞也。諒輸多寡。各給與親族知交。隣里貧困者。召歐杯德歐買立。二人妻子至。各給田園。支月俸寧家。子孫世襲父職。

額卜立阿速納贖聖女宰納卜還

阿速聖之長婿宰納卜之夫也。宰納卜行聖人之教。阿速附逆黨遭俘。不敢名。

至是始覺報聖。聖曰：順則已，不順則納贖。還吾女，不同教，不爲婚也。阿速願納贖，還女，使使墨克取贖價。宰納卜以金釧付使。至默底納，聖見釧不禁傷感，淚下。釧乃故后赫底徹而遺與宰納卜者也。還其釧，許其贖，釋之差遷士某押阿速還墨克。取女宰納卜還默底納，于是夫婦離異。阿速念宰納卜之賢，誓不再娶。宰納卜亦誓不改適。兩繆六載，後至開墨克。阿速順教與宰納卜重婚。

聖女盧軌業卒

先是聖出師時，盧軌業病，留歐思茫視之。歸師時，卽聞盧軌業訃。至默底納業已葬矣。聖率衆士遊墳，捫塚祝告，悲泣過常。

逆首厄卜勒害卜死

蘇福揚在海岸聞古來氏兵全折，穆罕默德旋師，嘆曰：古來氏自取禍也。遂驅商貨歸墨克。聞爾巴士自穆軍逃回，往問焉。值厄卜勒害亦至，問其兩軍勝敗之由。蘇福揚曰：此由難白。才對陣，我軍卽後却。穆人皆執挺無刀劍而吾軍之

頭亂落遙見盈空漫野皆魁偉壯士白袍白甲乘白馬飛空而戰劍指處人頭卽落疑必神助也不則妖法也爾巴士侍者曰嘻此神兵也穆聖之教真真主助之也厄卜勒害惡其言奮起毆之侍者不勝力爾巴士婦執棒擊勒害頭損歸家七日死時爾巴士全家已入聖教但隱而不言恐遭衆禍也覘知勒害病危盡載所有棄家潛向默底納報與聖人次日信至勒害死聖以手加額曰感謝主恩古來氏樑柱絕矣命爾巴士釋其僕賞其功免爾巴士本身及子姪之贖價並還其初掠之金旋賞其僕以因僕得福也

折害勒害皆神勇無敵士也而一死于童子手一死于婦人手勇力之不足恃也如此亦叛道傷族欺弱凌孤之報云

歐洸爾投順

歐洸爾乃渥合卜之子初爲古來氏逆黨之魁曾毀辱聖人聞百德里之敗其子遭俘古來氏貴官大人俱爲坑殺大憤不平語鎖伏洼曰吾人堂堂王胄被

辱如此。苟不因家眷累重。負債牽纏。必捨身往彼。刺殺穆罕默德。爲衆雪恨也。鎖伏注曰。果然難生于世矣。古來氏用兵無謀。二氏之人講道迂闊。皆莫能成大事。穆罕默德一孫兒來此。墨克之金柱全折。眼見再無人能復其仇也。歐洩爾慟怒起曰。子懦矣。只吾一人便能直趨默底納。取穆罕默德之首來獻君前。鎖伏注喜曰。君若果應此言。吾願保爾之家計。債負。歐洩爾躍起。披軟甲。懷利劍。乘驟而出。徑奔默底納。至聖門。時聖人坐堂上。方與弟子講學。忽呼歐洩爾曰。友人來矣。速出迎之。歐洩爾異之曰。仇人也。提領而入。聖命放之。歐洩爾跪塔下。視聖中坐。仁德之容。門人侍衛。威儀之象。先自悚怯。不自由。匍匐下拜。聖人問曰。爾何自來。對曰。墨克何爲來。對曰。爲親俘來。吾多衆親族被俘。吾之子亦俘。聖曰。何爲服甲懷劍。對曰。旅行護身耳。曰。爾實說何爲而來。對曰。實爲親俘來。聖命斬之。歐洩爾叫曰。旅人無罪。聖人曰。以汝謬也。義洩爾曰。何謬也。曰。汝與鎖伏注謀來殺我也。吾受命于主。闡揚正道。靖除邪學。豈宵小所

能爲計。而汝以謬來謾我耶。歐洸爾大駭曰。真聖人也。神明隱見。早破吾謀矣。遂五體投地。泣曰。真主欽差。赦我愚蒙。初吾不知偶起惡念。今也知道。情願投順。輔聖殺逆。將功折罪。吾聖至仁至慈。聖命誦清真。釋之。收其甲劍。卽從歐墨爾習禮誦經。遷其子鎖伏洼在墨克。嘗語人曰。百德里之仇將復矣。迄聞歐洸爾。順篤曰。孤兒如此伏人耶。以如此智勇而亦順。則古來氏休矣。歐洸爾武勇絕倫。聰明罕匹。稍習經學。卽能辨難。請命回墨克償債。取眷屬。并說親友來。順聖許之。贈多金帛諒其費。歐洸爾回墨克。任所欲行。無敢阻者。不半月。還默底納居焉。由是順教而遷默底納者數十人。順教而仍居墨克。隱奉教禮者數百人。皆錄名通聞于聖人。聖人喜。因厚待歐洸爾。

朱乎得婦。譏聖。歐洸爾殺之。

默底納有名媛曰二木娜。詩才冠世。爲朱乎得婦。冠裳名士多游于其門。嘗結詩會。一日以譏聖爲題。蓋毀聖教。并毀聖門之羣弟子也。歐洸爾乘閒殺之。報

于聖人。聖人曰。毀教者。固當殺。第教而後殺可也。二羊相觸。其能免于後報乎。革朋友受家財法。

初遷默底納時。有朋友連盟。互受家財之命。至此革之。因彼時初遷。人無親屬。迨百德里征後。降順者衆。各人皆有親屬矣。是月法。而西寇魯密。魯密師擊之。大敗還。

先是爲聖八年。法爾西王啟思喇。以兵侵魯密。爲魯密師殺。立伏而罕。罕原啟思臣也。投魯密。魯密卽以罕坐啟思王位。啟思王子虎士老。謀殺罕。復國。欲報父仇。養精蓄銳。至是復侵魯密。魯密以師擊之。復大敗。夜遁還。穆人以一月而兩勝。大相慶幸。○或曰。此時魯密尙天主教。曰魯密人。遵爾撒之教。讀引支勒。經。猶古正教也。與吾人有一面相合。其勝卽猶吾人勝也。法而西人信佛拜像。與吾人全相反。則吾人之仇國也。聞敗書之。亦志喜也。

改尼。聞兒亂克之。奴其首。縱其衆。俘其強狠。收其甲兵。沒其財產。以五分之一留。



公餘均分與衆。

改尼閣乃默底納之巨鎮。民極豪富。而尙文習武。戶不乏人。俗喜鬪。有一弱者。即爲通鎮恥。有特勝者。即舉爲壓鎮守官。雖王國莫能治之。行朱乎得教。聖甫遷默底納。互相通問。第不順教。而心敬聖人。因久知聖爲末世大成至聖也。彼時即與聖人約。不犯聖教。不助寇。設有寇至。協同勦之。迄聖出師墨克。不募兵。不請協。惡之。及聞聖大勝歸來。愈懷疾忌。管曰古來氏無能輩也何以一千五百壯軍喪于三百文人手若與吾人戰則見或以報于聖人。聖人嗔之曰。汝輩還有耳也。謂如此之言還已而人心爭勝。波瀾日興。改尼閣人竟壞初約。欲與聖戰。聖集諸首約者。慰諭曰。當初吾與汝輩爲盟約。因汝輩是母撒教主。與吾同屬一家。同爲拜主畏主者也。母撒是主。差于前輩者。吾是主。差于後輩者。汝輩不順我。亦不畏主耶。乃欲與主差爭勝負耶。首約者赧然謝罪。歸誠其衆。不許鬪戰。衆曰。君被惑矣。抑受賄耶。彼居吾地。欺負吾人。有志憤者。能忍之乎。聖志欲戰。聖復召首約者。不至。聖乃遣

書曰。魯密戰勝法。而西吾人喜。因魯密爲敬主畏主之人也。凡敬主畏主者。天下一家。况爾我同國同義。且有當初之約耶。人雖醜虜野裔。莫不以背約爲恥。况處中土。行聖人之教。日夕奉主之人。忍爲背約耶。抱仇懷恨之夫。藉勸諭即可解釋。爾我毫無仇恨。特以爭勝試兵耶。吾以三百文人行教。墨克古來氏。持強以傾國之兵逆吾。其事可鑑矣。諸公當勸諭羣衆安分守心。各治生業。全其舊好。享樂無極。若任狂肆。欲必遭主愆。後悔無及也。改尼閣得書。文人皆欲息武。夫仍欲戰。益怒曰。以吾比古來氏。人耶。古來氏。烏合無紀。不曉兵法。是以取敗。吾今必欲一試。怯則讓國。聖乃親出喻其衆曰。吾勸爾以善。爾激吾以戰。何謂也。兵其可輕試乎。衆曰。如爾勝吾人。盡從爾教。如我勝。聽爾所處。亦不去爾國。若不戰。則請讓國。聖人曰。道勝不以力也。衆曰。今日之戰。不爲道也。惟天保佑善人。願請試之。其道自見。聖人不得已。乃命士出郭。對壘于郊。聖自登高玩其營陣。嘆曰。果然兵強器利。惜乎不經殺也。諭衆士不可與戰。只堅守吾營。斷

其水糧。其凶心自息。越十五日。改兵無食自亂。拚死殺來。聖兵一鼓擒之。不漏一卒。解到聖營。聖諭曰。惟天保佑善人信矣。子俱當順教矣。衆曰。吾尙未戰也。聖人曰。強項直膊。汝二氏人也。將其首逆背盟者。盡入爲奴。沒其財產。其恃勇鬪狠者。四百人爲俘。不許贖。餘皆釋放。盡收其軍器。得紅黑甲二百副。駝馬千頭。什物無算。

始定贏財五一之制。贏財方云  
額你賦

凡不以營藝所得之財。俱謂之曰贏財。如鑛窖所得。擄掠所獲。官家之發奸沒產。所收之財物皆是。除家財不作贏財論。聖教初行。凡各人所得之贏財。即係各人己物。聽各人諒給親友多寡。無倫至此。則定例。凡有所得贏財類。必取五分之一。入官。或給貧。官亦給貧也。永爲定制。

十二月祖立后哲  
東歷十一月始定禋祀會禮即今辛  
牲節

禋祀者。潔己爲禮。以希臨格于真主也。系于三大事。大瞻禮也。會集于郊也。宰

牲也。自天子至于庶人。一體遵之。一歲一次。凡有執掌。施厥牲費。男女大小同。父子不相代。夫妻不相代。父代子祀。用子財。夫代妻祀。用妻財。婦女無贍禮。不集于郊。先期備牲。牲用駝牛羊三項。上戶以駝。中戶以牛。下戶以羊。羊一人。牛七人。駝同牛。大祀三日。祀于初日。至善有故。則二日。三日。俱可。其制先于南郊設壇。是日。王公百官士庶咸齋戒沐浴。盛服佩香。着弁服。巾。王步行出郊。百官士庶從之。登壇。王首班。公後之。學士後于王。公庶民後于學士。贊教申禮。咸起立。面闕而拜。致意。四舉手。每舉大讚獻頌。躬叩。再叩。起立。獻頌。三舉手。躬叩。再叩。跪坐。默致祈祝。左右顧。道色闌。出拜。王登臺。告諭。祀會之禮。宰牲之意。畢出壇。宰牲。○禮祀古禮也。歷代儀制不同。今則為定制。永久不更。禮祀之禮。自阿

天。下。行。之。第。儀。制。不。同。異。地。則。別。異。時。則。或。替。而。其。所。主。敬。者。在。諸。家。又。各。有。所。歸。曰。天。曰。地。曰。神。曰。佛。曰。天。地。山。川。下。神。祇。一。皆。失。其。本。義。矣。惟。儒。者。曰。禮。祀。是。乃。諸。祭。祀。不。同。祭。祀。用。于。天。地。山。川。河。文。瀆。惟。禮。祀。則。獨。事。昊。天。上。帝。也。其。說。近。與。諸。子。以。禮。祀。二。字。釋。天。方。古。而。邦。之。文。蓋。取。諸。此。意。云。爾。○。六。書。賦。曰。禮。音。禮。因。精。意。以。享。也。又。潔。祀。也。從。示。從。巳。據。此。數。意。禮。祀。二。字。皆。有。合。于。古。而。邦。之。禮。也。禮。行。于。巳。時。故。祀。字。從。示。從。巳。據。此。數。意。禮。祀。二。字。皆。有。合。于。古。而。邦。之。

義學者其勿以少見而訾議也

○上古用牲不用宰。只用繩縛而獻于山巔。或曠野聽天降火焚之。以驗准否。不焚則是不准也。賢智者不准。卽慎修厥躬以自克。愚不肖者不准。則巧僞飾詐以自蓋。故有預置柴薪于牲下。伏火以自焚者。陋端多矣。至中古始以宰割宰必於其所鍾愛者。所鍾愛者何物。則以何者宰之。如易卜刺欣鍾愛幼子易司馬儀卽以幼子祀。真主鑒其誠懇。命以羊易之。子得不宰。而聖之誠悃見矣。聖祖二卜篤穆託吏部願以第十子祀。已而准以百駝贖之。而子亦得不宰。則其誠悃又見矣。然此皆上古大聖高賢奉若主命而割絕世愛。其精誠之感格直達於無聲無臭之表。故人特患無誠心耳。誠則何所不動耶。若夫擁千百之富。不捨一牛一羊。而何復云敬主事主哉。其重財而輕主也甚矣。

忒爾薩教首烏兒死

忒爾薩教名乃以爾撒聖人爲主者。亦如佛氏拜像禮識。烏買兒其教首也。博

古多學。尤精于象數辨難。居默底納之鄉。而西極北帶之人。多就學焉。獨不拜像。嘗曰。吾之子女。吾之所生也。吾不拜。吾所塑所繪。而何拜之。拜土木。是人不如土木也。或詰之曰。師不拜像。率人拜之。何也。曰。衆人之道。止于像也。舍像無所歸矣。吾之道。非像能礙也。或問穆罕默德之教何如。自稱天差。果天差乎。曰。不虛也。古經載其人驗其事。其教明。其道正。將來天下皆歸于此一教也。或曰。師何不從其教。曰。待驗實則從之。言際。目赤而色變。或告之聖人。聖使弟子召之。不至。賦聖教頌一章。凡二千言。極盡褒美。進聖。聖覽竟。曰。此人口是心非也。是月死。聖人嘆曰。碩果不食。至于敗。

